











致堂讀史管見 四



江蘇古籍出版社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弗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怨艾克成哲王其賦唐諫輔如紂辛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者聖惠之分而偷合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記以來凡記某人

言某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
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褒之者盡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
身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後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驢亂朝政
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眷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
免臣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
之言也楊炎報仇怨盧杞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
人安得進故炎杞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杞之
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吝者誠難然太
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
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

復非不知之然身爲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爲約
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順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實疎之
也

以君子爲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爲股肱心膂則亂
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
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
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
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爲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
一也蕭復言官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爲一體也又

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火不可入
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惑乎蕭復姜公輔
陸贄之見踈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
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法
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嗇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
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
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姦詐有餘唐未嘗備兵
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荅其意既存中國
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
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晉以
啓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
殆矣吐蕃既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之對甚善然亦不能
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
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
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黠者以之疑無施而
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再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
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況其凡乎是故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必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變遊瓌奏之上問策安

出對曰懷光物諸道兵恃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滑州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君慮其與朱泚合者彼先旣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稍逼郿城
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
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
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有哉且
以爲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迂意盧杞雖貶上心
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
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茲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贊之言力矣但不斥其姓名耳初朱泚圖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對以皆羣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爲首泚旣退上又問當今切務贊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爲諱昔趙武啁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然則口給著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矣凡此皆指盧杞也贊疏旣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譽者其效優矣贊在翰林希在危厄所言十用六帝歸長安贊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直言迂上未得爲相何其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贊之賢固

當任輔佐甚賢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爲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當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位虛杞誤國垂三幾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主何至屈身少貶以求用哉爲相三年誤國
垂三不以爲負反稱其小心甫登相位稍陳忠諫遽以爲
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所從違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怱因敗圖已怱悉發守兵具儀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此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滔敗北劉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乘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惔於是昧轉禍爲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惔在所宜惡非所宜多也

晉書曰權主爲我輩類權衡若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

子思曰司與立未司與權此句絕也唐陳之華備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才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爲一謂唐祿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紂自而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姜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陰脩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適衛而卒適衛佛肘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
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
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爰見上又謝
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下引咎歸己此固哲人所
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
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
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妨
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
況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勅賜卿衣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真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誤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方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旨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真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曷雍容就義者難魯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爲晉隰慈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爲常上許之

馬燧邠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嘗學與否也按其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其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邠好名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己愧心在人事體在朝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旣誅魚朝恩不復使宦官典兵上還長安頗忌宿將始令宦官分典禁旅以爲買文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廂兵馬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奄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輔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禁旅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考可爲後法者也德宗乃舉宿衛親兵盡付竇瑒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爲亦爾耶忘李晟而不忘李懷光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贊憎蕭復美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鄉穢混汙潔本乎地而親下何以爲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與鄧賈諸公而慎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廬虎賁分畀官者蓋以官者爲一體而不慮難疽之難療瘤癭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爲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炬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乎聖人則明矣

或譖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上章以百曰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衆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有異志

若非李泌力爲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泌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泌守節不貳亦必喑鳴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泌親舊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泌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既啗之又制之又携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泌終不能免故爲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爲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桀柯遽遷大都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需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爲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爲己而已矣寬之者將以爲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爲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己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勢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欲李泌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曰累日外

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則可耳

馬懿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衆心不從己乃詐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爲逆而不果於爲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旣明知衆心不從而歸國爲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鄘而取謀焉焉渾二公無以爲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瓘爲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頓兵不進璿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璿自殺

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贊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璿亦可以不死矣

初子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
重違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允進退宰相子晟
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交失也無聲色之惑則辱不及
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
而況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
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爲重延賞之失爲輕而晟不知自
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
欲必行矣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夫朝廷得失非將帥所
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蓋不待尚結贊之間而德宗
猜心已萌處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廬東美張正則爲友
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久
在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
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
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
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此古之人修
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
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
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
出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
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顧革弊之初事難遽

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久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不造闕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虧失其弊不可勝言造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陳仙奇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吳少誠殺仙奇爲希烈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奇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奇舍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北淮蔡之亂傳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義城節度使李澄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緄祖事劉玄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襲位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必擇賢有德者觀成周命微子啓
康叔封蔡仲胡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
之事未有一言將其才使之富國強兵者其書具在可考
也誠以爲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
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邾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
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牧守與人乎李
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作其效可見
故輕外任以處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也

劉玄佐在汴習鄉道故事久未入朝韓滉過汴勸之仍請拜
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久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
我力可及此丈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
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遏李克寧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荷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滉琢磨遠終身不失臣節滉化陳少遊貢米及沮王韶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異意疑之非李泌力爲解紛其差失事會海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爲兄弟因宴飲盡歡表薦延賞爲相然延賞苦累如故

廉闇賈寇馬李六君子嘗有怨矣講解遂平而張延賞終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之極地予以幹旋萬化慘舒百辟而爲人所前却故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貴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我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讒間之如故然則苟若堅守初議之爲正歟

陳仙奇旣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虢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衆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主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平德宗嘗爲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爲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

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韋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對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爲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寡如裴延齡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說亦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姦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都兪吁咈則已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義背訓伊尹

告之纔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大康聽五子之歌而不革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震夏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一言而寤者至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方至而後回者又次之竭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次之復論矣上以白志貞爲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儼人不可復用詔用之訓齊士旅克清大憝者李晟也敗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白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忌之終廢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荆棘恃勢復諫行於一時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泛觀四海洞視千古知善之不可不爲而力爲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違恤來日曰五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君子有三立必有祈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
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其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茫茫然無所
志隨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
而名家以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王莽述祿產
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慕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
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故君
子小人各有所瞻而行其志焉李晟以忠勇自奮所宜遠
蹤跡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事君其言無隱然
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七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
凡爲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
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旣盟吐蕃伏兵大至
瑊僅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且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反致患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
渾淪溟濤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贊以愛信吐蕃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耻終不能雪哉
延賞慙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昨日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炊熟以彼兩
事之忤較張延賞譖賢喪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誦讓
不加爲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本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漢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若也哉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
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爲重祿交脩之意焉
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
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爲要不以多寡爲善也夫聖
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矣獨以一相
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上又建一長
官而非相也必欲網舉而紀縱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
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
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辛
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善廣求賢才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人
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節言重
位可以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
儀上不悅欲黜爲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爲常侍上
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語柳夷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盧杞所
以待關播者也人臣之義比有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忠直
敢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況同列乎而以節語禁
戒是相奴隸也迹延賞爲相無可紀述而誤國之罪則多
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之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
可與盟白志貞不當拜用皆有大臣風節上惡之者惡其

直而信延賞之譏且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罪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泌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爲者其志殊焉
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爲清
而不爲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爲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受女樂而不朝
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未嘗以必進爲是此進退仕
止之法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泌實存此
心以爲是歟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爲非歟君弗克終

相亦罔終立有多矣意者居亂邦見昏主如仲尼則可不然
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仕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必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
橫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爲家事自隋君臣始唐廢人
宗之李勣以是誤高宗林甫以是誤明皇夫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廢后黜宰相曰此非臣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噫是大臣徇主欲
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太宰之職詔王建六
典持八柄治道甚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膳服而已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

耶必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代於天上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惟恐
其不諫以有敗德闕政啓危亡之漸也太豈自以爲是而
惡人之議其非也苟卿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鼂錯
亦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宮之中嗟乎三子
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
道者苟卿氏宗王術者也而亦爲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
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誚之曰
何爲妾婦歟則必艱然不悅甚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
終身導人也終身誤人也此亦溺於富貴不能自死而已
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屈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屈紇何畏服卿如此

對曰此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曰道固當然非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己無因而致者是故智如良平不待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授鉞鉞制國外則征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也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利祿耳有

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敘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爲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禽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爲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取賞明矣故曰以周公之才之矣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盛而衰之謂歟上曰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必曰僅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致必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造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桑道茂之言驗然則方士不可信乎曰古步卜數時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緩於用兵，不汲汲聚斂，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蒙塵于外，必不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逸為辨歟？

泌薨，泌屢乞更命相薦竇叟。重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為人重慎，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必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慎猶失之。

侯君集況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
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知慮過人而以竇叢自代豈固擇
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燁燁
著見孰居陸贄之先舍贄而引參何也晉在位五年君德
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
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皋
陶伊傳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前言苟一無所謀
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好詭誕爲世
所輕藉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
策爲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苟歟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燕八八爲之
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實襲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爲李文以燕八八
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
嘗勤王而無叛逆爲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
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
裔而官賚之而遠襲賈充之謬晉朝之失而忽於莒人滅
鄆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說豈帝訪問之遺歟抑推尊長
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爲後進嫌
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其孟子所謂
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
去乃天民矣

贊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贊曰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贊上疏再三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相所請纔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又沮於讒言贊雖再三辯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況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贊奏延齡妄誕小人忠駁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爲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與邪而弃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說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過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譖疾之深禍釁之大而勢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詬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終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

故幾於人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奎其所以爲人者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雄盜傑圖非所圖而虐人害已周身之計鮮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輿之學愚旣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洙泗之徒歟是故可爲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贄求遷贄曰竇相嘗奏擬上不允有怒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上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旣爲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爲是也向者以謹言劇主蔽獻忠策救國危何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爲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詣
贄求遷聞上怒未怠遽有黃冠之請躁動悚懼錢無以自
處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
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迷國誤朝之
罪一斤不復王不克終相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
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鉞楊榷竒章堅以
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
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
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或至於官盡摧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爲市在私則
終不能赴需推理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戾人猾吏
相爲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
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發泄不時至
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
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
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
旅貿遷而薄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
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訟獄佐國用其利亦
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方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驪州上又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恠此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過舉而謂以左遷宿怨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贄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爲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然贄於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罰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義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爲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爲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己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惡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

見功而不忌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賈耽陸贄盧邁趙憬爲相百官曰事更讓不言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一日一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防並爲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爲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不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賢否耳

三
皇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弃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

夷狄之離合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圉得人
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爲吾害苟爲反是雖使一方
瓜分瓦解然一燭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
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
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韋
臯遣使要結累年而異牟尋弃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爲
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
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爲強
於非我族類者盡却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然
後唐室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木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怒心不生蕭復責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爲輕已馳然而怒裴延齡之言其侮慢不敬亦甚矣則安然聽之不以爲辱先嗚呼色自蔑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已耶

裴延齡曰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有憾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上由是不直贄罷爲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爲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疑其專擅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入非甚愚豈昧於是夫
賢不肖之辨如此又况憬懇懇於用賢乎而何爲其然哉
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瞽而瞶此知不可
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
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
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
仁以愛斷恕以寬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非
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
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憬以往賢爲急而
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旣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
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格物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識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豈有黨議
邪書忠貞之事哉

初湯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貶忠州
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爲罪且不測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
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當壞白麻慟
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城
登諫固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
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疎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
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
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逐城而

後行之者何不可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踈直質野之態
耳雖然望於上茲熾於下謹論二發正氣凜然陞克於
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其大夫豈風流文雅委蛇醜藉
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
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
止之義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
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
林學士鄭綱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
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自輔國以來隳壞制度朕今用
爾不爲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告天下必謂爾脅我矣文場叩

頭謝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
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同正德宗既
知之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
命爲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爲無私此其病也
有私不自克入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羞隨
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度大小寧已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
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舍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不移
也是自弃也是樂其所以亡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
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裴冕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
而惜白麻咎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
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終敵哉上之初用竇霍分典禁旅也陸贄亦必爲謀議之
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弼諧之地皆不聞諫事安得不均
其責乎

上自陸贄貶尤不任宰相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
齊運執誼韋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既躁尤見親狎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曷若以此五六人者爲相以宰相
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據相位爲黨故
不以爲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是皆無識獨以韋
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耳當其時固不可
諫事往矣又何足咎直可爲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主之
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大莫可階
及乃引取人所疵賤以滓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王未成昏而有母憂詔起復
爲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
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韋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
悅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爲下所視效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
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笑天下婦之儀也駙馬天下
婿之表也而可以喪昏者姓何貴焉昔魯文公即位二年
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春秋罪之謂其喪未終而圖昏也
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志哀也況
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太當衰絰而服吉服豈意其焉
常人所不敢爲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爲異者
豈惜然不知理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麻苴之矩故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則無禮欲人之服也
難矣

宮中市外間物名爲宮市實奪之也

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
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讎歛天子得而逐
之天子而親是數者不恤咨然不畏非議不納諫諛則無
如何矣匹夫交易賈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愧
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
哉

太學生薛鈞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送之郊上以爲黨
出城爲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鈞以言

事流徙則未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於約有
師弟子之分出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矣何罪焉果其
是也則朝廷徙無罪之士人先生送無罪之弟子矣在德
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義不公而又
不公欲天下畏服不亦左乎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堯存
不爲桀亡況可以勢利誘以威武脅耶德宗自以薛約有
罪可耳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惡又亦當好
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乎雖然德
宗爲是蓋不爲薛約乃爲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薨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社稷臣
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名蓋餘事矣然而稽之清議則燧瑊

之譽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爲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耻乎燧與良器有隙瑊以奉詔爲原至使平涼之愿終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訾若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不拔之操則方晟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白駒過隙倏忽而已獨有是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存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動必以仁義爲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爲尚者良有以也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上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而鋒銳銷戛一至於此何也不知持志之方爲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衆人喜怒哀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在物故登十六相以其賢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
我無與焉是以前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已故
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
之跋扈如劉怱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
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疲御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
門之犬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前德不流
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暴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
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
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憑豈有此患
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
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
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上
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未有忤違德宗視之猶
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
爲惡之人也使虛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中不
遠矣故嘗論之見人見已皆如閔鑑中之象察情燭狀皆
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適權合變皆
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已皆如挈四平之矩糾正枉曲皆
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立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
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不惑矣不得此而南轅北
何以爲君不得此而北面舜何以爲君非格物格何以
啓進此之塗非強恕求仁何以克與此之居哉自天子至

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具少誠擊韓全義婁敗之會少誠致書於監軍者求昭洗朝廷亦厭用兵詔赦之復其官爵全義至長安實文場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赦爲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美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美而薄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澤鳳凰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若夫裁成輔相以補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藝畜之或雍斬之或靈異之或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況治人乎是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後

詞藝師王道而鄧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
溺皆所以調御二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
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爲君子矣則
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蝨賊則君
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爲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
疾病者絕其本根震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姦能如是
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
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是釐
忤犯其罪彌天而於實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爲功自爲之
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甚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
衣崔善身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不類李林甫怒奉璋言己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專爲元載也善貞言宮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夫不正名人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議己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以爲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徵也

翰林待詔王伋善書山陰王叔文善書俱侍太子叔文譎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官方之害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受幸
與任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
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
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
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爲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
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
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識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
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禦寇嫁於
衛嫁者俟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與鑽穴踰牆相去幾何
矣叔文識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待詔供奉雜於伎
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陷身不義哉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寡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綱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壯子而宦

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貧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旣專意聚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况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瘡逮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眷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眷立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

廢眷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適
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
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奧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
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
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
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
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順宗

唐紀

貶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矣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爲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未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羞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市里驩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閭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穀償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摧縮銷沮覓亡魄喪影滅迹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愈尋爲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耳而韓公言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蘄至於古之立言者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逃毀之計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妍醜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是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微其所爲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爲伊傳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嚙廉來搖毫拔藻曾不以爲愧安知無作俑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旣而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爲左降臣僚是

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
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
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
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
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啻
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
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
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
不置也縉紳之刑禁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
者直寇賊姦宄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
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感宰相之禮比
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事體不爲貴者

有禮貌如李豎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垍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旣成門弟子無受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異乎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後趙丘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爲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絕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臬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爲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爲幸也伯冲與韋執誼厚善爲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爲預他事此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正是以罔知所對

耳

韋執誼初爲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爲異同遂成仇怨

華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恐愧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況爲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爲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爲道於公議則曷若盡改旣與爲異以取恕於君子又欲爲同以不惡於小人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聞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爲利回義疚之責亦可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爲鬼爲蜮爲欺爲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爲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才發一語諂諛邪佞聞而喪膽便僻側媚噤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忠臣義夫戡戡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之會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出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
於後世其次則如貞觀之制史官日隨仗之隨事記之猶
爲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
姚崇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韋執誼又
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
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爲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
紛則其誣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
不爲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發義府敬宗執
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修而已矣

四川節度使韋臯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旌節朝
廷不許徵爲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爲西川節度使諫議大
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爲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

能討也。關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關，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齷齪之士拘攣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趣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况劉關倉黃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志，而公卿議者聞然以爲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功，所患有二：一、主無意。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
臣爲易得臣求有爲之君爲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
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寧賢相良將忠言嘉謀
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
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爲之志焉耳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何者可從
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
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爲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
衡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
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

兼于無言無獄無愼不可也然則當何爲哉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愼而後出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誥有箴圖有規藝有諫矣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賢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嗒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蓋蒙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素言試功之舉。則瑰瑋餘特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爲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棄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關未平命師道爲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疆龍交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蓋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處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爲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矣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爲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謙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

勲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
如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
力之有焉者勲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
表自明杜蕢蒙不知此義披襟號詔曠闕多矣

論
衡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
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
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爲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爲之謀所謂
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慕
慕然與其幡然爲出處之決方其置置然也初無毫髮當
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

盧中不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掇則不當與聞朝政許國
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景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棄合抱之木不得稱爲良匠以二卵而棄千城
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
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無寧舍小以取大乎使遵素有子
首之短末忘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幣充牣其家而資
其長筭黃裳之才業使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
不獲自盡之嘆也

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
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爲

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譖黜疎斥之計日生于曾中患賢智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介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爲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垪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靳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言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二人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上善其言它日謂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昔者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憚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季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頓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
遂奉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人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
叛臣是以女爲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
以非卿所知拒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
餌人夫豈所以爲權乎乎頓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
在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
爲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久矣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
美違勅進奉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
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奉三月初晟閻濟美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姦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卒之憲宗溺於聚斂踈遠君子甘心小人最濟美可謂鑒曩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二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之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爲辭是養一指而失有背爲放飯而問齒決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瑄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盧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主均之官官
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家其黜
閑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傷須爲隱忍或云惡迹未露宜
假它事爲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
失不謂憲宗亦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
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
居易諫事遂寢

任官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爲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
莫汙於受賄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
通餽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何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
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爲無
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
至公乎此言之庶有牙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
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爲吝嗇雖化貨萬物
其益無方而歸根糞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趣汙
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嘗問裴垕爲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垕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
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回曰請問其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道如何均必
有復于王矣茫然以正心爲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擢爲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均賞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
爾觀均告憲宗爲理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爲利回
不爲義疚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指擣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淺則愠甚則怒又甚焉
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懷大度以

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
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
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
之上今付度支既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
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而膚
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
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
之覆盂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
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讒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斤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標楊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爲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并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賣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蓋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墮壞先烈而甚於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剋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爲忠言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以爲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數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
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
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
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
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栢亦不得遂
況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爲小人之歸者憲
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剴切豈出李絳
之下一爲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者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挫折不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讎抑沮裴度以隳河北之績雖積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歟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謂李絳曰居易不遜須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跋而改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棄彼白雲王子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嫌黃者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王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
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湟
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況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不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瓘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鄘許子魯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均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遽能出之非帝惡承瓘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瓘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旣以謝希光又以過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墮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未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瓘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盤遊
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敬天怒厥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惟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執絲竹萬八千
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是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爲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爲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于頔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頔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用笑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蓋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謬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曰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爲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色便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順強其所劣捐其所習弃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肯

以此而易彼此昏君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爲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爲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爲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爲二府處勳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系甚矣其源

人自憲宗啓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數與俱進則云中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官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官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僅以任絳絳與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官者鼓扇憲宗方建官者則雖絳亦安能爲力哉憲宗過劉光琦遣使齎赦叱突承璀

曳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據虜要衝守邊利地柰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以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謨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如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未聞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宮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豈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爲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倡優爲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宮婢爲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繼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呂政桓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皋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爲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宋聞蕭寶卷隋楊廣而慕用臯尹旦奭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乎將與

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
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
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
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
官遜讓三千之衆亶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
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
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
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
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惡
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
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
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僞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羅

纖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
焉乃大相繆戾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
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
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
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
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
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
麟太宗延士於瀛州子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
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
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
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
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衆甚

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
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
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鐸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鐸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
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
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
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
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
暗始勤終勸之失是故武丁與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
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列于庶
位不然說方且爲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
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璀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璀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璀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爲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拂寧出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不去相位承璀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盡豈特復歸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爲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爲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乎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典故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儼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弃是不然夢得子

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爲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版文爲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問大鈞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子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牾中心甚憎爲彼所竒不知爲叔文探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然黠未嘗少後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詆憲宗二人者旣失身匪人不知創艾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爲深幸擯廢沒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肅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臻先登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爲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鎬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爲害亦豈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韋貴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貴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平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況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鏘亦以聚斂得罪方決

疏潰癰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數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歛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
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爲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爲中書舍人

孔子曰爲命裨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入子羽修飾之
東聖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制詔之體追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具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遂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歟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木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鷓鴣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已蹈善日新厥德逸樂盤遊之行不設於身體名
配堯舜聲昆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甚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襲度用兵宰相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爲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寧全屬

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君子矣不如是必爲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旣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鎛隨憲使程異數進羨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曰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用杜黃裳繼以裴垪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異鎛已在班行向若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乘閒緣隙升爲卿相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異鎛徑進擠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欲墮于弒逆前日虛心克己
黽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終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道必能位
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譎譖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
而相臯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與
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
懼其子于懷將安將樂弃子如遺者故漢景平七國則亞
大元晉武敗苻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此范蠡所以浮海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爲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异縛結吐突承璀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羣極
諫不聞臺諫有言反謂度爲朋黨益信黨論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求之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言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
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
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
必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
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
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
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作躁怒取禍無以
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爲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勲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斥救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閭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昇鍾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餒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聞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直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閒暇而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鎛深恨之

皇甫鎛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崔羣之對旣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彙也鎛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曰崖州之

貶其猶爲輕典乎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鏐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矣鏐譖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爲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靳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鏐錢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鏐焉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勳勞發而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傳周召爲式此亦君
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爲君能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爲己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五

穆宗

唐紀

正月丙午上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
倡優雜戲觀之丁亥幸神策軍觀手搏雜戲羣臣多諫上不
聽

憲宗不知帝王之學初即位喜對諸學士李絳白居易崔
羣等亦隨事納忠而已未有極論大學本末使帝服膺
拳而勿失者也己既不得學力又安能擇人使教其子哉
穆宗踐祚年二十有五矣若憲宗知周公傳成王之道自
其幼學而輔導之居仁由義通古知今十五年之久豈不
爲賢主乎一旦居非民之上身在大喪極方在殯已與羣
臣吉服游戲無度若膏粱駉子初無所知者不旋踵而即

世周公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克壽或五
六年或四三年其穆敬之類歟是故善爲國家遠慮者必
以輔導太子爲急周公之於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
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所
謂輔導者非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于薰陶涵養而已
矣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閤寺嬪御之時少則
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蓋與近習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
夫久熟則生愛敬故也三代人君必有師保傅之官後世
舉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傳道
既踈保職又闕夫傳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
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蓋人君居崇
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祗慄而莫敢仰視萬方承奉而

所求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成可知矣故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無滿假此自古治亂之所由也周公作立政之書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此者鮮矣夫僕臣正厥后克聖左右侍御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出入起居無違禮發號施令無不善後世不復知此乃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特一端而已故觀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有道之君至少皆由其幼少無輔導之方而勢位使然也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方幼智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日雖有邪說移惑不能入也爲之不豫及其既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

完下可得已蓋人心無常雖大聖人處富貴之極當隆盛之際不忘警戒而況幼冲之質其可廢閑邪拂違之道乎是此皆任道君子之言可爲國家至急至切之務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上性侈奉太后尤爲華靡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故曰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至於侈靡戒度則非所以爲孝矣曾子曰夫所謂孝者諭父母於道也又曰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諭父母於道所謂尊親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所謂弗辱也華衣服美飲食盛聲樂嬉戲上木之奉多因澤匪頒宴遊之費所謂能養也若穆宗奉太后以侈靡猶不得爲能養者何也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不敬何以別乎夫以知養而

不敬猶不得爲能養也以舜事父母觀焉孝冠千古而不聞耳目之娛口體之供以侈靡爲貴也使其有之豈不載於書者旣以天下養矣身爲聖人可謂弗辱矣烝烝乂不格姦可謂諭父母於道矣故孝以舜爲至天子事親之法也

上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時和人安足用爲慰公著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遊宴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乎

臯陶告舜曰無教逸欲湯戒諸侯曰無即怙淫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箕子以爲憂君臣上下沉湎淫佚常武以爲刺外服侯甸男衛邦伯內服百僚庶尹宗工罔敢崇飲周公以爲誥凡姦邪之臣欲竊君權柄者必納之於逸樂丁公

著可謂忠矣公卿大夫宴樂相從而公著以爲將勞聖慮者樂在上則憂必生于下下無憂則上必享其樂此仁人憂深思遠之言也

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自是二人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李宗閔對策天子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耶彼於吾父無素仇安得而怨之使言而是耶必思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亦不當怨而不解也且譏切與發豕孰重郭汾陽不怒父豕見發安朝廷反側之心而文饒切恨父政被譏激士大夫分黨之患心之廣狹如此宜功名終始之殊也宗閔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平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負才智者必皆爲吾用

以此佐王其業豈不宏且遠歟

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與鎮久戰有父兄之仇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度支不給其糧賜弘正不得已遣歸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四十人競爲侈靡弘正釐魏鎮之貨以供之將士不平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都知兵馬使王庭湊遂殺之

天下所共利而爭之者財也已所得取而他用之猶足以召怨非已所取而取之其能免乎田弘正於魏貨取非所當取也於鎮貨非所當他用也而皆犯之是牽於兄弟子姪之私情而不明人我取予之大義也忠義雖多以利而沒夫豈獨王庭湊之罪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爲之請曰直臣有才可惜

牛僧孺曰設法所以禽制有才之人安祿山朱泚皆才過於
人法不能制者也

有德者寡有才者衆德成曰賢才贍曰能聖人不偏廢也
尊之使之爲異耳不爲有才者難制設法以制之也方且使
之賴其力用隨而制之防其罪惡人亦安肯自盡哉僧孺
所言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祿山朱泚之才孰與共驩苗
勰此四人堯用之舜誅之各有攸當也祿山與泚非法不
能制乃二君縱使至是耳人主若從僧孺言於有才者動
以法從事失人心禍亂之道也然則如之何用當其才不
過其任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而已矣

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太平宜漸銷兵請詔天下軍
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遂可其奏車

士落籍者衆皆爲盜

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災亦不可惡惡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禍三代藏兵於農三時耕種一時講武若有征討則命卿將之天子六卿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大事則六軍盡行又召會諸侯諸侯之軍無王命不敢私用內外重輕之勢如此其不用也舉天下皆力農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舉萬乘皆羸服肱決射御之士夫豈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張說變華府衛日以陵夷李鄴侯言欲修復而不果也憲宗中興所宜討論舊制而急於近效不爲遠圖至蕭俛段文昌募銷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張之道既許以逃死則百人之中豈但八人而已姦將貪帥利其衣糧則軍鎮之兵實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國之

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請穆宗聽之懵然則以憲宗奏養其子不知教之之過也

朱克融王庭湊作亂詔諸道兵討之諸節度既有監軍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陳小勝則自以爲功不勝則歸罪主將凡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故雖以十五萬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當時名將屯守踰年竟無成功

魚朝恩督九節度則無功吐突承璀督六鎮則無功伐蜀之役不置監軍而劉闢授首淮蔡之役不置監軍而吳元濟成禽上黨之役不置監軍而劉稹伏誅夫以裴度威望之重智略之高自相憲宗以來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又挾烏重胤李光顏諸名將以討幽鎮夫何足亡者而不能有尺寸功則以中制舉動衆建監軍而已嗚呼與亂同事欲

無敗得乎然則度不辭而當其任何也曰天子委之中外
倚之大臣之義不以愛身而忘國事也郭尚父相州之行
亦猶是耶

元稹然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兵以度爲
司空留守東都

元微之以詩名其名出白居易上夫詩雖小技豈無知識
者所能爲也託意於諷諫則可以觀其事君寓情於美刺
則可以觀其達政若無識則其言背理傷道雖有華藻不
能獨勝而不爲人所賞重矣王庭湊逆亂之賊臣也裴晉
公忠勲之元老也崔潭峻魏弘簡刀鋸之賤人也深結崔
魏左右庭湊而沮抑晉公其所見如此則其詩雖凌駕七
子而追攀四始亦何足貴歟不特稹也如柳子厚劉夢得

何獨不然故君子以有識爲貴

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

昔漢武用法嚴而太子寬厚於是朝臣與宮僚分黨與穆宗柔懦無憲宗英果之氣矣又况張皇六師削平僭叛尤非鄙夫懦士所樂故以天下厭兵熒惑儲副而憲宗不知其子之爲人所愚也所以善養太子者必使之親正人聞正言見正事邪僻側媚皆無自入以此善始猶懼不終始之不圖終於何有

裴度元稹皆罷相

先是和王傳于方說元稹遣客說王庭湊使出牛元翼仍賂吏兵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道以便給賜稹皆然之有

李賞者知其謀告裴度云方爲鎮結客刺度度隱而不發
賞詣神策告之詔左僕射韓皋等鞠之皆無驗而二相俱
罷然則何說也鎮爲宰相聽邪人計賂吏兵部僞出告身
不問其它獨此一事豈端揆所宜爲其罷宜矣而併及裴
度則以主鎮中人愠其獨罷穆宗庸昏不能辨也夫事在
目前又有獄訟之核且不能辨況國門之外乎

牛僧孺爲相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在外八
年不遷以爲李逢吉引僧孺爲相以排己由是牛李之怨愈
深

李文饒資氣勁直材略通敏而不知命惜哉飢餓流隸得
簞食豆羹則生不得則死然行乞於闐闐間竟不可得豈
非命哉而況宰相位亞人主舉千官百品中取二三人爲

之苟非有命雖以仲尼之聖而位不至若其有命則市井庸鄙之夫徃徃爲之其爲之者或終其身或才及旬月或聞命而死或朝坐廟堂夕被囚竄或尊榮累世或家挨戮夷考其善惡雖係於人爲要其極安能違必然之數歟彼李宗閔牛僧孺合從締交以排擯已足則人爲也而其所以然則臧倉公伯寮之類孔孟歸之天命者也文饒不悟但知畜怨其不能行所無事而爲方寸之累大矣是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君子之成名小人之對也張說有去宰相時來則爲之今以不速爲生怨不亦淺陋之極歟

敬宗

唐紀

李逢吉素忌李紳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爲儲貳逢吉

力也李紳輩皆欲立深王耳李續之等繼上章言之上未信
逢吉奏紳謀不利於上上猶再三覆問然後貶紳爲端州司
馬百官詣中書賀逢吉猶以貶太輕上欲殺之獨韋處厚力
諫不可會上閱禁中文書得裴度李紳請立上爲太子疏上
乃嘆嘆雖未召還後有言者不復聽矣

爲人臣而動搖東宮罪不容於死必事狀明白獄成而爭
然後致刑今逢吉鑿空生詞使貴戚惑於內羣臣攻擊於
外加李紳之辟苟非韋處厚力爲辨明則紳必死矣逢吉
以建儲爲己功王守澄左右之敬宗旣閱文書得裴度李
紳之疏則逢吉守澄黨比誣罔較然明白于是罷逢吉而
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偉哉使紳誠有搖動之罪穆宗發
覺治之可也敬宗旣爲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讒紳

謀不利於己則欲殺之得紳請立己疏則嗟嘆之是以其
喜怒皆私己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紳既敗百官詣中書賀然則舉朝爲逢吉黨獨處厚一人
忠於敬宗姦臣陷害忠良擅作威福如此而君不悟唐室
自是日益卑矣

蘇玄明與染工張韶善謀作亂置兵於紫草車以入至銀臺
門易服揮兵大呼趣禁庭上在清思殿狼狽出幸少頃康藝
全等擊定之明日上還宮盜所歷諸明監門官者三十五人
法當死詔並杖之仍不改所任

門戶之役闡寺所謹也縱盜入宮幾及乘輿其死何疑焉
雖兩中尉諸內侍力欲庇之亦無以爲辭矣赦其死已爲
失刑又不改所任它日滅燭行弑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祖宗遺事不使太子與賢士大夫狎熟專昵官官其禍至於殺之生之發之立之如御蒼頭然亦不思甚矣其爲後世戒多矣

韋處厚諫上遊宴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不死諫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言

韋德載忠賢人也而告敬宗之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荒耽于色沈湎于酒人臣不在其位可也旣獲親近安得不力諫今曰君有子長矣姑聽其沉湎可也是安得爲忠乎不然宴遊逸樂之可爲與否特係乎子之長幼周公不爲是言也或者德載欲深感敬宗蓋不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陛下方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之重貽皇太后之憂臣不敢愛死而不言則亦足以動

聽矣

聖令崔發聞五坊人毆百姓發怒命禽以入曳之於庭不知乃中使也上怒繫發於獄羣臣諫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發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即釋其罪

人君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齊洋隋廣則未有不可諫者觀人臣觀望則愛身而緘口耳是故貪寵祿以負其君者常多李逢吉非能忠也委曲開譬亦能感悟敬宗而免崔發之死未特是也聽韋處厚而寤李紳宣慰李渤而摧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之諫而賜錦綵聞瑤臺之諷而宥李漢覽失丁之奏而禁度僧受丹衣之歲而答優詔

從北門之奏而寬量移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般費沮建吉
所引而伸李紳米言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阬而罷
東巡凡此十餘條皆敬宗兩年所行方之德宗拒諫豈不
優哉其失在於幼少之時不親師傅敝化奢麗以蕩陵德
此豈獨敬宗之失乃穆宗過也故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
王之慮深矣

昭義節度使劉悟薨子從諫爲悟遺表求知留後李絳以爲
從諫未嘗典兵衆必不盡附今但速除一帥令兼程赴鎮賜
緡五十萬匹使之賞設必無違拒

李深之在憲宗朝第一人也資氣中正而輔以智謀故能
開元和中興之業然竊有未諭者深之撫馭藩鎮必以優
賞收軍士之情且以魏博論之旣以田興爲帥勢自帖矣

復出內緡百五十萬以賜之中間又欲以二十萬匹羈縻
回紇此又欲以五十萬匹賞設上黨豈事幾應接當如是
耶其後帥山南罷遣新募軍宜少優給乃有斬焉無乃可
以與可以無與之中固難執權耶

逢吉罷相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李逢吉邪黨盈朝力沮裴度而爲度言者亦衆敬宗卒能
辦察誣謗乃度入相出逢吉于外此亦肅代德穆之所難
也敬宗有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暱羣小好遊戲妄賜予
而已而前史斥爲昏狂則亦毀過其真矣然敬宗狎暱羣
小好遊戲妄賜予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弑何也
曰帝之習爲不義自在東宮爲日已久血氣未定卽享富
貴之奉非稟資卓異不陷溺者鮮矣雙固忠賢若伊尹教

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況在位日淺耶

文宗

唐紀

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
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
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其美年十有八正
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名儒寘之左
右使得以二帝三王正心修身之學輔導啓沃既博學之
又審問之又慎思之又明辨之知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
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爲則雖愚必明
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
效於章莠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或曰此伊尹周公之所
能自孟子後聖學不傳安得直儒而收正君之效耶曰道

未嘗出於人心者固在士而有當世之志必以孔子孟爲師學之爲王者事也世無明王真儒猶得以善世之道私淑諸人而傳之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適卑識淺論謀王斷國而其成就不足云矣此君子所以以任道爲重也

鹽鐵使王播自淮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拜左僕射同平章事

公千萬卿五百萬漢靈醜政也文宗即位裴韋二賢當國而王播入賄除宰相何也無乃以進奉爲常事故歟進奉取官雖累朝常事在裴韋則不當以常事忽之視大弊而不能革使姦貪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而滓上心多矣豈非裴韋之責耶

策賢良方正中者二十二人劉蕡對策切直考官不敢取
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

劉蕡對策時執政大臣裴度韋處厚也抑諫官御史不令
伸蕡何也愚讀蕡策有三事焉裴韋之所避也一曰閹寺
擅權致陛下不得正其始二曰誠能挈國權以歸相則心
無不達三曰何不塞陰邪之路并褻狎之臣一則譏及文
宗二則譽隆季輔三則力詆官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
敢當者也雖然此常常之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
取賢斥君救弊爲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官寺者因蕡
有言置之高第請開延英召會公卿給舍諫官御史并貴
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事及近代之失咨訪厥中公議既
合此五六人者必有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

則不出中具大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官寺必曰
晉公尚不敢治我是則黜直言之士增北司之氣其失豈
小也哉賈所陳異乎宋申錫李訓鄭注者但欲復之于門
戶掃除非有草薶禽獮之意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讀之不
詳思之不精也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
老子有言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處富貴之極地目備色耳
備聲口備味體備安而能清約儉素不以累心所謂出乎
其類拔乎其萃者矣以史考之能幾君哉文宗率其素稟
終始不變其可與爲善興起治道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
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
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讀其書味其人未嘗不

掩卷而嘆息也

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興元兵少鄭度使李絳募兵千人以行未至而蠻退詔罷新軍絳悉遣之給以廩爰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己以賜薄激之衆怒大譟趨府絳方宴飲不爲備遂爲賊所害屠其家詔右丞溫造爲節度使造至凡新軍盡殺之囚叔元以事聞詔流康州李深之當憲宗時罷相而不去未爲無眷眷於君之意歷穆與敬猶爲僕射且與王播爭校儀注至爲李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義矣素與宦人爲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固方鎮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犒賜而給以廩爰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比及作亂己方張宴坐受屠害則無備豫之素

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處經遭變之多舛也絳之禍皆楊叔元所爲溫造既能誅戮亂真宜并叔元殲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舍楊叔元則爲失刑無乃亦懼畏比司故耶是故爲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者則可耳

上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告京兆尹王璠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上以爲信甚怒守澄即欲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而止上捕申錫及諸連引於禁中鞠之大臣多上疏請付外覈實注等恐誅覺請止行黜貶申錫遂免死貶開州司馬

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未有能成事而不敗者宋申錫是已文宗之不可與爲裴度辜

處厚知之審矣誅除宦官大事也申錫受任而不辭是不
戒蕭望之之覆轍也然則宦官不可除君命不可從耶曰
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
修擇其尤無良者不過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
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雖多其間固自有謹愿忠智
之人就使之謀亦必賢於興甲莩吏之爲踈也焉存亮無
寵於敬宗而卜染之變衛社最勤今又佐佑申錫免其屠
害逮事旣定致仕而歸此所謂謹愿忠智而可與謀者矣
王璠懷蕞故爲不密以祈有合他日不免獨柳之禍自作
孽不可逭璠其是歟

李德裕朝夕且爲相李宗閔百方沮之不能京兆尹杜棕說
宗閔曰德裕不由科第使之知舉必喜則可平宿憾矣宗閔

問其次曰否則御史大夫宗閔可之惇詣德裕德裕曰公何爲訪此寂寥惇以大夫之命告之德裕驚喜泣下曰此大門官小子何足以當之

觀人者當觀其大槩譬如松柏有拳曲而無輻輳之狀譬如騏驥有蹶失而無驚蹇之資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對杜惇稱小子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此凡庸鬼瑣不應得而得者之情態也德裕豈有是哉杜惇宗閔之黨也故造爲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不別乃撿取之司馬氏自以至公無私爲心然於牛李二人則偏有左右故惇之猥說亦不削去若以文饒爲人之大槩觀焉無此事也必矣

劉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請他鎮既見朝政多門士夫請託

心輕之歸而益驕

平章曰如表正萬邦朝廷之道也朝廷治則無不爲之效彼疆國悍藩亦人耳其心豈昧於是非善惡之分哉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爲之禍與其鄰友亦必窺伺而圖取之以自效於君父矣苟朝廷不治而勞心於人之不服雖以一時之力或得之而無以得其心必失之也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可謂不善擇術矣爲上之理也我則募爲忠義爲上之亂也我則變爲驕悍已無執德皆因於人是以盜賊自爲也然則其所謂忠義者實未嘗知之徒聞其名耳使其真知豈視朝廷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元爲善者貴於真知不能真知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杜牧憤三顧策謬而朝議專事姑息乃作書名曰罪言大略以爲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爲浪戰

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三王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自治者何等事也伐魏之於自治其次第遠矣若徒以復十六衛開折衝果毅三百七十四府爲自治之道則非聖王所先務自觀之治亦不專恃此也故文士之言有近似而實不至者此類是也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綬自同華還言間閭彫弊上嘆曰吾無術以救之政崇虛名乎表四上竟不受

人君而知不當自聖則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以一言爲名而不敢謙也則不受尊號知後世臣子習爲諂諛陷主於誇侈也則不受尊號知古之人君未有生而自加謚也

則不受尊號知無其實而當其名之可耻也則不受尊號
若文宗終身不受可爲後世法矣官人以媚爲正者也文
宗有謙恭之心則官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若動皆
率道人有不化乎

李德裕見上自陳請留京師

功名之心勝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
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旣爲宰相不
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班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忮
又存物欲兩不得伸將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
不能自己者何則此固功名富貴塗轍之所同也使文饒
知道循義於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發左右神策千五百人浚

曲江及昆明池

邪說小道豈不或驗然天地神明之理不諄諄以言示人則人孰喻其所爲者故聖王修其德正厥事而已甘露之變天子震驚千門流血秦地有災食非虛語鄭注徒知其災而不知其所以災乃欲勞弊人力以厭當之此至易辨也文宗乃爲作率禁衛疏浚池沼聽之不聰如此則震驚之及暗鳴之憤其能免耶

上從李訓謀杖殺陳弘志

陳弘志人以爲弑憲宗者也然事狀初未明也文宗必欲治之執付廷尉鞫取款實然後肆諸市朝當時同情亦可併得事非私憤官豎亦無由起然豈不善哉而用李訓計黯暗殺之是快李訓之心非爲憲宗討賊也

李訓所獎拔率狂險之士裴度鄭覃亦引居黨秩

李訓假爵祿以籠賢士可以無受者也裴度在外當孫詞而牢讓鄭覃在內當見上而盡言今乃昧於辭受之義非大臣特立之道也在易之隨以貞爲利隨而不貞隨之耻也

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仇士良等不克出奔士良大索其黨擒王涯等掠治不勝苦自誣服稱與訓謀大逆以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問曰是涯手書乎曰是如此罪不容誅訓既走追者斬其首來遂以訓首引王涯賈餗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舒元興李孝本斬于獨柳之下注尋亦死

王涯賈餗與訓注比肩而不耻又附順奉承之如弗及斷以春秋黨從黨惡之例削官遠竄可也仇士良以謀反誣

之而未敢專殺文宗顧問覃薺豈不望其一言爲二人計者明目張膽以死力爭其濟則天子未失威柄諸人免於屠戮不濟則受貶而去亦無憾矣乃依阿取容略不辨白遂使一人無所憑仗凶豎肆其慘毒朝綱國法掃地殆盡而覃猶以經學見稱無亦知柔而不知剛乎

上與宰相論詩鄭覃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不聞王者自爲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

善哉鄭覃之言詩也曰詩無若三百篇後世以此專門名家者多矣其能彷彿古詩者有幾古詩有一句一義者合三百篇則無所不備仲尼以是爲盡乎人情事變矣世有好爲詩者而不師法四始或乃指連章疊句纓易一二言

如膠木^銓斯桃夭芣苢之類以爲笑則其於詩蓋徑乎藩籬之外又豈視天堂奧也末習相師徇末志本於是有朱窺六甲先製五言者波蕩後生非小害也其精能工妙之作高不越建安七子遠不踰屈宋騷詞則稽古之功極矣至又纂集古今詩人爲之宗派以私意去取升降預其選者比之禪僧得眼其難如此然有姓字無聞而列于其間者故君子不以爲是也以愚觀之作詩而臻其極殆亦操舟累九承蜩履狶之技耳韓文公謂之餘事良有以也而唐世乃立爲科目以取天下之士無亦壞敗人才之甚歟韋溫爲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不聽遂辭侍讀

韋溫不從鄭注之辟諫太子不從而辭位可謂行己有決

見微知著矣有官守而不得其職有言責而不行其言於義皆當去惟不能去於是有害身苟免之行尸祿素餐之耻矣當文宗時張仲方韋溫正直有識斷李石不舉爲同列惜哉

宰相楊嗣復欲援進李宗閔鄭覃以爲不宜再用陳夷行曰是鄉以朋黨亂政尚何愛焉嗣復曰事貴得中遂以宗閔爲杭州刺史

中之難執也自堯舜禹儆戒以相授受非至精至一窮極道心不足以得之而世儒多易其言如楊嗣復所謂事貴得中者譬之盜跖欲殺十人而勸之曰盍殺五人可耳紂欲剖比干而勸之曰盍剗刖之可耳以是爲中不亦悖乎李宗閔果賢豈可前爲宰相而後爲一州果不肖則一州

有民有社有政有事奈何付之不肖者文宗雖天資清儉
養身寡過而暗於識別所任宰相多小人而少君子故人
主之德有三曰仁曰明曰勇

太子永暴薨謚曰莊恪

太子以好遊宴暱小人遭譖毀不得其死安有莊恪之行
乎蓋楊妃既殺其母慮它日爲己害乃密殺之而請加策
謚以掩其迹耳文宗於子始則不教陷之於惡終則不保
置之於死天性至親尚且如此由不學以明先王正心之
道也故君德有二以仁爲首

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環走其下如狂上問知其
父流涕曰朕爲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
十等十四人責之曰構太子者皆爾曹也盡殺之上因是感

傷舊疾遂增

欲除太子者賢妃楊氏也劉楚材張十十之徒奉承妃意而已文宗乃以陷害之罪均之而不知楊氏之情所謂目睹秋毫而不自見其睫也漢武欲立少子親除其母恐其臨朝生亂彼鈞弋非有死道也今楊氏則宜死矣非愚弄其君而君可愚弄豈至是哉明與不明斷與不斷其效乃爾耶

立陳王成美爲皇太子上疾甚命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自已遂矯詔封成美爲陳王立穎王瀍爲皇太弟上崩武宗即位

聖賢非有意於垂法其言動自足以範世後世必當師之事不師古其中者偶合耳其不中者皆是也死生之際人

道之變也故正終正始爲人君之大節按成王有疾甲子
洸頽水是不能沐浴矣相被冕服是不能振衣矣憑玉几
是支幹之劣矣召公卿大臣百執事詔之曰疾大漸病日
臻恐不獲訓語嗣事是氣息僅屬爾而其所命上及文武
中述其身以及其子而戒羣公詞意備盡無僭無亂精明
卓然甫至翌日而崩孔子取其書爲後王終始之法夫不
以疾病困殆而正衣冠就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
小人何由得行其私姦謀慝計何由得乘其間故曰禮之
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所謂正終正始者謹於禮而
已矣克謹於禮不以死生亂其志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
成王敬德之效也文宗無奢侈音樂之好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有美質而無聖學故於人君之大節懵懵焉不然當

疾病時自力御殿引召宰執侍臣諫官御史而出顧命面
命大子臨見羣臣仇士良輩雖欲移易亦安得而移易哉
故孔子作春秋公薨必書其所意欲其居正寢不死於婦
人宦豎之手其垂教之意深以遠矣

武宗

唐紀

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兼內謁者監仇士良請蔭其子
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
良慚恚李德裕惡中敏黨楊嗣復出刺婺州

異哉宦官之任子也古之奄人取生而精氣閉藏者爲之
及有官刑因又任使焉非天之戮民則刀鋸之殘體也何
爲而有子乃至於廣嗣續受延賞其自誣甚矣有國家者
闊略不問蓋徇於賜姓是猶用柞接櫟割牛補羊了不相

涉多見其悖天理而亂人倫也李中敏判語雖近戲笑然深得事實仇士良雖恚終無如之何留之朝廷豈不爲南牙之助李德裕乃以楊嗣復之黨逐之其失大矣伊尹爲世保衡周公旁作迂衡衡之爲言平也據持衡之地則當以伊周爲法平心平怨平章百官然後天下無不得其平者而自爲黨首分別徒類何以禁人之朋黨耶

賜劉弘逸薛季稜死上復欲誅楊嗣復李珣二人李德裕力諫上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薛志在陳王劉弘志在安王陳王猶是玄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使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並流嶺南

有臣民必立之君猶男女之必爲夫婦非人欲乃天理也其未君之也人不得而知其既君之也則上下之分定矣

故堯自唐侯而立舜自耕稼而立禹自罪人之子而立啓
自世襲而立由是以往事變雖衆未有天下一日無君者
聖賢當之兢兢業業常以不克負荷爲憂不敢以位爲樂
也以位爲樂者其享之必不終惟父兄不能公心建擇大
臣不能公心推奉替竊立少啓經營貪欲之心於是得之
者據非所據而欣然之情各有分屬歷數大寶如筐篋中
物而天下之理亂矣武宗之言何其陋哉曰朕嗣位之際
宰相何嘗比數且文宗旣以陳王成美爲太子矣若非彌
留之際中官廢立天下固歸成美穎王何預焉使宰相於
文宗定嗣之後又生他意卽度藩王此不忠之大者武宗
豈得以此責宰相也萬一陳王果有疾不可立而立帝弟
則天下固歸安王溶武宗亦無越次之理乃曰向若安王

得志朕那有今日此豈非據非所據以位爲樂者哉雖氣
智吳越有剋斷之才而局量褊迫無涵容之度所以功未
一及成年未克壽子弗克立其爲殺溶及成美之報不亦著
一明而可戒乎

右散騎柳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爲集賢學士德裕以
恩非已出因事左遷公權爲太子詹事

薦進賢能協濟事功所以爲國於我何有哉而李德裕必
欲恩自我出此非宰物之公術也夫政事除拜中書當謹
守而閉私邪之門引援招延宰相當首公而避交私之路
故善爲相者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世以爲名言然則張
安世不受拜官者謝人不知其所得之自可謂公矣非耶
曰薦進賢能協濟事功而不受謝始可言公斥逐賢能引

榜阿好各得其欲而不受謝若不聞知者姑爲此文以眩主聽而實則輸情素通賄賂附麗牢窻其爲交私大矣公私之分微而顯誠之不可掩不必揭日月而行天不無不知之獨人主不知耳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第中詞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爲翰林學士

白居易清修忠諫自元和以來爲名臣而敏中無聞焉李德裕惡居易好敏中豈非以其附己不附己爲辨乎居易實不衰病而言其衰病沮上欲用之之意敏中實無器識而譽其器識伸己欲援之之心此非取信人主師表百僚之道也他日見擯有器識者出力最多故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太和公主至京師謝曰鵲負恩和親無狀之罪

王者慕冠帶百蠻之名而威不能制德不能服則賂以金帛而和之一耻也與爲兄弟而和之二耻也嫁以愛女而和之三耻也或乃以用兵爲威此三耻爲德皆非威德之實也無怠無荒用賢者難任人所謂德也修明政刑擇牧守固邊圉所謂威也豈必暴師萬里跡血屠城然後爲威甘受屈辱以媚悅之然後爲德哉三耻之中嫁女尤甚天子之女男女之好夫婦之義人倫之本曾是以爲和戎之具耶太和公主和親無狀之言書諸史冊千載不滅後世觀之亦可以深鑒而不可復蹈矣

初文宗太和五年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

欲遣生羗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雪久耻宰相牛僧孺曰
吐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
彼若責我失信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雖得百維
州何所用之詔歸其城執悉怛謀及所與偕來者悉歸之吐
蕃誅之極其慘酷明年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爲上
言縛送悉怛謀之非計上亦悔之罷僧孺相拜德裕兵部尚
書至是李德裕復奏曰維州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
之路自爲吐蕃所陷憑陵近甸旰食累朝臣奉揚國威維州
孰臣信今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坐取千
餘里舊地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顧盟約而嫉
臣者詔臣縛送降人使吐蕃戮於境上絕忠款之路快凶虐
之情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司馬氏曰論者多疑維州之取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是時唐新與吐蕃修好而納其維州以利言之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維州緩而關中急爲唐計者宜何先乎悉怛謀在唐爲嚮化在吐蕃爲叛臣其受誅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利也僧孺所言義也徇利亡義匹夫耻之況天子乎以是觀牛李之是非端可見矣

司馬氏佑牛僧孺抑李德裕其素志也至於維州之事則判然以德裕爲非愚竊謂其言之過矣夫維州本唐地也開元二十八年春劍南帥章仇兼瓊與維州別駕董承晏同結吐蕃安戎城中守者開門納唐兵使監察御史許遠守之是秋吐蕃寇安戎城及維州詔發關中強騎救之吐蕃引去然則維州本唐有而安戎乃吐蕃城也至代宗廣

德二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高適不能救於是西山諸州皆陷德宗貞元八年韋臯攻維州獲其大將九年西山八國內附臯處之於維保霸州十七年臯大破吐蕃拔七城五軍鎮焚百五十堡遂圍維州十八年吐蕃以兵十萬解維州之圍虜兵大敗而維州竟不下是知維州者吐蕃所必爭唐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不可弃焉者也使本非唐地既與吐蕃和棄而不取姑守信約可耳本唐之地爲吐蕃所侵乃欲守區區之信舉險要而弃之借使吐蕃據秦州下鳳翔而來講好亦將守信而不取乎僧孺所謂虜養馬蔚茹川下平涼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于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此特以大言怖文宗非事實也已當國政必不爲程元振召寇之事邊隅

得空然無備而使吐蕃不三日至咸陽乎唐有天下西北二虜入寇多矣苟非如元振之時亦皆有扞禦之略何至爲一維州而遂至宗社不守耶司馬氏亦信其說謂以利害言之則維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則維州緩而關中急夫奪吾之地而約我以盟此正蒲人所以要孔子者不可謂之信也維州在西南數千里外而開元中發關中強騎往救不可謂之緩也夫信近於義而後言可復取我故地乃義所當爲司馬氏不以義斷之而以利害爲言旣以利害爲言又斥德裕爲利取僧孺爲義是皆無所據矣故以維州歸吐蕃棄祖宗土宇縛送悉怛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妨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耻追獎悉怛謀贈以官秩德裕以大義謀國事也此二人是非之

辨也

夜召翰林學士韋琮以承旨崔鉉名授之令草制拜相大臣無知者

一卅之人才盛衰雖不齊必有賢德才智傑出衆人之上者一國亦然爲天下國家而得傑出之士相之無有不治者用之不盡又以異焉者參之則所成就亦鹵莽零落而已矣以唐觀焉太宗時無若魏文貞玄宗時無若宋廣平肅代時無若李鄴侯德宗時無若陸宣公憲宗時無若裴中立武宗時無若李文饒是宜專持政柄者也並時衆賢翼而佐焉可耳苟用之又疑之使意見差殊之人從旁臨察未有能成功者是故二帝三王論一相而已或曰信斯言也則是尚同而無可否相濟之義也而可乎白人主當

辨君子小人不當致疑於君子壁亨爲政欲復古而行井
牧旣委一相矣又委夫開阡陌者又委夫授經界者此所
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無亦廣求知井牧之人相與
彌縫是正補其不及裁節其過則九一而助之法行矣故
太宗信魏徵則不聽封倫憲宗任裴度則不用李逢吉此
得用賢之道御臣之方者也若玄宗喜韓休矣而參以蕭
嵩則休必退而嵩必留文宗喜鄭覃矣而參以楊嗣復則
覃必負而嗣復必勝是故任賢勿貳伯益所以戒舜也惟
和惟一伊尹所以稱湯也罔不同心高宗所以命傅說也
武宗之任李德裕固專矣擇建同事而不與之謀是時方
用兵澤潞若崔鉉以爲然以爲不然史皆不載其語未幾
罷去則碌碌之才耳武宗又安用爲此親擢意者特不欲

德裕引人恐爲朋黨耳皆非人君公正之道也

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無暇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

士良之術自便嬖論之未足多恠自其黨類觀之則有不肯爲者如良賀呂強趙整張承業所爲士大夫或不逮也以其異於黨類或賢於士大夫則士良之術乃便嬖之罪人歟夫士良雖狡黠思所以蠱君者密矣然知其利而不知其害者也己無踈斥之道以忠信謹厚服其職亦何用蠱君然後得安苟欲自安而蠱君至於危亡之地則趙高恭顯十常侍覆轍在前豈有君亡而我存之理則其取禍也不待人君讀書近儒生然後能踈斥我衆怒之刃亦莫

之勝禦矣。故士良之術，自以爲智實則愚也。夫刀鋸之餘，階闥之役，非有仁義道德以澡濯其心，崇飾奢侈娛悅人主耳目，疑非大不可者，然士良所言載在簡冊而讀者必惡其不忠，猶欲誅姦諛於旣死也。爲士大夫口詩書師孔孟，或乃貴極將相如楊國忠之流，乃陰法士良蠱君而盜其權，則其得罪於天下後世又可勝誅耶？

河東都將楊弁謀作亂，上遣中使馬元實覘之。元實受賂而還，請與之節，且陳其不可取之狀。德裕折之詞屈，因奏決不可恕，竟擊斬之，盡誅亂卒。

見理明白，則聽言不眩。德裕折服馬元實，直以目前實事，故小人辭屈。向使王縉、張延賞之徒聞之，豈不立爲罷兵，雖辯析非朝廷之體，苟姦邪肆欺而默默以失機，又安得

爲智乎故有不獲已者若德裕於元實是也雖然猶有恨焉元實以大言虛唱情非苟然若無私交何至于是付之廷尉則受賂之事必不得隱于以施刑斯可罰一而懲百矣

以道士趙歸真爲道門教授上好神仙歸真得幸德裕曰是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去然其繆悠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然非一定之美稱也故孔子曰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學仁義道德不失其正君子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魯國一人者也學仁義道德而失其正小人儒也其極則莊周所謂詩禮發冢者也佛者浮屠所謂覺也爲其道而覺號之曰佛則瞿曇之徒

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何適而非道哉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孔子而已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八十一篇繫之孔業固難以大成歸之自其所見而立言不可與天下共由也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而名之曰道此漢以來淺儒之論以啓後世枝流分裂之弊豈可用也至其後不復宗八十一篇之旨而從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祈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至於矯誣神天陵藉宗祖破亡家國殞斃身命無所不至而世人從事於此者皆曰奉道意以道爲混淪玄妙有主有知能與人興禍作福之一物也豈不遠哉佛氏固邪說然所論虛實並行若其三身雖曰寓意而實有是三人焉道家惟老聃者周柱

下史也其元始太上則無是人也無是人則何所象類無
乃邪誕之甚歟至其經論科儀等事又依倣佛氏而不及
者自杜光庭爲之黃冠師資以養口體逃避稅役士大
夫習而不察和其所倡不亦惑哉故因武宗道門先生之
命而遂言之彼趙歸真者寧有他長必以殘生左道癡惑
人主故敬武皆餌丹躁渴以殞天年如太宗之娑婆寐憲
宗之柳泌盡此類也苟以吹噓呼吸已疾引年則司馬承
禎軒轅集之徒安肯舍萬乘所問而去之哉武宗曰宮中
無事與之談道滌煩此以清虛之趣蓋其非僻之爲也人
主惟寡欲則邪說無自而入矣

仇士良之誅王涯等也其子孫皆歸劉從諫凡十二家至其
子稹爲郭誼所殺十二家亦無遺者

仇士良之殺王涯等親戚嬰孺既無子遺矣而復有此十餘家得至上黨何也于以見當時索捕雖嚴而容匿之者亦密人皆有不忍之心惡宦豎無道故也天下莫密於人心以呂政大索而揮推力士卒不可得士良又安能夷人之宗使無遺類乎此十餘家者既已獲脫所宜變易姓名散而四之以續如綫之緒而盡趣劉從諫則以從諫上表斥責士良伸理涯等既感其因以爲可恃也曾無一人知藩鎮悍強理逆勢悖非能父而無變者與其巢于危幕無寧效杜根成翊世流離轉徙之爲安乎王涯賈餗自有才望特以不能與小人異趣龜勉苟容以生禍亂致凶豎肆行無辜死者以數千計宗廟幾覆天子氣塞噤以沒身是誰之過歟遺屬僅存滅而又滅天之示戒明且畏矣

許之

李德裕請上尊號且言自古帝王有大功必告天地表五上

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
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
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格
猶扞六耳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
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欲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
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
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
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爲病其
源也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後張此正驕慾
易生之時也稽諸版圖三鎮各擅其地而未朝河湟陷於

吐蕃而未復天子偏感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豈惟驕
然已肆彼怒忿疑忌將紛然並作宰相逃憂免責之不暇
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君夫豈引君於當
道之義哉故評德裕才氣謀略誠高絕一時而於道則萬
分未得一焉者也

德裕怨牛僧孺李宗閔言於上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
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加宰相縱之去以成今日之患且奏
二人與從諫交通書疏上怒貶僧孺循州長史宗閔長流封
州

大臣欲正君心必先自正己之不正如正君何己已正矣
于以諫君猶有漫不省納者李德裕怨憾不平欲報所仇
而未得其便乃於功成之後因行中傷之計其意負恃上

恩曰假有過其必勉從我故公肆詆毀斥孺閔于嶺海之
隙瘴癘之地然後爲快非惟武宗志已驕怠德裕之量亦
滿矣又烏能納其君於持盈守成之盛哉是故君子不可
不學周公戒康叔曰無作怨伯夷不念舊惡故希怨仲弓
問仁子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文饒怨而收收而克數十
年如一日其德未嘗進也則其博聞強記著書立言之學
皆外耳何力之有

上惡僧尼耗蠹欲去之趙歸真等勸之凡毀四千六百餘寺
歸俗僧十七餘萬尼又半之

一身正氣爲邪氣所傷必以五穀六味養生之物輔之然
後邪去而正復若盜跖伏於室乃召陽虎而去之是重自
伐也庸何愈此元魏用寇謙之會昌用趙歸真之類也釋

氏蠹民心而耗其財誠宜廢絕武宗君臣以公道行之夫
豈不可而必待歸真彼十七餘萬僧其間固有英明沉溺
之才歸真何道以服之乎且佛教行乎中國久矣非一日
所能廢蓋其說以善爲之則中人所信從下愚所委靡是
舉天下而然其卓然不惑者殆一二數以一二入獨見欲
丕變四海此所以難也故善化人者不示以化之之迹善
革弊者不示以革之之方使由之而不知乃天地行四時
貸萬物之道也誠欲廢絕釋氏當使天下知其爲害而不
惑其說又不利其鬻牒之資持之三十年則本根除掃餘
風亦殄矣

上疾久未平宰相請見不許中外憂懼諸宦官密於禁中定
策立憲宗之子光王怡爲皇太叔更名忱權勾當軍國政事

三月甲子上崩

疾生倉卒難豫處後事者君子猶譏其辨之不早也武宗寢疾凡七十日最後十日始不能言嘗有遠慮豈不能定嗣於兩月之間蓋信方士言以疾爲換骨故遲回希望日失一日忽焉大漸而不自知也方士之言殺人者有五曰辟穀曰去血曰換骨曰出神曰蛻形能是者小則引年大則輕舉或千二百歲或與天地同久蓋聞其言矣而未嘗見其人也豈不可戒哉武宗立於仇士良非但不爲士良所制又能黜削之至於身病子幼宜念終始之必正召見宰相出顧命焉而曾不一施李德裕爲上相受深知六十七日之間亦不能入問起居面稟嗣事碌碌拱手一聽宦官與李瑤楊嗣復相去幾何君相皆英特人也尚且如

此其餘圖與責矣

史管見卷第二十五

金瓶梅卷三

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宣宗

唐紀

以右常侍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使其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宅後古墻陷得錢盈缸母焚香祝之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若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此不敢取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豈敢效人關節乎

賢哉鄭母及李景讓之爲也築陷墻之貨昂乎主列矣其言曰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則雖誦六藝至公卿者有不逮焉貪鄙誇勝之人獲則已矣何有勞無勞之間獲則以爲福矣何身災不災之恤景讓寧歲歲受撻於母以任不教弟之責終不一言於有司以免請屬之罪其視楊國忠置

暄上第者爲如何故鄭夫人之子李常侍之母皆賢遠於人
人可以激類俗者也

上受三洞法錄於衡山道士劉玄靜十二月朔日食

宣宗盡反會昌所爲蓋以不見禮於端陵故也而有不能
反者即位之始即信方士受法錄是已在端陵朝興是事
者趙歸真也方且殺之遽又效之心蔽於求長生陷溺而
不可解是以謫見于天日爲之食苟能仰思其故知至明
之物而有侵翳昏暗之象何從致之以克正厥事則他日
必免金丹之禍矣

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者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爲右
補闕上疏訟其寃坐阿附貶南陽尉

爲人各有心私欲萬殊也故命一相以公道揆之爲一相

之未免私徇也故人君以身率之若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若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于鯨波之南炎毒之地在德裕固有以取之而人終不服其爲宣宗有私故也丁柔立行治不多見以爲德裕伸冤一節觀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不爲德裕所用而終無怨情仍論達之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獎用者曾不能然是自爲偏私也欲臣子之奉公難矣

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謀又所生鄭太后本郭后侍兒有伯怨故上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樓欲自與上大怒是夕崩外人頗有異謀不附于憲宗不合葬于景

五十三
陵爲郭太后故也

古之人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善挈矩者居中央以視四旁上下則過與不過皆見焉父之妾猶父之僕與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與而儕諸父而可乎故聖人之教曰父母有愛妾沒身敬之不衰敬之者不陵瀆云耳非加尊奉與母齊也成周而上無越禮亂制之事以私恩崇其所生始見於春秋孔子一貶再貶而不足至於屢貶大則譏天玉次則譏冢宰上則譏爲之夫者下則譏爲之子者以示嫡妾之不可紊其爲後世法戒深切著明矣兩漢至唐得失並載史冊其有明哲之君不敢行僭亂之禮者或以封邑稱君或以太號稱妃未有議之者也今宣宗嫡母郭太后無恙聽政之

初遽奉太后侍兒比肩宸極此何禮也鄭氏有宿怨是以寵嬖失禮於嫡宣宗又用其言鐫削太后儀數此又何禮也太后汾陽之孫憲宗正妃逮事順祖母儀五朝今爲庶子所陵其怏怏固宜宣宗所當恐懼自責思悅愉其意者乃親行弒逆以快妾母之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遂不使合葬不得祔廟其與季孫意如絕昭公于兆域何以異矣是故按見行事章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于君子而不辭也

改備邊庫爲延資庫

宣宗盡反會昌之政蓋以素爲武宗所不禮故也而有不

能反者改備邊庫爲延資庫是已武宗德裕之爲備邊庫
欲取河湟也至是吐蕃國亂紛爭三州六關先已來降特
命涇原靈武鳳翔邠寧等鎮應接而已非有戰師饋賞之
費若會昌政事皆謬妄宜改則備邊分畜戶部度支錢帛
及受諸道進助最爲不義宜不待旦而毀也今不毀其庫
不散其積而徒更其名何也若以此意施於廢寺不亦善
乎

孫樵上言百姓耕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
率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蘇息百七
十萬戶也陛下柰何興之於已廢乎

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辨之而明猶或藐藐其
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

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戶養十七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費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敗人理雖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華屋精饌以養惰游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舉措之是非哉如此庶乎其有感矣蓬果羣衆依阻雞山掠寇三川命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宰相崔鉉曰此皆迫於饑寒一使者招諭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潼請不發兵攻討至山中直前宣詔赦之賊皆降潼歸館而贄弘至竟滅之

崔鉉以宰相請遣使而止發軍劉潼以使者請說降而罷攻討其計慮一也然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爲二策兼用非王者威懷遠人之體必欲用兵當俟招諭不從乃

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遽行羣盜已降王師滅之此乃司馬氏所謂信爲大者惜哉韓信下齊不顧酈生李靖伐突厥不恤唐儉此兵家狙詐僥倖一勝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爲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得損朝廷威命愚以爲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仗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者必若蒲人之約尾生之期城下之盟牛僧孺之信然後君子有不守矣

雍王漢靈追謚靖懷太子

雍王位在第二上有鄆王宜爲太子者也合生者不建而以諸君之名贈諸不當得之死者果何意歟立子以長鄆不以過惡聞獨以母士無寵常在十六宅而諸弟皆居禁中故涖與滋得愛於上漢旣死涖爲滋兄沂爲滋弟其下

猶有潤洽汭汶四王一系其序豈不各起覲覲之心乎宣宗察慧整整而暗於大理他日所愛者不得立所惡者反得立是徒設好惡之私心而自棄之也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以問安侍膳於別宮之遠也而左右就養朝夕服勤自太宗玄宗肅宗憲宗身雖逮事皆無達孝之譽而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若心通正理移此心以奉郭太后則何以加諸無間然矣乃聽所生之譖不禮其嫡待之以震怒施之以弑殺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末遺本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爲孝乎

上問韋澳曰外間謂內侍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上

閉目搖手曰尚畏之策安出澳曰若詢外廷恐復生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白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比衣紫則相與爲一笑上又與令狐綯謀綯密奏曰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盡矣宦者見其奏益惡朝士南北司如水火矣

韋澳之言乃策之次者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討上黨惠監軍沮撓與樞密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二樞密然之於是師出有功故知欲裁制中官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爲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劉弘逸薛季稜方奉陳王而仇士良魚弘志已立武宗是均貴宦其心寧能一耶已付夔王與王歸長馬公孺王居方而元元實

上宗實乃推戴懿宗是衣紫之人奔走左右宣宗未嘗知其心此所以不能用韋澳之策也令狐綯所陳亦善盡面陳之而露諸奏牘致使北司見而切齒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十年春上命裴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爾朕遂爲閑人休不敢復言

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宗廟有託不爲姦人所窺聖哲思深而計遠之所爲也宣宗閑人之喻一何異哉其意以爲有太子則人心向己不專各有爲後日慮已雖未閑猶閑人耳裴休旣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文宗武宗爲戒彌留之後已立者爲人所廢當立者爲人所排雖欲開一言不可得也此帝所目擊而

太子可不早定耶如此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嗚呼已
爲憲宗子既越四朝夫豈有天下之分者踐祚十年年及
不惑猶以大利爲心靳於其子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
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漢文帝曰朕自任衣冠念不
及此故節用愛民惟恐不及其遺詔曰生必有死奚足甚
悲苟道此於宣宗之前得無望洋向若而嘆耶

判戶部有闕上欲以韋澳補之澳辭上不悅澳告其親曰主
上不與宰相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坐出帥
河陽

韋澳受知宣宗厚矣借使上自用已夫亦何嫌而澳以私
而不公寧忤旨外補亦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
父親擢爲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己意爲親非也百官必欲

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恩歸於我非也惟其公而已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故列于庶位者宰輔之職也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選非人主識別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故用人惟己者人主之道也

魏墓爲相議事於上前他相皆委曲暮獨正言上每嘆重之然竟爲令狐綯所忌出帥西川

正直爲諂邪所勝如此哉唐惟貞觀君子常勝裴寂不得與房玄齡並封倫不得與魏徵並宇文士及不得與王珪並此其所以致治也蕭嵩韓休並立休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嵩悲詞所傾陸贄趙憬並立贄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憬不言所傾李吉甫李絳並立絳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吉甫

柔媚所傾鄭覃楊嗣復並立覃以正直受知矣竟爲嗣復
趨退所傾李德裕王涯並立德裕以正直受知矣竟爲涯
順旨所傾魏謩令狐綯並立謩以正直受知矣竟爲綯委
曲所傾如是者十蓋七八此中智之士所以甘同於小人
冀獲其利至於變操守喪廉耻安行而不顧者也自人君
論之好賢不堅惡惡不著任賢而貳去邪而疑豈非主道
之甚病耶

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奏羨餘爲課績朝廷因而
甄獎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
諸鎮不寧皆由此也變故一生所蓄旣遭焚掠發兵費又百
倍然則朝廷何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
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論列
雖實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
奉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
庫然因私獻以爲公家費策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
餘之進累朝相襲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歛不
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而能致羨然後實之審如是將
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以削朝廷何自而稽之
羨餘之名存而甄獎之令在彼必曰此皆節省所得而非
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瘳不若禁絕羨餘
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又少損矣

河南北淮南大水徐泗漂沒數萬家

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

知漢將亡。龐勛亂。徐士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
淮南大水。而徐泗爲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地高明。悠久
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
目前災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或曰。未必然。或曰。天道遠。
或曰。縱或事應。必他人當之。於是置而不恤。至於國家敗
壞。則亦無如之何矣。唐之君臣。知儆畏災異者。絕少。宣宗
又致小康。其忽之也固宜。安知其子孫之被之也。

上長子鄆王溫。無寵。常居外宅。愛第三子璠。至滋爲其非次。
故久不建儲。及疾甚。密以滋屬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孺。王居
方。使立之。三人皆上所厚也。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出
之爲淮南監軍副使。元寶曰。何不見至尊而後出。乃道之。
至寢殿上。已崩。宗實叱責歸長等殺之。迎立鄆王。

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
不作鄆王居長不聞過失宜早立也以無寵故常居外宅
必欲立滋盍亦及時而定既慮越次則溫立何疑焉猶豫
留時斷之弗早一旦疾亟私以愛子密屬所厚中人不與
大臣謀之自以爲得所付矣曾纘息之未定同列意異者
變置移易於叱吸之間然則向來之不豫不公亂長幼之
序果何爲哉夫有一命之爵百金之產者必傳之子今富
有天下爲心雖子亦靳與之此不得已然後出口如以囊
褚間物竊相付與不亦惑之甚哉王宗實非能以正義推
奉長君蓋素不爲上所厚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
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愛子有愛而立之耶大抵
欲恩出於己則是非賢否不得不相反故王宗實立懿宗

之事不可不辨也

懿宗

唐紀

二年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宰相杜
棕受宣三相起公慶出斜封文書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鄽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欲以反法處之棕封而歸
之曰當於延英面請聖旨公慶去棕謂兩樞密曰主上新立
當先仁愛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習以性成樞密不自愛乎
二人曰當白至尊非公無人及此慚悚而退三相請宣意棕
無語皆惶怖棕曰無慮旣而開延英上甚悅

司馬氏史學尤精而通鑑去取有難喻者如不信子房引
四皓多取杜棕事迹之類是也唐中葉已後人君嗣世柄
在宦官習以成風固不使宰相預謀豈於事定之後責其

同異也。惟德宗信讒以疑似殺劉晏而開成之末內有憂
與故武宗怒楊李二相意不屬已然。一聞李德裕辨析則
亦中解無必怒之意也。況懿宗庸懦無寵不得立而得立
已出望表豈能於二年之久追記當時宰相不署監國之
奏乎。正使有此亦必自形色辭與杜棕相反復豈棕附語
於三中人遽能止之也。方宣宗疾革王歸長等受密旨立
夔王王宗實元寶知之徑至寢殿上已崩乃叱責三人
者迎鄆王而奉之文安得官官請鄆王監國之奏審欲治
當時宰相是援立者自以爲功則此旨當出於王才兩實
楊公慶又何預焉。是故以情理參究必無是事。特杜氏私
錄載僞以取名耳不可不辨也。

四年二月甲午朔上歷拜十六陵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虞恭宗廟孝思
不足又瞻展陵寢奉先之意亦勤矣以懿宗行之載於史
籍想其時味其事則若不相似然何也禍亂起於嶺南不
思弭息之道方且耽宴遊奉釋氏怠於政事所以嗣守洪
業者無其本矣顧乃僕僕數拜於墟墓間一日而徧十六
陵以是爲恭不亦末乎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
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耳能讀父
書而飲杯圈猶爲旣其文者若務本之道則不止是懿宗
當以耽宴遊之心而鄉問學奉釋氏之意而尊賢德變怠
惰爲憂勤革侈費爲節儉則雖不拜諸陵子孫之孝未失
也

五年三月彗出千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星名含譽蓋瑞星也

主大喜慶請宣示中外效諸史策從之

彗即字也字言其氣彗諭其象氛侵字字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春秋書彗字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則未有以爲瑞者也星孛而爲瑞則日月薄蝕雷霆風雹霜皆可以爲瑞矣後十年龐勛亂于徐泗東方騷然亂甫定而懿宗崩又五年王仙芝黃巢相繼而起毒半天下比其戡定唐亦亡矣禍之未然智者知之必思患以豫防患夫淺人朝不謀夕何暇爲來日計況十年之後乎是故諺亂名實以天變爲嘉祥取說人主楊收曹確爲相曾無格君警懼之戒反聽司天諂奏其孔子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歟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五百人每行幸扈從十餘萬人
賜予不可勝紀

天理人欲自微而著皆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聖王昭儉
德以先天下其效至於賞盜而不竊路遺而不拾魚鼈鳥
獸亦不可勝用強蠻悍狄亦不敢侵侮無求故也及侈心
一動莫爲防制於是酒池醢醢本於杯勺肉林暴珍本於
炙臠盆膏柱炬本於照燭文土繡木本於館宇優伶預政
本於絲竹帑廩掃地本於好賜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四
海困窮猶不足供矣故大禹以克勤克儉爲賢伊尹以豫
怠儉德爲訓未有放慢奢汰而能永者也宣宗有子長立
而不知教特以宴遊無度遂敗基業五子之歌所謂有一
于此未有不亡官刑之儆所謂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者

豈歟後世哉

上以樂工李可及爲左威衛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
六百員以待天下賢士雜流不可處也文宗欲以樂工爲王
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以兩朝故事別除可
及官不從

曹確之諫善矣而援太和故事請除樂工爲州長史何其
知一而不知二歟爲民上者必擇仁明士大夫然後所部
畏愛之今以樂工爲長史其麾下優伶皆唾手而起民其
謂何確之言曰文宗以樂工爲王府率用拾遺竇洵直諫
改長史夫文宗無聲色之好者也史稱其退朝惟以書史
自娛而且有此失則知史不得人隱漏失書之事多矣

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募兵八百人戍桂州六年不代

彦曾以軍帑空虛發兵費多更留一年戍卒屢乞代還不得遂作亂推龐勛為主沿江東下至淮南都押衙李湘言於節度使令狐綯曰徐卒擅歸爲亂以奇兵擊之可擒也若縱之至徐州爲患必大綯以無敕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可也

何以聚人曰財故省費節用恐窮竭而召禍也民無信不立故明約慎令恐欺詐而人携也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曾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江西南宣州軍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爲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况懿宗窮奢極侈所費不貲則歛財之方必又多岐州府調度僅足自給一有變故無以應之如徐州是也然則儉與信豈非爲國之急務乎令

狐綯事宣宗十餘年再世輔弼雖爾身在外及蒞事變必從權且向用李湘之言八百潰兵何足平者乃偷安便已忽略大謀唐有典刑豈容免責哉

勛攻彭城不移時克之囚彥曾殺戡等三人上表求節鉞崔彥曾有數百里之地爲之牧長資賦嚴密宋濟以寬文行刻害不濟以怨委任三將軍中懷怨而不知府庫空虛無以遣戍而不備又失大信於遠適久屯之士以此守常難乎其善後矣况當變故乎其囚殺於賊蓋自取之也

同昌公主適右拾遺韋保衡傾宮中珍玩爲資送未幾拜同

平章事

懿宗固駭矣韋保衡無知抑又甚焉右丞裴坦子娶宰相撈收女資送其盛坦怒曰破我家矣立命壞之已而收竟

以賄賂保衡躬自蹈之又以寵爲宰相是速自敗也是故懿宗愛其女而納諸後汰不節以禮保衡溺其妻而沒於富貴不制其欲皆不得其死天道虧盈固其常也

陝州觀察使崔莛以器韻自矜不親政事民訴是莛指庭樹曰此尚有葉何以言旱杖之民怒逐之莛渴求飲以溺飲之坐貶昭州司馬

人各有才而其用不同苟自知其所宜爲則無不勝任者崔莛爲民父母而不親民事猶朱而不赤墨而不黑是才不中器也則其以器韻自矜而遭部民汗辱自己求之耳亦可爲居其位不事其事者之訓矣

上荒宴委任宰相路巖巖奢靡受賂左右用事陳蟠叟因召對言請破邊咸一家可贍軍二月上問咸爲誰對曰路巖親

上因流蟠叟於愛州

古云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懿宗爲路巖而死邊威
爲邊威而死陳蟠叟蟠叟己之忠臣也邊威宰相之姦吏
也其輕重類乎人主固不可不信委宰相在得其人則雖
昏荒暴虐如齊高洋者苟得一楊愔猶足以免其身己既
不親政事而以大柄授之匪人之人也又務營私而以心
腹託之臺隸於是貨賂上流官必諧價公道壅塞紀綱紊
亂而不可支持之勢作矣

路巖韋保衡言康承訓討龐勛時逗遛不進不能盡其餘黨
又貪虜獲不時上功貶思州司馬

一康承訓討龐勛勛績茂焉當其時不聞逗遛之事勛既平
亦無餘黨不盡者朝廷已頒賞典矣而路韋二相復治之

史雖不詳其事以愚度之二人慍賄之不至也于時貨賄公行嚴保衡爲臧首承訓必自以有功當得故不通餽謝既累月矣嚴保衡以爲終不我與也赫然而怒誣以罪惡觀其奏語曰又貪虜獲不時上功二人之情實於是乎在夫蔑人大功而怒其無貨納于重典而竄之遐荒快意一時從自及也豈不爲後來之戒哉

國子司業韋穀告郭淑妃陰事上大怒杖殺之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產曰行無越思不學之人固不知此矣韋穀裕身爲師儒是由文學選宜亦讀聖人之教何乃從事於告訐耶懿宗殺之淫刑甚矣淫刑人能譏之穀裕出位而言又言非所宜言得無罪乎

遣使詣法門寺迎佛骨導衛之盛過於郊祀上御安福門接

膜拜流涕霑臆

異端之難破習俗之難回也重以賢祖宗倡之則庸子孫無責矣人莫懼於死元和迎佛骨未幾有晏駕之禍以比警之宜其悚然而止乃甘心焉至於膜拜流涕苟非悲悼感心何至於是以見懿宗年齡之近促矣

韋保衡以劉瞻于琮先在相位不禮於己譖而逐之

史之言如此以愚觀保衡非爲劉于不禮於己也直以寵其妻故爾于琮亦尚主亦爲相然前朝姑氏也是以保衡怙帝嬖之愛不欲廣德主出同昌之上而劉瞻則以諫繫鑿家取怨爾身居輔相國家安危生民休戚係焉其好惡喜怒乃皆爲妻而發以此求全天理所不容也

僖宗

唐紀

以劉瞻爲相瞻之貶也劉鄴有力焉至是懼延瞻置酒瞻歸
而薨

劉瞻之死其猶費律待郭循之失不得同郭尚父見魚朝
恩之量歟劉鄴與韋路爲黨瞻豈可與之同朝論其罪惡
顯逐之可也既不能然又開懷不疑以蹈不測此世俗以
推慧無智爲推誠者也然則死生無定命乎曰瞻之死與
立乎巖墻之下斃乎桎梏之間者相去幾何孔子於沽酒
市脯猶且不食季康子饋絜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乃飲仇人之酒難以言盡其道而死矣

上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繼懿宗奢侈用兵之
後連年水旱盜賊蜂起

懿僖之間天下已亂宰相韋保衡劉鄴趙隱雖不能大正

人主之終始蓋出次策與兩中尉公議之曰政事不修中
國多故若立長而賢者非惟宗社之福實與南北司交有
所賴必欲贊私立少若涉淵水求濟難矣臣官中豈無忠
智之人聞此語亦必悚然更慮而宴安寵祿了不預知至
使僖宗以十二歲兒踰越四兄蠢然尸位遂以亡唐古人
所謂焉用彼相者其歟隱保衡之謂耶

秋七月蝗自東而西蔽日所過赤地京兆尹楊知至奏蝗不
害稼宰相皆賀

治世不必無螟蝗亂世不必有之故古者修去蝗之政至
於人力不克亂雲氣蔽日月所過赤地則兵起大亂之兆
不可不畏也王莽末年如是矣僖宗時小人盈朝觀此大
異反稱吉祥下拂人心上致天怒安而行之國之將亡諂

諛佞偽更唱迭和蓋人妖也尚何物恠之察耶

四年十月鄭畋王鐸盧攜爭論用兵於上前畋復上䟽論之上不能決

自去年十二月三相論用兵遣將至是一年上曾不知所從違廢置及其究也賢不肖俱休而兩罷耳目所及尚且如此安能折衝於千里之外耶僖宗諸相幸有鄭畋若專守其策以討賊之任付崔安潛張自勉李瑒三人賊必可平矣雖然秦有趙高而後關中兵起漢有十常侍而後黃巾賊作正使畋計得行芝巢破滅而田令孜在內與僖宗如一人畋獨且奈何哉唐亦必亡而已矣

振武節度使李國昌之子克用勇冠諸軍兵馬使李盡忠等心附之會大同防禦使段文楚減削軍食又用法峻軍士怨

怒盡忠帥牙兵攻執文楚請克用爲留後克用令軍士乃文
楚食之表求勅命朝廷不許克用據雲中朝廷以國昌爲大
同節度使國昌得制書毀之與克用合兵攻陷遮虜寧武奇
風等軍

子爲逆亂父請討之可也未有使其父討其子者正使石
碯亦必假手於人不親其事也大同之命朝廷可謂不能
推恕以處事矣激而生變又興討伐之師曷若審慮於始
耶夫淺中暴悖之人則無所爲而作亂若英雄豪傑必蓄
智韜勇以待事變而不肯輕發也是役也段文楚激之於
下朝廷激之於上固李氏父子欣逢之良便矣文楚前爲
邕管經略嘗罷三道戍兵取其衣糧自募土人禦蠻寇所
募纔得六分之一而隱其餘直於是邕州爲賊所破文楚

親罹其患餘習不悛又施之大同減削軍食以致怨怒州
既爲人所奪身又隨而菹醢故徧觀小人之聚斂者非能
於天時地利之外不取諸人而能有也小則喪軀大則亡
國故聖人切以爲戒也

上以羣盜爲憂王鐸請自督諸將討之乃以爲荆南節度使
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木之枝葉病必其根與心先朽人之四支辟戾不爲用則
元氣不足以及之矣京師者諸夏之本也王鐸憂賊而不
治其本雖三相並行諸道兵盡發不能已亂祇以滋之耳
無亦力爲上言官擅政綱紀紊亂將帥顧望不肯盡力
若有開牒格去非心治自內興外患弭矣不然與其無益
曷若奉身而退之爲愈也

高駢請自大庾趨廣州擊黃巢黃巢必遁走乞敕王鐸盛兵
等昭桂梧州之險不許

高駢舊在嶺外立功知其地利乘其威名正可用之時所
建白者良策也王鐸爲都統近在荆南又應接之便也而
朝廷不從則亦摧沈巨盧瑑昧於制勝之道且爲宰相而
不知兵輕用人國以致傾危安得專歸罪於此司哉凡人
才氣當及其鋒而用之高駢既不得所請又移鎮淮南知
朝廷不足稟畏其精銳亦自銷喪不復能振矣

劉巨容擊敗黃巢巢渡江東走或請窮追巨容曰國家喜負
人有急則存撫將士事寧則得罪不若留賊爲富貴之資

巨容所言國家喜負人者殆見昏君暗朝之事而不知明
良之遇君主之契耳彼立功而致敗不克保終者往往有

以取之若謝安裴度之徒蓋亦稀矣夫食人之食則事人之事棄人之車則憂人之憂解后有成適足塞責而必望非分之報少不如意則生怏怏之心此臧獲下陳之見耳若巨容留賊以爲富貴之資是又以鷹犬自期也若審此數盡力殄賊恩榮立至爲唐勳臣顧不賢於蒼寇自封之醜耶一念不善縱賊挺禍他日無辜斃於奄君之手非不幸矣

國昌克用北入遼靺居于陰山赫連鐸賂遼靺使取之克用知之與其豪傑飲酒言曰吾得罪天子願效忠而不得黃巢北來必爲中原患天子若赦吾罪得與公輩南面立功不亦快乎人生誰能老死破磧耶遼靺知其不留乃止

是時黃巢方寇江左猶未入淮南李克用寄身陰山之後

相去五六千里中間州鎮不一而知巢之動靜則其經營之略耳目之遠爲如何天下未嘗無才才無華夏之異金日磾李光弼皆有大功於王室者也而唐失之於克用向使早得而使之東南之寇何足平哉其與達觀言者人以爲孫辭避禍非也實言其志耳惟實故達觀信之詭詞爲貌可暫而不可久非辱則殆及之矣

田令孜聞黃巢已入關恐天子責已歸罪於盧攜貶太子賓客攜飲藥死

常人銳始而怠終若持志之士則老而益壯蓋志立則不衰可衰者血氣也故三軍衆矣而有可奪者謂帥也匹夫寡矣而有不可奪者謂志也元稹盧攜初年奏疏其意氣豈不壯哉終自浼於北司義理不勝利欲爲主其意謂媚

竈可恃以安也不知以勢合者勢傾則離以利合者利窮則散故揚收雖叙宗於玄价終有賜死之刑盧攜雖無忤於令孜終有飲藥之厄而交結匪人耽於寵祿者猶不以爲戒也

巢兵尤憎官吏得即殺之

武王伐紂稱古人之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然則斯道也其來久矣奚爲後予欲其后也如此時日曷喪惡其讎也如此長吏民之父母又曰師帥仁義訓治之責備焉古之時有爲縣令報仇者有爲郡守雪耻者有從其征役饑凍而不忍去者有不忍其敗就戮而無二心者今乘車戴冕至爲人怨疾甚於虎狼虵虺何以致之哉雖曰盜憎主人此非民之常情也民有常情愛之則懷惠之則歸耳而

暴官虐吏每以百姓扞頑爲說椎剥困苦如恐弗及罔不
小大好草竊姦究於是天下之心冰解凍釋不可收拾爲
官吏者無逃生之路矣

張直方多納亡命匪公卿巢殺之

張直方爲金吾大將軍而迎黃巢旣臣之矣而又納亡命
匪公卿是將圖巢歟抑有他志歟有他志者與巢何異將
圖巢者曷若從駕而出圖功於外乎反覆如此爲亂而已
矣其見殺也宜矣

張潛嘗拜田令孜令孜召朝貴飲潛耻於衆中拜乃先謁之
令孜言曰令孜與張郎中清濁異流旣慮玷辱何憚更改今
日於隱處謝酒則又不可潛慚懼無所容

張潛才氣亦有過人者觀其教李康奉糗糧於行在責王

敬武效忠於朝廷其與庸遠矣卒之功名不立何也急於
自售行事反覆故也凡宦官之收士大夫必屈服之或爲
門生或爲父子以要其不叛張濬下拜旣委質矣而畏人
之知抑何異於掩耳盜鍾使其抑欲制心克忍克慎豈不
以其才氣表見於當時哉故賢達有言富貴易得名節難
守又曰富貴有命枉道以求徒喪所守自古如此者可勝
數哉

鳳翔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糧饋不繼還襲府城節
度使鄭畋語士卒曰行軍苟能滅賊亦可矣乃以留務委之
即日赴行在

人固有能謀而不能爲者鄭畋是也畋爲僖宗畫命將之
策視諸相爲賢矣及其當大政身任討賊乃不知居重馭

輕而倒扶太阿又不知和衆豐財而士有饑色坐被襲遂何耻如之此用之者違其才而畋不審己之過也

高駢好神仙信用方士呂用之熒惑百端有同兒戲

方士眩人夫抵如文成五利張果呂用之所言智者固不惑矣而漢武非愚人也及其惑也如嬰兒之未孩易耳目而不知則方士眩人之言有不可不指摘庶後覺之易悟也凡言天仙降格者若其果然則其服食器用宜非世間所有然後可信今竒恠其字而不舍筆墨崖險其詞而不離俗意或至書之縑綺藏之隱僻終無足異者甚則震雷揚火御杯勺散肴核聞然如有聞乃不出於旦晝之時皆在夜昏之後帷幙之中有人爲之迹非世所無之物也由是論之孝武之蒿呼與夫壇祠彤響及明皇空中告語

崔浩天人接對等事皆以自誣又以欺世至呂用之益踈矣然高駢方日夕跨木鶴以俟其飛固不能辨天上之無銅劍與青石也愚智紛紛同爲謬悠可付一笑耳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駢攘袂大詬表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

高駢立功安南建績成都其才有足用者一旦桀驁犯上無忌則由在鎮海日請討黃巢朝廷處置失宜遂生侮玩之心耳是故處之得其道雖悔可以爲功處之失其道雖利反以爲害僖宗答詔責駢獨使鄭畋爲之何也以畋與駢素有隙也駢旣失臣禮夫豈語言可下畋爲輔相無亦思制馭之道而順旨不辭因逞其忿遂使王言有類相詬不亦辱乎陳敬瑄勝邛州凡阡能黨皆不問未幾邛州申捕獲阡能叔

父行全家三十五人請準法孔目官唐溪曰此必有故詢其所以然果刺史求行全良田不得故恨之行全密餉溪金百兩溪怒斥使去

所謂亂者宜然而不然不宜然而然也宜然而不然故孔孟窮爲旅人不宜然而然故莽卓貴極卿相撥亂者反之而已人各當其分物各止其所則亂者治矣唐溪明足以照茲智足以守信廉足以裨身若使處敬瑄之位卽能韓秀昇楊師立之禍何自而起矣由是觀之自古衰世人才之易地者豈特一唐溪哉經世之人所以汲汲於求賢惟恐不聞良有以也

李克用進屯沙苑敗黃巢之牙揆王鐸承制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田令孜欲歸重北司稱鐸討黃巢久無功卒用

楊復光策召沙陀而破之制罷鐸兵柄令孜以建議幸蜀爲已功令宰相共請加賞上以令孜爲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

召李克用雖楊復光之謀用其言而出墨勅則王鐸也是時克用初一小勝賊殊未憖而田令孜遽行私意還遣元帥但欲歸重北司其視國家危殆曾不槩於心故剝餘之人慘忍忤害如此僖宗年漸長矣不知蒙塵之辱宗社之憂反以播遷歸功勅使嗚呼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雖然以憲宗英明寵一吐突承璀自其爲太子時終身不能去於僖子何誅

時民間無積聚賊掠人爲糧河南數十州咸被其毒

瘠地寒鄉其人儉嗇其受禍每輕四通五達之衢舟車商

賈之會土沃物阜民俗汰侈其受禍每重江淮荆襄自代
宗末漸罹兵革其後裴甫王郢黃巢秦宗權相繼殘戮重
以藩鎮擊兵及各有分地然後少止數十年間所殺豈可
以數計哉故善卜居者甘乎寂寞之濱善爲生者不以富
貴爲子孫累處亂世而能貧庶乎其可免矣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以陳敬瑄權盛心不能平敬瑄遣高仁
厚討韓秀昇也語之曰成功當奏以東川相賞師立聞之怒
曰彼此列藩何得以我疆土與人田令孜恐其爲亂因事徵
之師立不受詔舉兵以討敬瑄爲名

陳敬瑄妄作勿論可也而楊師立何其蔽歟是時天子在
蜀若高仁厚受命而來爲人臣者無以有已安得據城而
拒之爲師立者聞敬瑄之言表請入朝可也比仁厚立功

以州讓之可也智不出此乃爲反逆而死由以外物爲重昧於取舍去就之義夫烏知兩臂重於天下哉

黃巢圍朱全忠於汴州全忠告急於克用克用破巢走之營于城外全忠固請入城置酒禮其恭克用使酒語頗侵之酒罷楊彥洪與全忠謀圍驛而攻之克用僅免全忠誤認彥洪爲克用而殺之克用明日移書責之全忠復書曰前夕之變僕不之知朝廷自遣使者與楊彥洪爲謀彥洪既伏其辜惟公亮察克用還晉陽上表請討全忠優詔和解之克用終鬱鬱不平

晉汴交惡失自克用始克用固全忠所忌也然新敎其危解其困全忠雖欲圖之必未敢發其固請入城特欲示勤厚仰謝惻耳而克用不謹於禮無古者諸侯相見之儀乘

酒使氣以語侵之激全忠禍賊之心而召其兵全忠失矣
克用豈爲得乎克用旣得免宜爲書與全忠曰茲者遠赴
急難苟免曠敗敢圖高誼館穀加勤而鼯鼠飲河過於杯
勺笑語卒獲昧乎古人之戒不知其郵有失溫恭之道至
煩督過深用愧懷將佐有言思雪憤耻各由涼德違敢修
怨方天子播越宗社阡危乃忠臣畢命之秋義士捐軀之
日克用才雖鄙劣志思奮勵公若宥其脫略使得自新延
首勤王之師願與同盟之後楊彥洪忠於所事諒匪私仇
黨加刑誅祇重吾過敢布腹心惟公實圖利之即整比軍
伍而去如此一舉而天下之譽歸晉陽矣乃不省已失力
校紀者拏兵至死志不克伸惜哉

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鐸過魏州侍妾成列服御鮮華如

承平之態節度使樂彥禎之子從訓伏兵殺之掠其資裝侍
妾而還奏云爲盜所殺

古人有言匹夫懷璧不可以越鄉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淫王鐸犯此其及不亦宜乎鐸在相位不明是非乃同盧
攜而沮鄭畋信裴渥招賊之謀莊宋威欺罔之罪一年之
間使賊大熾又爲南面都統又不能式遏黃巢更生劉漢
宏一寇然則謀議乖刺施置乖方政之所殺多矣晚而蹈
禍亦豈特驕奢汰侈之罪哉

李克用進逼京師天子幸鳳翔克用表請還宮誅田令孜令
孜劫上幸寶雞宰臣皆不知明日孔緯追及乘輿上使還鳳
翔召百官時令孜弄權再致播遷天下共忿宰相蕭遘以令
孜在上側辭疾不往帥百官上表請誅令孜及其黨韋昭度

遣召朱致迎駕致亦惡令致遂與克用合追逼乘輿上幸興
元致還鳳翔欲立襄王煚遣拒之致脅百官立之使遣爲冊
文遣辭致自加侍中以遣爲太子太保遣稱疾歸永樂

天子蒙塵雖外諸侯猶當奔問官守况輔弼大臣任耳目
股肱之寄者乎由令致自上爲親王時有寵旣即位擢爲
中尉付以政事于時蕭遣未顯用也及乘輿播遷至古綿
遣自工部侍郎拜相其可爲不可爲盍於此有決乎如以
國步顛危不克負荷則力辭不拜可也如以人臣之義事
不辭難則死生以之可也今日之令致猶前日之令致豈
前日可與參決萬微今日惡其在上左右乎且已未嘗爲
上極言令致敗國致寇之罪亦安可望帝自悟而悻悻不
從乎故召朱致雖曰奉迎車駕而車駕實由此危殆矣雖

辭撰冊文不從朱玫廢立之謀而亦受其宮保之命矣處
君臣之際如此乃辭疾歸永樂如他日何

王行瑜殺玫王重榮殺煚車駕還鳳翔詔誅偽宰相蕭遘鄭
昌圖裴澈時朝士受煚官者甚衆法司皆處以死杜讓能力
爭之免者什七八

蕭遘之罷固可以死方之鄭昌圖裴澈則有間焉宋氏謂
宰相孔緯與遘有隙劾其僞署而殺之緯遘何階豈以上
在寶雞遣緯召百官而遣辭疾不見以是爲憾耳雖然遘
有拒朱玫之言有罪狀田令孜之奏有不撰僞冊棄官歸
永樂之節若裴鄭則身相襄王其事有間矣杜讓能爲餘
人力爭而不爲遘區別惜或以愚考之遘之死由田令孜
韋昭度非由孔緯也遘在鳳翔與百官罪狀令孜并及昭

度請誅之至是被誅則田韋意也昭度結宦官得爲相此讓能所以不能救歟

高駢將畢師鐸秦彥攻駢城陷囚之

高駢早有功伐據江淮膏壤走集之地財富兵強進可以師相文獎王室退可以保土宇修職貢爲強大諸侯而不失臣節誰能禦之顧惑一二方士至於滅士是故君子之事其心不以一物自累衣服飲食不得則不生猶直寄焉餘可知矣虛明正靜可以監天地照萬物何往而不裕不然衛懿公好鶴曹伯陽好田唐莊宗好優皆足以凶于家而害于國况神仙不死之說英主尚未能無惑高駢愚人也可自脫哉

張全義據東都詔以爲河南尹東都喪亂之後僅存壤垣白

晉祿地居民不滿百戶全義於麾下擇十八人材氣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招懷流散勸之樹藝出無租稅歸者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數年之後漸復舊制桑麻蔚然大縣勝兵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遂成富庶焉

破殘之餘撫民之效如張全義之在洛邑成汭之在江陵楊行密之在淮南其始至之日與十年之後戶口有百倍之增其事皆目前易爲者夫人能爲之而三人獨能成其功則有異矣使當時必其戶口之增田畝之闢租稅之入衆建官司分餉軍屯一切科歛皆不得免如承平時則雖十八縣皆以全義爲令長沒世而無功也惟無是六者爲民害民所以歸之比及奏置令佐強者勝兵則以富庶之

勢與衆同欲不得不然者然則荒餘之地久而不復惟深
監六害而已矣

楊行密圍秦彥畢師鐸益急彥恐駢黨爲內應殺駢并其子
弟甥姪無少長皆死行密聞之帥士卒縞素向城大哭三日
高駢之在成都殺突將也夜掩捕之老幼孕病無免者嬰
兒或撲於階或擊於柱號呼震天死者數千人有一婦人
臨刑戟手大罵曰高駢汝無故奪有功將士職糧激成衆
怒幸而得免不省己自咎乃更以詐多殺不辜天地鬼神
豈容汝如此我必訴于上帝使汝他日冤抑汗辱驚憂臨
恐舉家屠滅如我今日至駢晚節一如婦人所言或謂此
豈非佛氏所謂輪迴果報者乎曰似之而非也易曰積善
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出乎爾者

反乎爾者也。積善有慶是矣，而曰餘慶積惡有殃是矣，而曰餘殃。蓋積之既久，則末流必多，故有虞之子不肖而陳、齊享祿，商辛之後有國而祿父再亡，可見殃慶之必餘也。若駢所得猶未足以償數千人之怨，纔足見天道好還之不差忒耳。若夫輪迴之說，謂死於此生於彼，今世爲人後世爲異物，負冤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則無是理也。駢感用之使一方塗炭，楊行密雖其巡屬起兵赴難於義，已得又能率士卒縞素向城哭三日，雖非其誠，于以收揚人之心，委秦彥以罪，亦假仁之舉也。

呂用之之歸楊行密也，給去有銀五萬錠，埋於所居克城之日，願獻之。旣而無之行密斬之，發其中堂得桐人書，駢姓名於背，桎梏而釘之。

畢師鐸破揚州即日杖殺諸葛殷殷之罪未及呂用之之
十一也而楊行密久留不殺何也用之之敗詐爲高駢牒
牒行密爲行軍司馬又以其衆迎之于天長此行密所以
不殺殷夫天下之惡一也用之既誤高駢有如舉城以授
行密行密亦當數其罪惡肆諸市朝以謝揚土乃受其私
己之意而容貸之及責餉不效然後施刑向使得金其勢
必將不死是行密喜怒生殺皆以利夫豈仗大義圖霸業
之道哉桐人桎梏世所謂祝詛厭禱巫蠱之類或見高駢
受誅必以爲驗彼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又誰詛厭之哉
然女子小人冒疾險很或出無聊之計者鮮不以此自夷
而人主亦多惡之苟明乎理則不惑矣

三月戊戌朔日食既癸卯上崩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屬

望觀軍容使楊復恭立保第壽王傑與中尉劉季述迎於六王宅

日有食之既人主晦昧之象也越六日僖宗崩然則僖宗昏庸亦可比之日乎曰天下一家四海一國僖雖昏庸固君父也雖然日有食之既而帝尋崩非儆戒可及天意若曰唐德將終此其符耳甚哉宦豎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思安其身惟賢君可恃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之能保耶楊復恭劉季述至是盡從中外之望推奉吉王以輯寧邦家而必贊私立少欲思出於己雖偷安目前禍不旋踵是不獨喜亡人之國亦喜自亡其身中人視此亦可審擇而慎處矣

昭宗上

唐紀

羅弘信擊樂從訓斬之與父彥禎皆梟首

王鐸之禍樂從訓爲之彥禎知而不治又爲之隱而以盜
奏乃同情也至是父子皆不免則好還之明驗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人怒於下則天應於上未嘗差忒顧有久速
參差之不齊耳其可忽諸

楊行密擊趙鐸擒之朱全忠與鐸有舊求之袁襲勸行密斬
以遺之行密從之未幾襲卒行密哭之曰吾好寬襲每勸我
以殺此所以不壽歟

謀議在人斷其可否在己行密知殺之爲非而從之是亦
好殺也安得以寬自居高霸等四將及其下數千人無罪
而殲之畫策者袁襲也伏甲者行密也於趙鐸亦然故襲
雖不壽而行密嗣子不延豈非好還之明效耶

將祀圓丘故事中尉樞密皆襴衫侍從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今有司制法服禮官不可上曰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於是宦官始服劔佩侍祠

僭亂之事未有不微而著故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臯陶曰五服五章哉傳說曰惟衣裳在笥襴衫內侍之常也易以賤服則恐其生怨無故而與之法服是假以器而躋之於是有爲師傳封王爵特未有稱帝者耳昭宗所謂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禮此特辯慧小數禦人以口給不知從權之夕習以爲常又安可復取也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爲階

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濬以功名爲己任自比謝安裴度李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

曰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上問以當今所急。濬請強兵以服天下。上於是廣募兵。會朱全忠請討克用。舉朝不可。濬力主之。

正其身然後能格君。其君正然後能定國。治世者衆正之積也。張濬以謝安裴度自比。是有意於佐時。君平偕亂也。而先結揚復恭後附田令孜反覆二豎之間。東山綠野豈有是乎。不自省已。恨人之議之。顧欲強兵以力取勝。此呂政項羽所不能行。濬何獨能之。唐室之勢至于懿僖亂則甚矣。而亡形未必成。及昭宗辨急輕佻。欲速見小利。始任張濬。終任崔胤。於是唐亡。可決向使王搏杜讓能韓偓諸人獲輔初政。久於其位。亦必維持國勢不至疾顛一相之任其重如此。

上曰克用有興復大功奈何攻之孔緯曰陛下徇一時之體張濬建萬世之利上龜勉從之曰付卿二人毋貽朕羞

昭宗即位至是三年外諸侯雖擅兵相攻未有問鼎者及張濬伐河東不勝然後侵叛四起昭宗坐不安席非外諸侯幸王室敗而然由朝廷不分曲直倒置是非有以召之也李克用訴全忠曰他日必爲國患全忠訴克用亦然兩造之詞固未易折以其事觀之豈不明哉克用有興復大功昭宗自言之矣苟非叛逆尚將十世宥之乃偏聽全忠之訴力主張濬之謀僥倖成功天理人心皆不與也其敗宜矣故辨別是非審錯曲直使各當於理乃治天下銷禍亂之要術也

克用上表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破寵勛剪黃巢興襄王

存易定致陛下今日冠通天之冠佩白玉之璽未必非臣之力也若以攻雲州爲臣罪則拓跋思恭之取鄜延朱全忠之侵徐鄆何獨不討賞彼誅此臣豈無詞今張濬旣出師則難束手已集兵五十萬欲與濬格鬪若其不勝甘從削奪不然方且輕騎叫關領首丹陛訴姦回於陛下之宸坐納制數於先帝之廟庭然後自拘司敗恭俟斧鑕表至濬已敗朝廷震恐

克用之表詞義直矣禮則不恭曷不曰臣父子三代受恩四朝憑仗威靈遂展微效茲者宰臣授鉞禁旅就行濟河而東遠賜薄伐臣引咎自省蓋有端倪良以拓跋思恭擅取鄜延宣武全忠兼併徐鄆見其受賞失在效尤遂攻雲州冀免誅責朝廷公道惟賞與誅賞之所加豈畏強大誅

之所及豈幸寡弱竊以虛辭事父大杖則走不敢與藩格
聞姑欲避其銳鋒躬率將佐前近京闕黨蒙開宥察其精
神方且輕騎叫關頓首丹陛許茲回於陛下之辰坐納制
敕於先帝之廟庭自拘司敗恭俟斧鑕如是則情文兩盡
無可疵矣

夏四月有星孛于三台東行入太微長十丈餘赦天下

天人之際精祲相盪善惡相推天變見乎上則人事動乎
下人事失於下則天變作於上所以然者天人一理上下
同流故也是以爲君者必修大人之德以居天位先天而
天不違則感之者順也後天而奉天時則應之者正也如
是則日月星辰之行風雲霜雹之降雖有舛逆乖戾而不
爲咎矣昭宗三年星孛于三台入太微三台宰輔也太微

帝庭也其象著矣其告戒切矣使君相仰而察俯而思各正厥事欲銷去之禍之來也庶可禦乎乃徒以赦令襮之惡人若焉良民病焉於是上帝震怒不復可解而姦雄好利之人各勵其芒氣以掃王室如彗之爲矣

楊復恭專制朝政上惡之出監鳳翔軍

中臣憑恃近君又有兵柄是以恣橫謂人無如已何然未
有不自屠者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之在前田令孜楊復
恭劉季述之在後孰能免乎復恭總宿衛制朝政假子皆
爲藩方又養宦官子六百人皆爲監軍植根固矣家計立
矣而昭宗一日罷之曾無難者然則向之所爲特徒然耳
曷若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之爲美歟此可爲中人之永監
矣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有軍士
王先成度諸將惟王宗侃賢乃說之招安流離禁軍士虜掠
條列便利七條宗侃以白建建大喜從之明日威令赫然歸
者如市

古人所以廣取士之路者爲賢才難知恐其遺也賢而見
遺無與安邦國才而見遺無與立事功是故或取之耕或
取之釣或取之築或取之市或取之商賈或取之屠肆或
取之獄或取之讎或取之盜賊或取之夷狄或取之異教
或取之走卒或取之胥吏或取之工技其廣如此然後賢
才不在下而皆在上賢才在上則下受其賜亂無自起矣
觀王先成之言蓋王建與其將佐智思所不及者一日得
之遂不用兵而下一州然則人才之隱伏於塵土草茅可

勝計哉是宜表而用之俾盡見所長而建不能文忌人勝已宜其所就之狹劣也夫古之人取賢才之道如彼其不拘而或者顧欲以詞藝任子兩途以得天下之士彼有實用而不能爲文者地寒族冷而無由自奮者必待詞藝任子則所遺多矣

邢洺磁州留後李存孝以無寵於克用潛結王鎔朱全忠上表以三州歸朝乞賜旌節及會諸道兵討克用詔許之節不許會兵

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張巡以此責尹子奇者也欲教事君先令順長陸贄以此語德宗者也不能事上何以使下張濤以此下王敬武者也李存孝雖非克用真子固爲父子久矣一旦叛父請兵討之將何有於君昭宗囚其使却其

表下詔訓勵仍責鎮汴以不當結納之義一舉而克用心服鎮汴內愧存孝無所容而綱紀振矣今雖不許會師而賜之旄鉞是教子叛父也子可以叛父臣獨不可以叛君乎故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王建屢請誅田令致陳敬瑄朝廷不許建殺之上表曰開柙出虎孔宣父不責他人當路斬蛇孫叔敖蓋非利已

公道在上其下服焉治世也清議在下其上惡焉亂世也清議者公道鬱而後有公道者清議達而後行是故賞罰者人主制世御俗之大柄不可以失焉者也田令致敗亂國家陳敬瑄敗亂藩鎮置子重典誰不謂然朝廷旣不得而治之會王建有請當亟出詔書獎其爲國督姦之士而許之豈不賢於建寧殺而不請哉而猶且不許倒授之以

招開匣出虎之譏昭宗宜斷而不斷之過也

唐肅刺史蔡儔發揚行密父祖塚行密攻斬之左右請發其父祖塚行密曰何爲效之

父祖塚見發人子至痛之情也攻儔斬之然可釋矣堂稱其犯而報之然後快是自爲寇也向使不得儔而泄然尚不當效尤況已殺之乎行密於是知孝道輕重矣宜其能駕馭羣才而霸有一方也

李茂貞上表及遣杜讓能書辭語不遜上怒欲討之讓能力止上意益堅官軍大敗茂貞進逼京師上以讓能爲解賜之死加茂貞中書令

李茂貞惡杜讓能在昭宗左右故爲不遜以激怒之讓能能忍矣而昭宗不能也是以墮茂貞計中向若答以優詔

申諭理義朝廷帖然無討伐之計彼亦何辭興亂必不得已嚴備謹守召接於河東亦足以制之矣昔成王生於富貴坐于太平非有艱虞憤懣于心而知處事之道曰必有其乃有濟魯昭公高貴鄉公唐昭宗皆在屯難中乃忿忿焉不相時不度德不量力行其褊心奮其淺謀不旋踵而亡何他人之咎歟

鄭絳好詆諧爲歇後詩上以爲有所蘊命以爲相堂吏往告絳未信吏曰特出聖意絳曰果如是柰人笑何旣而賀客至絳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讓不獲乃視事人當事任常苦不自知及臨富貴常苦不自喜小人敗國大抵坐此鄭絳則自知矣使其力辭不拜豈不遠過張遷朱朴崔胤之徒勢利誘之其中怵焉冒利而忘義此固

人常態也其言曰如人笑何若力辭不拜誰得而笑之故
爲利爲義一念之頃反覆手之殊雖君子不可不致慎於
此也

晉書晉政重歛以充貢獻饋遺甲天下朝廷以爲忠官至司
徒爵郡王昌求爲越王不得愠曰朝廷負我遂謀稱帝

人臣竭忠亦效至言宜勤勞適足以酬塞秩祿智計而不
效勤勞而無成不特爲秩祿羞且當請責焉稍有功庸即
覲賞報已非君子之存心況於歛民財貲國爵乎夫竭萬
人生養之具而朝廷受其餌易一身富貴之榮而朝廷從
其欲怨出於民謗歸於上雖寵利恩私隨事而至然將何
以任之今夫秩祿逾分而不克堪而窮凶極惡任夫不可
任者天人不與有禍無福必矣如不謂然曷不以董卓竇

憲梁冀等昌之徒監之哉

上以郊畿多盜有踰垣入宮或侵犯陵寢者令宗室諸王將兵巡警南北司用事之臣恐其不利於己交章論罷之

昭宗欲使諸王將兵雖非上策若大臣協計則禁衛將壯外可以懾藩鎮內可以制中官矣北司不便可也而南牙亦請罷之何也此必非陸希聲韋昭度之謀直崔昭緯與邠岐爲腹心耳小人姦邪視人主昏明剛柔而作止者也李克用有勞於王室則伐之杜讓能爲國忠計則殺之李順節出死力去大奄則戮之然則人臣何所恃於君父哉崔昭緯之於邠岐崔胤孔緯張濬之於武宣蓋懼此也諸臣之罪固大矣致其如此者誰歟故君不君則臣不臣春秋之義所以端本而清源也

克用上表稱王行瑜韓建李茂貞誦兵犯關請討之行瑜等大懼茂貞上表請罪上令克用止赦茂貞併力討行瑜

昭宗謂不臣之狀行瑜爲甚者據李谿羅相又同昭緯殺殺此二役也行瑜信甚矣然李茂貞求招討使不得遣杜讓能書陵蔑朝廷繼又上表譏誚昭宗尋即稱兵脅誅宰相此三役也皆在行瑜之先然則不臣之狀茂貞爲首矣克用於邠岐同華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耻故仗義而來昭宗不明又任術數陰疑克用偏黨茂貞他日困辱凶終蓋始乎此謀矣

克用既斬行瑜上表請乘勝遂取鳳翔上謀於貴近或曰茂貞復滅則沙陀大盛矣乃詔優克用患款而言不臣之狀行瑜爲首今日當休兵息民克用乃止

朝廷力足以禁暴誅亂固不藉勢於外諸侯不然固賴一二賢藩爲股肱之助昭宗胡不虛心泛觀諸方逆順之迹功罪之狀當是時孰有賢於河東者斷自己心付以兵柄使之討伐叛侮則朝廷之勢重矣乃用僂浮輕狡之心以待輸忠效力之臣克用獻策至于再三略不省悟貴近一言則應之如響自此王室有難亦無顏面告于河東克用亦不復入援矣或讀昭宗史見其顛躓危迫未有不動心與嘆者推原其故乃皆自取亦不足悲也

崔昭緯復求救於朱全忠遣中使追及斬之中外稱快

天子內臣無外交朝于諸侯春秋貶之交私議論漢法誅之況結強藩以爲援劫脅朝廷禁制君父乎此義也愚不容有不能知姦人則固不肯守所以然者計利害也王室

微方鎮盛政在奄寺陵駕縉紳不外有所倚何以保其身
安其位小人趨利避害自以爲得矣使其永利而無害其
何善如之惟逆理也故所欲未遂所惡已及是故盧溝之
結高駢崔昭緯之結王行瑜李茂貞張濬崔胤之結朱全
忠雖燁燁俄頃間如槿花石火未充把玩而誅夷勦族有
不可勝受之酷然則向之求全者乃所以自滅也或曰杜
護能王搏皆賢者而亦不免何歟曰賢而事昏亂之朝固
有不免之理矣儻如韓偓司空圖者又豈有此患耶

茂貞逼京師延王戒丕請幸太原上至渭北韓建累表請幸
華州上憚遠去遂從建請以府署爲行宮建居龍興寺

諸侯失國而託之諸侯則有寓公之禮矣天子以四海爲
家其廵守也諸侯避舍以待莫敢專焉蓋無適而不爲王

也雖然此自綱紀不紊時言之耳若夫迫於強暴將欲避之是北辰不居其所衆星將安拱故春秋不以諸侯朝于王所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焉唐室至是尾大中乾形勢已去將無可爲者必不得已外倚大援亦必擇其入之可託與否晉陽興王之地李克用有大功於王室延王戒之之言是也昭宗又昧於從違寧就韓建夫建乃與邠岐連兵陳于闕前執戮宰相者也克用豈有是哉事幾再失是昭宗自從其亡安得歸之天數耶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六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昭宗下

唐紀

韓建奏諸王謀劫車駕幸河中請依舊制令歸十六宅勿典兵預政慮上不聽引兵圍行宮表䟽連上上不得已從之又奏罷殿後四軍於是天子親軍盡矣未幾發兵圍十六宅殺十一王以謀反聞

昭宗初憤藩鎮欲剪平之而不能旌別姦貞嘗親受韓建迫脅矣乃自投于掌握既罷諸王兵又罷天子宿衛譬如百足之虫朝去其五夕去其十兀然尸居雖欲有所可否又安得行其免於凍餒未至弑殺者特時未至耳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也動一也不利者三舍河東之吉而從華州之凶自視十一子爲人所屠悔將何及嗚呼悲夫御

得其道則昆虫草木無扎瘥夭閼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
於天地之間況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
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爲易世之後末流之若
此也唐室至是豈非祖宗貽謀有未孫歟

初李克用表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及上幸華州克用徵兵
於仁恭約共定關中仁恭不從囚其使者克用自將擊之遇
伏而敗仁恭遣使謝克用克用復書曰公仗鉞按兵理民立
法擢士則欲其報德選將則望彼酬恩已尚不他人何足信
僕料猜防出於骨肉嫌忌生於屏帷持干將而不敢授人捧
盟盤而無詞著誓

克用答仁恭有類杜弼移梁其言皆驗何道能然亦直求
其理而已鄭畋草責高駢詔則有忿心而肆其言毀此所

以爲辱歟克用前後表於君上交於鄰敵語于僚佐其語大抵實實使昭宗善聽言亦可以得其爲人而不失所從矣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以爲陛下即位已十年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臣恐社稷終爲賊臣所有上怒貶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宣示諫官

張道古謂上不知爲君馭臣之道昭宗宜召而問焉必有啓發聰明而進其獨智者采而用之或足以圖存而救亡苟無所陳猶當求賢博訪冀萬一之補夫豈斥逐諫諍之時歟旣斥逐之又以宣示諫官是禁使皆不得言譬如人手足不能舉履矣復塗塞其耳目則有死而已矣

車駕至長安欲藩鎮輯睦賜克用全忠詔和解之克用欲奉

詔全忠不從

賈復以小故怒寇恂光武兩解之以其事不足治而二人皆賢將又光武威明足以制之也及張延賞李景文惡德宗雖和之而延賞終芥蒂則以二人所爭輕重有偏而德宗陰喻左右也昭宗以徧迫佻倖之資當祿去王室之日不分是非寧事和解夫誰聽之全忠不聽小人常情也克用猶欲奉詔其心終君子惜乎昭宗失之也

克用之平王行瑜也李寧之求帥邠寧克用曰先已奏用蘇文建今復二三吾輩何以異於行瑜罕之退私於蓋寓言爲之言克用不應罕之甚鬱鬱及昭義帥薛志勤薨旬日無帥罕之引兵據之克用怒責之罕之遂降全忠

李克用以王行瑜邀君爲戒耻效其所爲是也而待李寧

之則不爲無失邪寧旣先奏除人澤州關守在後又斬而不與罕之已自取之此子房躡足陳平附耳漢高封韓信之時也幾會屢女坐喪境土由量不廣也蓋寓爲克用謀主而不力言何也寓權與克用侔朝廷賜子鄰道賂遺與克用均以此佐人不見疑幸矣固難必其主之盡信己也王搏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與佳胤謀誅宦官搏恐其致亂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宦官擅權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胤不悅乃令全忠表搏罪惡貶崖州司立未行賜死

昭宗在位已十有三載其人才可知已久矣王搏爲相累年未聞有所匡益獨此數語曾未足以救昭宗之急促消姦變之亟生已爲崔胤所擠置之死地然則搏雖以明達

有量稱其亦暗於度君而冒於居位矣當是時也非貴戚之卿與世受國恩者無潔身之義自餘去之可也故孔子曰天下無道則隱富且貴焉耻也

全忠以王鎔與克用交通討之鎔懼請和全忠結昏而遷成德判官張澤言於鎔曰河東勦敵也今雖有朱氏之援譬如火發於家安能俟遠水彼幽滄易定猶附河東不若說朱公乘勝取之使河北諸鎮合而爲一則可以制河東矣

張澤爲王鎔謀若智而愚舍河東之近附宣武之遠一愚也全忠克用之忠功附全忠之姦賊二愚也鎮晉旣通好勸使反覆自棄信義三愚也說朱公兼取幽滄易定合河北之勢則於成德何利焉四愚也澤之意特以朱強李弱爲向背耳以強弱爲向背而不論義理非守國之善計也

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常中尉劉季述等會上獵苑中夜醉歸手殺侍女數人乃詣中書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乃召百官屠胤等請太子監國狀季述伏將士於門外以狀入白帝遂幽帝于少陽院矯詔令太子嗣位昭宗歸自華州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無常者憤爲中外所制而無如之何也雖然亦不善處困矣在易之困曰困亨困而有亨之道也九五剝削上下皆揜於陰爲所傷害天下不來困莫甚焉苟有剛中之德致其誠意求在下之賢必有應者故困厄于前而受福于後然則昭宗之困非必不可拯也特德非剛中心無誠意卞急焦焦昧徐說之義是以終於困而已也當是時國家之勢如積薪在炎火之上累卵在顛石之下尚何心於馳騁田獵樂飲而沈醉

也左右宦官素爲仇敵伺釁日久乃以異怒促之能無少陽之辱乎

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公居近關重鎮坐視君父幽辱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何不馳檄四方喻以逆順軍聲一振元凶破膽矣建不能用而厚待之愚堅辭去

李愚自進士時已有遠見忠謀宜其終爲世用也惜其所告非所當告耳韓建與邠岐馮陵帝室有年其事暴著天下所忿疾愚豈不知使其能忠則無稱兵犯闕消散禁衛盡投帝子之事而請車駕駐華州也當有匡復翼亮之功矣前日肆其凶虐今日豈能率義乎故孔子曰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李愚於是爲不智矣

上反正崔胤陸扈上言禍亂皆由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

辰主右軍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安矣上猶豫兩日召李繼昭
李繼晦李彥弼謀之皆曰未聞書生爲軍主也上謂胤宸曰
將士意不屬文臣卿曹勿堅求

崔胤之言其心雖私其策則是冢宰位六卿之長於天下
事無所不統況兵權有國之司命而可不預知乎昭宗因
其請即以付之可也然不當分於左右使之通掌不亦善
乎宰相獻言則猶豫不從而問之三武夫彼三武夫雖有
誅四大豎之功其本固比司之隸也夫豈足與謀乎亦豈
當與謀乎蓋昭宗天資僂淺怛中而不信人旣與君子無
始終又與小人生疑阻一有變故則手足紛亂制命於他
人稍得閑暇則意氣踴躍慮事於分外使當承平猶不能
自免況危亂之日乎

全忠遣張存敬圍王珂於河中珂謂存敬曰吾於朱公有家
世事分請俟朱公至而降存敬以白全忠全忠馳赴之先哭
於重榮之墓甚哀河中人皆悅珂欲面縛全忠曰若郎君如
此使僕何以見舅於九泉乃以常禮出追握手歔歔旣而潛
殺之

舍聖人無誠於善者矣勉而爲之持久而不息亦可以入
於聖域也或作或輟則視其作輟之久近而分其君子小
人之效也俄而善俄而惡則惡不足以勝善善之消如雪
惡之炎如火其趨小人莫可禦矣朱全忠是也古之人始
爲盜賊終爲忠善固多有之全忠雖逞肆一時盜據名位
迹其行事蓋終始一賊耳其盡哀於王重榮而禮接王珂
最其事之美者技淚未乾而珂已見殺方諸曹孟德之哭

表紹而厚恤其家又遠不逮焉事之美者尚爾自餘何可勝言也積此心術而望長久得乎

程胤請盡誅宦官官屬耳頗聞之上乃令胤封疏以聞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納之宮中調察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

人主如昭宗可謂孤立矣與宰相謀事而宦官屬耳使宰相奏疏而內人屬目為天子子孫而孤立至此咎由祖宗也彼既往古不及知矣後來為人祖宗為其子孫長慮深計者宜以為戒矣前有覆轍而後不以為戒者不讀史也故姦人欲迷主者眩以性命道德之高談誘以二帝三王之退軌而不使之讀史曰漢唐以下何足道哉逮其末流講詩則置國風講禮則置喪紀講書則置湯武之事雖或

讀史在漢則讀文景宣帝光武明章而已在唐則讀貞觀開元永徽永而已稍涉危亡可以警懼主心者則不進也於是覆轍在前後車並轡而不得悟故博知往古者入主之要務不可不學也

全忠聞韓建有勸天子幸鳳翔表乃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檄皆李巨川所爲全忠斬巨川以建爲忠武節度使理陳州

韓建脅君父殺親王銷削宿衛罪孰大焉全忠勤王宜正其名而討之則霸業美矣逼而奪之易以他鎮聽其誑語委罪幕僚全忠非不知也陽以詰責實喜其凌弱帝室雖奪其地而復畀旄鉞彼太皞之虛固雄藩也建於焉終其身無討伐之患然則全忠賊智著矣方建之請幸及論諸

王掌兵與殿後四軍利害辭理粲然類有脩飾潤色之者
今乃知李巨川所爲巨川信可殺矣謀而使之聽而用之
者誰歟悖逆之人自古鮮有免於刑戮而建獨免小人之
幸非常理也

克用問幕府以聚衆克敵之略李襲吉曰富不在儲強不由
衆願大王宗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選
武臣制禮選文吏誅賞由我下無威福近密多正人無譖謗
則富強矣

立事必有謀主觀其謀主則功業之高庥見矣李克用所
咨決者蓋寓而已李襲吉所陳適因問而發盡用其言於
保河東何有蓋寓有失策者勸克用不朝是也當此時克
用請乘勢取鳳翔昭宗惑於貴近不從富宜入覲力陳茂

貞不誅必爲後患之意不然將左軍君令有所不受蕩平
岐華駐師郊畿釋戎服奉介圭以見天子此許攸勸本初
董昭勸孟德奉迎之時也晉陽王業所興長安帝都所在
身輔朝政修明紀律以晉陽爲私橐以長安爲公家使蒲
陝連衡東寇不得西略非惟王室奠居李氏之霸基安矣
釋此不爲而區區疲力於幽州爭地於慈隰遂使全忠先
手執敵朴以鞭笞所向如志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初
謀不遠故歟

韋貽範以母喪罷相詣李茂貞求起復上許之命韓偓草制
偓上疏論不可上命罷草茂貞至中書怒曰姦邪朋黨宛然
如舊

昭宗用韓偓言不起復貽範君臣纔兩人而茂貞以朋黨

目之他日朱全忠惡趙崇弁爲輕薄之魁又怒裴樞弁爲輕浮之黨然則朋黨云者真小人憎君子之名也與已同則謂之忠信不與已同則謂之朋黨人君豈可輕聽此言而妄加諸士大夫乎伊尹告太甲以逆心者爲道孫志者爲非道其取舍乃如此此人君聽言之要術也

韓偓數爲韓偓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汙耶

小人逐利雖鎬銖圭撮有決性命而爭之者况一品之貴萬鍾之富乎故雖蹈危垂亡之時其之益急大抵僥倖一得謂後日之患未必相及以此自寬焉耳獨韓偓以宰相爲汙已不屑就焉他日寧以罪去在昭宗朝可謂賢者矣

上欲相韓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朱全忠見上譖而逐之上與之泣別偓曰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主暗國危韓偓又於近密而不去何也昭宗多與之謀議君臣之分有所不忍宰相人臣所願欲雖國瀕於亡未有無相之日而偓終不肯拜甘心斥逐其去雖晚志操可尚矣人誰不富貴竟富貴於無道之時可也人誰不死免死於逆亂之手可也

揚行密將李神福擊杜洪洪求救於全忠全忠令荆南成汭武安馬殷武貞雷彥威出兵救洪汭畏全忠且欲侵江淮自廣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李璘諫曰武陵長沙皆吾讎也豈得不爲反顧之慮乎汭不聽行未至鄂州殷彥威乘虛襲陷江陵盡掠其人而去神福復大破汭於君山汭赴水死自是

荆鄂之間殆至無人

成汭爲荊州辛勤牧養初至之日有民戶十七至是十有八年乃有實甲十萬人舟艦甚盛苟能輯睦四鄰慎保疆場增修德政他人安得而窺之若畏朱全忠之命鼂勉出師者宜使偏裨助爲聲勢可耳而乃輕用大衆自取亡滅迹其所以然徂於西伐歸峽之勝又貪地于雲夢也旣勝且貪向者勵精爲治撫集彫殘之智睠然昏蔽貪之爲害如此不寧惟是史載汭末年民戶及萬而出師十萬人則所存無幾矣重戰輕防豈知兵者耶

寧國節度使田頔因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歛不獲行密左右求賂於頔頔怒遂有叛志

田頔求屬池歛楊行密不與是也而不能察其下之索賂

于以見行密之政素不戢下非左右特施之於顓也然顓已據一州又求廣地以寸功要賞又何惡於人之有求於己不知自反遂取滅亡貪憤爲之災也故雄雉之詩刺軍旅數起其斷章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衰亂之世人人逐鹿知德行者少矣昌胤戒揚行密漁利顓稱其賢亦非庸武夫但不能窒慾懲忿而陷於求忮之禍亦可爲監哉

是時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巨凝與其弟荆南留後巨明委輸不絕

忠孝至行也有所利而爲之外行雖美內心則惡惟無所利而爲之文或不具而情乃善矣于是時唐室垂滅藩鎮奉上非有賞可冀有罰可懼而二趙勉輸貢是無所利

而爲之者可不謂忠乎同時據境土力足以供王而不供者得不愧乎

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及全忠有篡奪之志胤懼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無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會全忠欲遷都洛密表胤專權亂國離間君臣并其黨誅之

假手於人以濟吾事事已獲濟義當與之有終非大故不可絕也不然當慎諸其始寧事之不濟不可假非其人爲末流之難處也崔昌遐是已宰相時來則爲旣去位又何旣於心哉而忿憾奄豎必行克伐之志當是時非仗全忠兵力何以能勝而全忠非可交者也人見昌遐深結宣武疑其有輸忠社稷之意胤非敢爾直惡奄豎疾茂貞耳不

然何用區區召補六軍十二衛爲王室壯形勢哉是則胤
自謂能以全忠而不知其在全忠度內也故不擇交不慎
始終必傾虧崔胤之事亦可監矣故比之六三曰比之匪
人不亦傷乎悔吝凶厲不足以言之必至傷敗然後已

全忠逼上遷都華州上謂侍臣曰鄙語云紇于山頭凍殺雀
何不飛去生歟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衿左
右莫能仰視

堯舜以天下爲公選賢而付故亂不生三王與子子不能
皆賢也於是亂生焉非與子之法使然由與子之人不善
處也雖然祖宗遺以成憲又數求賢哲衆建諸侯以夾輔
之雖時有小亂旋復興復自非大無道如桀紂雖不亡可
也三代而後有天下者趨一切之功以智力持之豈有仁

我之訓君子之助友邦之賴子孫智淺力劣則多智多力者謀奪取之莫之能較則不可如何之勢至矣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是故傳賢之道不至於不可如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傳子之道其終至於不可如何桀有南巢之放紂有黃鉞之誅赧有頓首請罪之辱孺子嬰之幽于夾壁也山陽公之拘于許昌也曹髦之墮于車中也懷愍之步出銅駝也司馬德文之欣然書詔也劉準之泣而彈指也魏子攸之鞭馬絕糗也皇泰王之布席焚香也唐昭宗之自比凍雀也朱友貞之哭對敬翔也唐莊宗之置酒石橋也皆居不可如何之勢也然則天數人歟曰以天言之歷數有歸以人言之惟德是輔爲天下國家而荒于酒惑于色冒于貨賄淫于田獸侈于土

木馮于遊宴黷于兵革惑于左道是之謂不修德不知修德必踈君子必近小人於是亂而危危而亡不可如何之勢成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是以古聖人立教不言天命惟曰敬德不敬厥德則早墜厥命周公以此戒成王成王將崩出誓言曰在後之嗣敬迓天威其命羣公曰敬保元子濟于艱難其不忘周公之訓而克踐如此是故敬之一字道之樞治之原也人君誠能講學明善修己以敬百世其國可也

帝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玄暉以告全忠全忠方西討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李振玄暉朱友恭氏叔琮圖之

南人有言人而無常不可以作巫醫孔子曰善夫不常其

德或承之羞不必占筮蓋必至之理也故易曰不恒其德
無所容也昭宗年已長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而躁動輕
決之態曾不少懲困於心憚於慮而不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不喻所以至於極亂必亡由主心不可爲也當是時我
躬不闕皇恤我後而與全忠爭德王之死所謂一朝之忿
小人之情非惟全忠不逮曹操昭宗劣於山陽公亦遠矣
玄暉選龍武牙官吏太等百八夜叩宮門帝方醉遽起走吏
太追而弑之玄暉矯詔立暉王祚爲太子即位全忠聞變陽
驚號哭自投于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
伏梓宮慟哭流涕奏誅友恭叔琮二人友恭臨刑大呼曰賈
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

亂臣賊子自王莽而後姦猾變詐日以滋甚大抵欲蓋其

迹而已然史冊書之至詳其方寸之微亦莫得掩矣可蓋也或曰後世固傳之矣彼以蓋當時耳不曰史固出於當時之人乎而亂臣賊子必爲掩蓋之文于以見良心不亡將爲利欲所蔽也全忠急於篡代挾帝自近使蔣玄暉二人圖之日夕以異乃曰令我受惡名知弑君之爲惡是良心也汲汲圖之爲利欲所蔽也不能自克其蔽益甚則爲全忠之流此孟子所以深陳舜跖之辨在一間而已可不慎哉爲全忠計者旣下韓建服李茂貞經理長安改紀朝政率天下方鎮以恭順之道唐君未亡吾固事之若天命所授亦不容釋矣如是雖未能遠過魏晉而免夫篡弑之惡謀討之罪豈不善乎史太手刃昭宗猶成濟鄧存樂也致之大戮亦足少謝天下而全忠止殺朱氏二人其意自

以爲討賊之事盡矣將誰欺欺天乎友恭臨死之誓其能免乎

昭宣帝

唐紀

夏四月庚子彗星出西北五月乙丑長竟天占者言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是疏當時名士素所不快者獨孤摠等三千人盡殺之

討罪人以存義雖多無傷殺無罪以便私一夫不可柳璨假天象以除素所不快者一言而陷三十餘人餘怒所及猶不啻十數自以爲計之得也曾未旬已罹其禍故曰人必自殺然後人殺之其事好還不可誣也唐亡五代繼之干戈日尋以人爲蟪以殺爲僇垂五十年然後定竟天之豈殆爲是發而占者謂君臣俱災致小人肆其凶談夫

豈天意故柳璨殞身於前全忠覆宗於後縉紳息之頃天
事常多可不畏哉

初禮部員外郎司空圖棄官隱居累徵不起柳璨以詔書徵
之圖懼詣洛陽入見陽爲衰野墜笏失儀璨乃下詔以爲傲
代釣名可放還山

唐末進退不汙者惟司空圖一人其猶在韓偓之右乎柳
璨徵之即至以鄙野自置遂得潔身前史乃謂圖懼璨而
來則誤矣審有懼心必黽勉就列安能爲墜笏失儀之狀
迹近而意遠情疎而罪微此蔡邕伍瓊周勃之所難也詳
味其事想見其人嗚呼可謂賢矣哉圖有詩行於世詩未
必工也世之愛之則以其賢也若夫失節犯義不齒于士
君子之列則雖吟咏比興上揖屈宋下友甫白何足補而

揚之哉

全忠急於篡位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諸道元帥以示有漸全忠大怒玄暉懼自至壽春具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作天子耶玄暉曰非敢背德但以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欲爲主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

蔣玄暉等惑於傳禪之名故欲先封大國次行殊禮若全忠意者取傳國寶即日受禪可也是亦不識名實者也此以禮孫而去彼以禮辭而受去者非有所迫懼受者非有所攘奪是之謂傳禪若堯舜禹是也三代而下莫非兵取

烏有傳禪者哉曹孟德最爲雍容不逮者凡五六年間以次而升終不及取以逮其子然考其事可謂禪歟正使全忠今年進王爵明年受九錫又明年唐帝遜于位豈能蓋其劫脅篡盜之情而玄暉乃曰人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是以封國殊禮爲義理之盡而服人心小人自以爲中庸而無忌憚何世而不然也或曰均於攘奪玄暉失之緩則當如金忠之亟歎曰跖之徒以分均爲仁出後爲義爲盜一也全忠其臚傳東方者歟玄暉柳璨其誦詩別頰者歟是故取之而是則湯克夏即日放桀武勝殷即日殺受無疑情無留事也取之而非則如魏晉五朝隋唐五代皆先竊其柄繼弑其君乃篡其國故雖彌文委曲品節似之亦何異羊質而虎皮獲狙而周服此道之所不載也唐有

天下歷三十君爲子所逼奪者三焉爲婦所乘者三焉爲
賊所逐者五焉爲妻所弑者一焉爲官官所立者九焉爲
所弑者三焉爲所廢者一焉爲方士所敗者七焉爲強且
所殺者二焉不爲小人所惑者僅得二三而無全德者矣
其治効則亦亞於兩漢而賢君如其鮮何也得之以兵
力守之以智術知仁義爲羨慕而行其淺者則文皇耳若
夫躬履聖人之道希跡先王之治雖文皇亦未足與議也
故雖至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四夷賓服號稱太平傳祚
二十享年三百而國家之禍乃最盛於前代焉古之稱有
天下之盛者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曰文王孫子本支百
世今唐子孫受禍者多矣武氏殺之祿山殺之朱泚殺之
韓建殺之朱溫殺之其敢於蹈躋豈無所自哉文皇弑兄

殺弟滅其十子非爲天下除害也一身之計耳計一身而
推刃同氣使無胤嗣此念酷烈天地鬼神其肯舍諸他日
宗支五羅戕毒出乎爾者反乎爾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乃天理之必然也是故古之王者必修身以齊家然
後治國平天下身之不修願欲以威勢機詐禽制百千萬
人使必我之服而不敢動其可哉文皇誠以堯舜文王爲
師則其道必始於父子夫婦兄弟之間不至於慚德愧行
之多而其治必臻於教化之行風俗之美而無家法陵遲
爲人魚肉之患矣故嘗試論之帝王之德與其治猶之玉
也祖甲武丁成王宣王瑕瑜不相掩者也兩漢而下直珉
耳又其下焉山石瓦礫耳是故生而知之者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反之者斯可矣居乎夫位可無天德哉欲成天德

可不由聖學哉聖學不明於天下豈非有天下國家者之大病哉

太祖

後梁紀

帝與宗戚飲博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

穿窬之盜必以夜行正晝穴桮必以貌詭積而至於竊國其矯飾蔽覆抑又甚焉所以然者畏人故也入而盜竊四心盡亡猶知畏人則有不可亡者心不可亡而淪胥以敗皆由不能充其類而已朱溫爲盜二十年卒竊唐室全昱初無諫止與其利也及見溫被袞冕稱皇帝則惕然驚駭

發於言色此所謂不亡之良心不期然而然者朱溫平生
本末於是數語而盡矣然則全昱宜何處將受其富貴而
滅族乎將辭其富貴以全家乎誠審度大小脩短之數無
寧堅守所志歸耕礪山自附於武攸暨之義則溫之族固
滅而朱之宗必全矣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欲蓄疑行險
既居王爵又封二子於是舉家爲賊而參夷之罪勢必相
及雖歸礪山安能免乎此可爲有識無斷臨罟獲陷穽而
莫之避者之戒也

蜀王約晉王各帝一方俟平朱溫乃興復唐室退居藩服晉
王不許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唐末盡誅官官詔至河東晉
王匿監軍張承業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
厚承業亦爲之竭勞

唐既云矣克用猶守臣節誓終其身然則昭宗疑之而信
全忠信非所信疑非所疑故劉向之言黜而王莽作蕭益
之言棄而侯景來李克用之忠不見察而唐室鼎遷矣雖
然王之與帝皆有天下之名以王爲爵自漢失之苟稽其
實亦豈可居乎此非克用之所喻也而安於爵列不敢重
僭其賢於當時方伯遠矣且克用守臣節故承業爲晉盡
力以報恩存昴僭帝號故承業爲唐效死以明志奄豎尚
能爾士大夫宜如何哉

唐帝之禪位也令禮部尚書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帝即位
循以有功日望爲相帝薄其爲人敬翔亦惡之言於上曰循
唐之鷁梟不可立惟新之朝詔勒令致仕

人莫難於自見蘇循求相於梁興梁之篡國於唐何異朱

溫薄之薄其無節也敬翔鄙之鄙其無耻也循則誠然矣
移責循之心以觀已將何所處舍已鴟梟而謂人鴟梟循
肯服耶若循者特不能死於唐其奉牋進策非出已謀其
罪比之溫翔猶曰薄乎云耳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以幽州城不固居于大安山其子守光
通其愛妾仁恭杖而斥之守光遂據幽州囚其父自稱留後
遣使請命以爲節度使同平章事

賊之相比非固爲黨與自其所見之同也劉守光囚父而
奪位曾無畏懼又請命于梁則以朱溫戮君篡國必容已
也溫旣從其欲仍升之爲宰相夫以狡黠之盜豈不知瀆
亂三綱之大不利乎蓋所見然耳曹操司馬懿皆盜賊之
靡及旣得之亦必假託仁義以善其後然子孫猶不得免

焉若朱溫者以盜濟盜故不旋踵而及其身矣

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士卒多亡乃文其面

伊尹曰臣下不斥其刑墨孔氏曰鑿其額以墨涅之呂刑曰苗民淫爲劓刵桷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則涅其額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顓受墨涅若膚疾然雖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則棄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劉仁恭朱全忠加其籍民爲兵無罪而黥之使終身不能去以自別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爲也或曰有罪而文之可乎曰昔人肉刑之議以爲斷不可續死不可生推類而言則墨不可沒矣爲國者有刑有赦以罪而黥以赦而釋而黥文固在何以赦爲然則斯道也其可以爲故常而無改易耶

晉兵寇洛州

司馬氏自以謂正閏之際非所敢知然蜀魏分據則書諸葛亮入寇是以魏爲正矣梁晉交爭而書晉兵寇洛州是以梁爲正矣孟子曰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先王武侯縱不爲興復漢室其人品高賢固自冠冕三國乃以曹氏壓之若河東雖出蕃夷然忠功義烈蓋唐末第一流而又顯然斥爲梁寇地雖數倍德則不倫是以成敗論事而不要義理之實豈所以訓哉然則如何以兩下相殺書梁晉之事以北伐魏賊紀蜀兵之出然後當於人心矣

晉王克用卒其子存勗立克用多養壯士爲子寵遇如真晉年長握兵心不服人情多向克用之弟克寧假子存勗說克寧執存勗附于梁事泄存勗執克寧存勗流涕誅之存勗小

字亞子

莒人以外孫爲郕後春申以其妹與李園呂不韋以侍妾
與秦太子皆欲奪人之國而覆其宗然陰計密行不使主
人覺也至漢唐乃好賜人以姓與夷狄叛逆之人顯通譜
牒其昧於別生分類甚矣末流乃有養異姓爲假子寵遇
猶親出者小則至將相大則至帝王其與奄人養子何以
異耶人事如此則陰陽之氣從而謬亂天地之位從而倒
置其爲將相帝王者或出於盜賊或出於蠻貊或出於俘
虜或出於童僕雖不旋踵殄滅然亦搶攘馳騁乎一時使
人綱人紀因以大壞夫豈可盡歸之天數耶立國立家者
固將世傳而不失而取異姓爲子是曾不爲身後之慮蓋
亦愚矣李克用百戰辛苦克有土宇若非李存勗謀泄則

沙陀宗國特未可知由是知春秋書莒滅鄆垂訓之義遠矣以此防民不特宋武保字螟蛉自底亡滅而徐溫郭威又循其軌不知戒也若夫舍己之子以與它人取妻私子立爲胤嗣者民斯爲下又奚責焉

梁兵之圍潞州也李嗣昭閉城拒守克用遣周德威救之梁將李思安於城外更築重城內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克用臨終謂存勗曰嗣昭困於重圍俟葬畢汝與德威速救之且曰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克用旣薨潞圍益急存勗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朱溫所憚獨先王耳若簡精兵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遂起兵直抵夾寨分道攻之梁兵大潰

昔衛宣未葬而衛朔即戎鄭襄卒未踰年而悼公伐許於

法宜書之而春秋以爵書謂其以吉服從金革也宋栢未葬茲父出會得不書爵宜若無失而以子書謂其以墨衰與會盟也晉襄禦秦師敗諸崤爲人所侵伐不得已而應焉亦可免責矣春秋貶而稱人以狄待之何也甫逼葬期忘親背惠墨衰經而從戎非子道乃狄道也魯昭公喪其母齊歸不改月而大蒐春秋直書其事蓋有以三年之憾而不廢一日之蒐君不懷親臣不忌君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爲惟有門庭之寇存亡係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有二事而可爲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若李存勗夾寨之戰君子深有取者與是類耳梁攻潞州圍之置夾寨以防奔突遏救援距晉陽不百里晉王克用薨潞州朝夕破可謂危急之勢矣使存勗於是焉執哀戚之常

情急國家之大計上黨淪陷則晉陽不存又豈所以爲孝
是以審緩急量輕重出奇制勝以走梁師然後河東霸基
危而復安幹父用裕其責無負君子不譏其以喪服從戎
而美其合伯禽之事垂訓大矣哉

張顥惡嚴可求夜遣以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爲書辭府王盜
執刀臨之可求操筆無懼色盜能辨字覓其詞旨忠壯曰公
長者吾不忍殺

死者人所必不免而人不能處者有三蔽焉一曰惑二曰
懼三曰貪惑者不明懼者不決貪者不舍故佛氏以了死
生爲一大事兀皇皇求所謂悟徹無礙而嚴可求非有
朝聞夕死之道者也乃能處之恬然三蔽不作由是觀之
爲死而學者皆蔽蒙之民耳

徐溫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謂嚴可求曰吾輩當力行善政使人解衣而寢耳乃立法度禁強暴政舉大綱軍民安之

徐溫不知書而所見若出於書者子路所謂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者也無寇戎之事又乃得解衣而寢甘食而居溫之意有見於此此特一端耳厲王之監謗始皇之偶語漢武之蠱視栢靈之黨錮高洋之慘烈武后之羅織當是時斯人嗷嗷如在湯火莫不有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嘆瞻彼四方蹙蹙靡騁之憂然後知徐溫所言有類仁人君子愛人利物之心其賢於學古入官而以政殺人者相去什百矣

帝之未卽位也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友寧戰死師範繼降帝

待以客禮及即位以爲右金吾上將軍友寧妻泣曰陛下化家爲國宗族皆蒙榮寵妾夫獨死於師範今仇敵猶在妾誠痛之帝曰朕幾忘此賊遂族之死者二百人

朱全忠以詐計凶威擊伐中原雖篡奪如志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掃滅無餘矣蓋嘗據史氏所載自溫去黃巢歸朝廷以至僭帝其親行及命將所屠殺者無慮六七十萬人以道言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高矣遠矣雖漢唐猶不可責以此也以理言之積善必有餘慶積不善必有餘殃佳兵者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出乎爾者反乎爾自衰亂之時篡弑之賊未有善終者也全忠淫於子婦聽其譖慙失信降將一日而族二百人則其爭地爭城慘毒所注從可知矣人之與人類也其道交相養能

兼養天下然後可以爲人主而殘之如此其異於自殘也
幾希故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淮南將鍾泰章有功賞薄而未嘗言後逾年因醉與諸將忿
爭而及之或告都指揮使徐溫請誅之溫曰是吾過也擢爲
滁州刺史

徐溫相人國鍾泰章爲人將各得其道矣有功賞薄而不
言泰章無市井之心忘功失賞而知過徐溫無自賢之行
雖然較之溫賢於泰章何也泰章晦默於先而虧失於後
溫勿遺於始而悔改於終此其所以異也

劉守文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助之守文兵敗
乃退

朱溫助守光以子囚其父悖天理甚矣然溫弑君篡國之人也又何責焉劉守文攻幽州則討其囚父奪位之罪也晉王兵以義動當拒守光所請助守文伐之一舉而父子兄弟之道皆得全乃救援守光抑挫守文人之稱斯師也謂之何哉其異於朱溫所爲幾希矣

劉知俊功名浸盛以帝猜忌內不自安會帝徵之知俊懼遂奔岐

古者列國大夫有去國出奔之禮然必擇所從苟去一邦之一邦徒欲偷安目前而其君不足以主己終亦必亡而已矣當是時與朱梁爲水火者晉也岐蜀豈其疾哉況晉君方明兵練國治違梁而他適孰如河東智不及此乃託國於岐又不足恃而殺身於蜀然則曷若初不叛梁之愈

哉

鄴王羅紹威病乞骸骨帝謂使者曰歸語而王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

聖賢之君兢畏天命常有馭六馬涉淵冰之懼故曰慎一
日曰不其延乃能享國長世光武曰豈敢望十年乎朱溫
盜有神器僅據中土正不敢自保之時驕誇侈大以世世
貴爾子孫許羅紹威可謂貪無紀極者矣此與始皇累數
其世至於無窮一同愚見故凡人主與臣子以富貴非人
主能制富貴之命也係其人之當得與否而已人身中天
地而壽考非人身能制壽考之數也係其稟之有脩與短
而已愼惜祿秩必施之君子愛養氣體不立乎巖墻所謂
脩道之教也若曰我能富汝貴汝貧汝賤汝是猶曰我能

使壽者夭夭者壽然則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豈妄耶
岐邠涇約晉兵合攻定難帥李仁福晉遣周德威會之仁福
嬰城固守會援兵至遂解去

晉王勇決固失之輕周德威老練善謀者也定難之行何
其不審耶晉之所圖莫重於梁次則幽州也李仁福動靜
在岐邠涇三鎮則有利害豈能爲河東病晉主徇三鎮之
請爲之遠師德威又不諫止豈欲收三鎮心不得不然耶
不然遣上將出精甲討伐無功遇敵而退使每如是則持
國之道踈矣

梁兵燃於栢鄉晉軍營於野河之北周德威言於晉王曰賊
勢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不悅德威謂張承業曰今去賊一
水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則可破矣承業以告王曰予方

思之遂退保高邑

晉王雖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欲功自己出而短於用人高邑之役苟非張承業有以起其意周德威必死於敵則晉師豈不殆哉存昂資性如此莫之能改他日胡柳陂竟違德威之謀遂失良將大喪士卒故君子有言心不外乃能統大衆智不囿乃能處大事晉王鑒智自私而心不廣此功名所以不遂歟

燕王守光欲稱帝先諷鎮定尊己爲尚父晉王怒欲伐之諸將曰是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爲推尊而稔之乃與諸鎮推守光爲尚書令尚父守光益驕遂即帝位國號大燕晉王聞之大笑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

晉諸將請尊劉守光以稔其惡張承業請賀其稱帝以驕

其心自詐謀而論則用兵之善自義而論則不若晉王欲伐之之爲正石勒有言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而其取王浚則用張賓策卑躬諂禮其爲狐媚大矣晉人之謀蓋此類也晉王仗義興師雖曰近正然必命上將動大衆而後可獨無河南之虞乎昔湯嘗事葛矣殺之以禮導之以善一不從再不從而終不悛也然後伐之方守光圖爲僭竊晉王宜遣使爲言人倫不可悖天命不可干囚父殺兄而僭居大號天下其孰容之守光長惡迷復於是焉致討必師涉燕地而變生肘腋矣以此舉措豈不賢於承業諸人之計乎

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力疾北巡思雪其耻意多躁急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

朱全忠雖無道若用兵則雖李克用猶不得志其詔力信
可雄長一時矣及晚節末路以堂堂之陣困於晉之偏校
或爲間諜所走或爲勑牧所擊平日狡築略不復施何也
全忠本羣盜也豈嘗有天下之志一日據非所據意滿氣
得豐殖乎貨財沈溺乎子女精銳之鋒勢自銷喪皎厲之
智浸成昏暗不得不然也西京之高文景武東漢之光明
章安蜀之玄德宋之劉裕庶乎免此患者必也儆戒如舜
憂勤如禹慄慄如湯祇懼如武寅畏如太戊不敢荒寧如
高宗不敢盤遊如西伯不敢昏逾如成王然後有始有卒
既善其生又善其死可爲帝王之法也

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豐備帝追思云歲李思安供饋之闕
貶柳州司戶告詞曰觀明遠之忠勤見思安之悖慢尋流崖

州賜死

漢武嘗殺長吏之不辦者矣隋煬嘗以進食之豐儉爲黜陟矣唐明嘗以百牙盤推賞矣今朱溫亦以供饋進退刺史矣是數者其同情乎曰不同武帝英雄人也小體之養不存于心彼不辦而被誅者乃在帝巡遊無度不戒而視成耳隋煬則破家子肆意壞亂惟恐不及者也明皇則宴安太平侈心縱欲以示富貴者也若朱溫好行凶德毀信廢忠以亂天常既兼驩共崇伯之惡貪于飲食侵欲崇侈不可盈厭又專縉雲饕餮之醜直巨盜耳苟不揆其情而姑論其事將與漢武同得失之辨奚可哉

帝度河攻晉脩縣史建塘等引兵分道而出遇梁之樵芻者數人斷臂縱去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而遁脩之耕者

皆荷鋤奮挺逐之

天下之情悅則合合則固不悅者反是。在易地上有水爲比地中有水爲師。夫地水相濟莫得而間之者法此以建國國有不附法此以容民民有不寧乎其在萃曰順以悅故聚也。其在兌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是以古先聖王未有強拂百姓之事故其取之也易而得之也安。舜征有苗啓征有扈湯征十一國以伐夏周致八百國以伐商敵境之人曰奚爲後我望其拯已於水火之中若大旱之望雨也。蓋簞食壺漿以迎之。唐末三代惟以堅甲利兵壯士健馬力爭鏖戰勝者爲雄民無定主所見者培克誅夷俘馘塗炭而已矣。望其生愛戴之心如赤子之於父母豈可得也。朱溫身衣赭袍名稱皇帝一日而

爲村民奮鋌荷鋤以逐之苟其行事有三三粗合乎義理亦不至是然則天下之大情可見矣以智力把持之極其效如此無亦勉勉於王者事耶

友珪引兵入至寢殿帝驚問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僕夫馮廷諤以劍犯帝帝旋柱而走者三遂刺帝腹刃出於背

唐昭宗雖懷急無常而惡不及民朱溫強劫而促殺之天道好還以召友珪之刃聞變起走繞柱三匝此昭宗窘迫之狀也而溫亦然謂有主之者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謂無主之者耶則福善禍淫不可誣也是故魯桓劉劭揚廣安祿山史思明朱全忠之徒苟得幸免無反爾之報是無天理矣全忠聚麀不戒衛宣蔡固之禍已不足以免身文

况兼弑逆之罪而暴其民其平其罪友珪曰汝悖逆如此
天地豈容汝亦猶柳璨自責爲誤國賊嗚呼不至是不足
以要亂臣賊子之終至於是矣則亂臣賊子亦宜以爲戒
矣或者乃謂全忠不仁而得天下孟子之言無徵不亦異
乎

均王

後梁紀

友貞起兵誅友珪即位於大梁去友珪鳳曆年號復稱乾元
二年

按朱溫行事既不救其身亦安能延其祚然山陵祔廟十
有一年而後亡均王享國之日幾倍乃父是何也全忠弑
奪而友貞討賊故也友貞寵私昵棄勳舊自取顛墜獨能
討父之賊子道無負遂荷天祿向若求賢任才明其政刑

李亞子亦安得而取之以是知弑君奪國之罪天所不赦
報仇雪耻之事理必當爲任非其人雖溫恭儉約不爲荒
淫亦無救於滅亡之禍天道示人可謂明矣

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宗輅類己宗傑才敏欲擇一立
之宗衍最幼母徐氏有寵功臣皆希旨言宗衍相最貴蜀主
不得已立之太子受冊畢炕稱疾請老不許涕泣固請許之
王建乘中原多故據有一方按其行事策略固非岐汴所
能下者至於立嗣大謀乃牽於女子之愛小人之計不得
已而行所疑嗚呼此漢高祖唐太宗猶難之於建案責焉
潘炕屢請立太子忠國之慮也太子已立而炕請老一者
避徵福之嫌與二者有不可於心歟使所立得人嫌亦何
避殆必見宗衍不克負荷之端故辭榮而去畏與其禍也

然則不直諫何也曰徐妃寵宗衍愛將相大臣希意迎合
炕不居史丹之地無羽翼之責亦安得伏青蒲而參鴻鵠
哉

天雄軍校張彥反求援于晉晉王引大軍東下數張彥而誅
之軍中大服

晉王未入汴之前注措有失者不過數事至於破夾寨之
功斬張彥之舉尤爲奇偉其天資亦英矣不賞私勞自古
明君猶或難之魏爲晉梗使汴強晉弱此晉王父子宿昔
所憾一旦張彥舉魏悖歸河東然後晉師渡河之勢成而
汴人惕息奔命之不暇其有功大矣晉王責以大義戮其
首而撫其餘雖叔孫昭子之殺豎牛漢高祖之戮丁公不
是過也使其知學聞道輔成其質豈不能混一字內爲賢

主耶

康王友敬目重瞳子自謂當爲天子遂謀作亂事覺伏誅帝由是疎忌宗室

古有一人行是事而致禍敗後猶當鑒况覆轍相尋者乎如友敬之以重瞳而作亂友貞之疑兄弟而亡宗是也使重瞳必貴則項籍不滅故知舜之爲舜非必以重瞳子也此可以爲恃相貌圖非分者之戒若夫猜忌同氣其已然之效抑又章章使友貞略嘗知之必不因噎而廢食此皆末世恃負威詐謂可久存而以書史爲不足信之過也於友貞奚責焉前事之不忘乃後事之師耳故曰主人求多聞學乎古訓乃有獲

帝襲晉陽城幾陷者數四故將安金全得數百人夜出擊梁

軍梁軍引却會援兵至合擊大敗之晉王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

以緩急大小而論安金全之保晉陽猶在周德威救上黨之右晉王不念宗國幾亡而復存顧以策非已出不復行賞他日置酒石橋有諸君獨無一策相救之言禍蓋始諸此矣莫重於宗國不以人能存之爲功莫重於受命之壇不以人勸存之爲是雖英才雄略驅駕一時而夷狄輕軼不耻敗亡之性終在而莫能改其不克有終也宜哉

晉王性孝雖經營河北而還晉陽省曹夫人者歲再三焉

孝者人君之盛德也晉王孝矣而終於危亡何也晉王之孝亦定省末節耳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出必告反必面請所欲養口體市井之人或能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

其下能養晉王以優伶自爲坐此失天下辱孰大焉至於
犬馬皆能有養定省何足言也

初韓延徽爲契丹謀主復奔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
王緘疾之延徽復詣契丹契丹主大喜及稱帝以爲相

契丹沙陀無以異者然晉王世受唐恩功義著見所謂夷
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當是時中國人才不仕則已仕而
舍晉無足適矣韓延徽幸已出於幽谷集于喬木黨寡見
讒者無亦晦而待察乃甘從契丹是故急於用而不慎所
歸才士之通患也於張礪亦云

張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行法不寬貴戚王或須錢捕博
承業斬之王不悅承業曰惜此庫錢政以受先王顧託誓爲
國家誅汴賊不然王自取之不過財盡人散耳曹太夫人聞

之召王王謝曰吾必得罪於太夫人公爲吾痛飲以分其過承業竟不肯飲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承業固辭稱唐官終其身

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侍之師法矣效職一也竭忠二也奉公三也有守四也盡義五也爲晉養民畜財軍不乏興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寬責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屬以酒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食人之祿者愧之多矣使中常侍率此道烏有廉官之刺故郡之徒投河之寤千百輩盡誅之酷哉

吳徐知誥爲淮南節以宋齊丘爲謀王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民甚病之齊丘以爲錢非耕桑所得使民輸錢是

教之棄本逐末也請蠲人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絀絹匹直
千錢者稅三十知誥從之由是曠土盡闢國以富強

錢非耕桑所得而使農民輸錢政之苛虐莫此爲甚於是
有二月賣新絲五月粃新穀之誦善爲國者必貴粟帛而
賤貨寶其所貴者謂之新本其所賤者謂之抑末觀所徭
孰重孰急則民之貧富判矣然而雖盛明之世不能使農
民免輸錢之患是何也用錢之路廣也是故自古爲國者
有共病取士以文詞用人以資格刺平人以爲兵斃平人
以俸利任子無數授田無限免庶人在官之役而胥吏得
世其業使農民出錢以充租稅又從而重估覆折至于數
倍此皆百姓之苦者也必欲稍蘇元元其惟貞觀租庸調
之法爲可行乎

晉王好引輕騎挑戰或諫之王笑曰非百戰何以定天下乎
李存勗不自宴安是也而謂非百戰無由定天下則非也
天下惡乎定定于有德尚智好武攻戰之事非定天下之
道也漢高光唐太宗固以兵取方其用兵于外未有不假
仁勉義使百姓見德者故得之易而居之久戰勝攻取隨
即失之秦是也晉王不知監焉成難壞易亦可監哉

晉軍至胡柳陂梁兵亦至周德威曰賊未有所舍我營柵已
固王宜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
不從引兵先出德威從之晉軍敗德威父子皆死已而晉軍
復振大破梁軍晉王還營哭德威曰是吾罪也李嗣源見晉
軍敗遂北渡河至是復來王曰公以吾爲死耶待之稍薄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當是時周德威請按兵

勿戰自以輕騎擾之使其營壘未立樵爨未具日莫疲乏
然後可擊謀之既臧矣晉王不能少忍冒險徼利遂失良
將大喪其師又於李嗣源生猜忌之心一舉蹉跌而河東
之勢幾不自立故仲由問孔子行三軍當誰取孔子曰暴
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者也孔子所與德威有之其所不取存易犯焉聖人之訓
不可違如此昔光武伐尤來兵敗軍中意王歿矣皆怊怛
不安吳漢曰王有兄子在何憂蕭王不以是訝吳漢者誠
以喪敗之際多不相知有如不測寧能禁人之他議晉王
於是不能容一嗣源淺量褊局固非席卷天下包舉宇內
者也

吳越攻吳常州徐溫拒之吳越兵大敗徐知誥溫子也請

勝東龍蘇州溫曰天下離亂久矣民困已甚今戰勝以懼之
戰兵以懷之使兩地之民各安其業豈不樂哉

五代之間出休兵息民之言者惟徐溫而已溫非怠於攻
取假休息之美名也攻非所當攻取非所當取而勞民費
財王或驅所愛子弟以殉之則不如其已其已之是也若
夫失祖宗世守之地有父兄沒齒之仇而曰吾欲休兵息
民此孔子所謂似之而非者也春秋善解紛嘉釋怨謂不
義之兵伐求之舉耳至於攘夷狄雪讎耻義所當爲則一
書再書屢書而猶不足未嘗以伐求不義一槩蒙之不如
是則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夷狄之不若矣

吳宣王重厚恭恪徐溫父子專政王未嘗有不平之意及疾
甚溫或嗣或以君當自取爲言溫正色曰妄言者斬乃以

王命迎丹陽公溥監國王璵溥即位

孫溫勢可以取國而不取若賢於迫奪者矣然父子專政使其主尸位不得有所施爲雖隆以虛名而盜其實利卒成知諾之篡其愈幾希爲溫者宜如何歸大柄於楊隆演殺生除拜不自己出示具國有君以訓于下不以軍國重務私諸異姓之子措江淮於平治俟中原有道舉而歸之十國之賢孰出溫右哉今名守臣節實用主柄乃董仲舒所謂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者其所經營適爲他人積患與智皆不足稱矣

蜀吳屢勸晉稱帝將佐及藩鎮請者不已王許之張承業諫曰王何不先滅朱氏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今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慟哭曰

誤老奴矣邑成疾不復起

蜀與吳勸晉王稱帝者欲分惡也將佐藩鎮勸進不已者望功賞也若張承業之策則子房孔明之餘意也業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孔子雖荅爲政然學道進德莫不然矣光武爲蕭王甫定河北是時更始猶在赤眉方強南有子陽北有文伯隗囂在西劉永在東江湖海岱據土地盜名字者又以十數而議者不譏光武即位之早者誠以民心思漢而光武起自宗室功德兼茂故也或猶以謂未若盡戡多難然後稱帝之爲愈今晉王以夷狄賜姓通唐屬籍豈親宗室之比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戰克攻取之才固爲羣雄所服而輔世長民之德天下未聞也於是

焉而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初義武節度使王處直養子名都佞佞多詐處直欲以爲嗣孽子郁無寵奔晉王克用妻以女及晉王存勗討張文禮處直恐鎮亡而定孤潛遣人語郁賄契丹犯塞以解鎮州之圍郁邀求爲嗣處直許之都恐乃勒兵劫處直并妻妻幽之西第殺其子孫并腹心將佐自爲留後晉王因以都代處直王者一頓一笑尚不苟發况建侯嗣國之重哉先晉王之婿雖王氏孽子然處直無嫡則繼之者非郁而誰且處直已許之爲嗣矣今養子都乃幽囚父母殺其子孫此與張文禮弑帥罪孰爲大存勗旣爲王鎔討賊於處直當加卹

焉今不赦文禮而許都襲位賞刑如此何以扶天下之爲
父戒天下之爲子者父子君臣夫婦是謂三綱三綱軍政
之本存畀自帝而賞王都軍政之本亡矣雖暫得之不旋
踵而失之非不幸也

王郁說契丹取鎮州契丹悉衆而南王都求救於晉晉王救
之王都迎謁於定州請以愛女妻王子繼發遂大破契丹

古之行師者或整堂堂之陣以伐之或出其不意以侵之
或輕行以襲之或環合以圍之或接兵刃以戰之或用詭
詐以敗之苟得勝則已不假正其義此固霸者之事然施
之亂臣賊子則聖人無貴焉晉王聽王都囚父取國既失
於前今因其出迎下令易定明父子之義討劫奪之罪執
都殺之以郁爲帥則軍政脩明人心聳服契丹雖強將不

戰而自退矣晉王先助劉守光今又助王都何有見於斬
張彥而無見於此耶凡此類皆制勝之大幾也接而不失
惟上智能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七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八

莊宗

後唐紀

晉王即帝位國號大唐以豆盧革盧程爲相二人無他能特以霸府元僚故用之

建王霸之績者必有心腹股肱之臣其不濟也以爲謀主其既成也遂登輔相輔相之任當承平無遠慮者或不知考慎矣若創業垂統之君天下固以此卜其成敗而可忽諸梁唐晉漢之朝無所稱焉豈氣方紛亂天不生賢耶將人主無知人之鑒而不能致之耶何數十年間棟橈鼎覆之相接也或曰天運無息地化無方日月之行寒暑之變萬物生出成實無歲不然何獨於人之賢才則如是之難得也曰小德小能皆可致也真才實賢所謂名世者非人

主真有平治天下之意則山林而已矣其肯揮汗於甲騎之塵而褰裳於流血之波哉是故唐梁晉漢無良輔則以其君皆常人也

帝克鄆州梁主懼敬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殺也梁主從之帝令朱守殷守德勝戒之謹備守殷帝幼時所役蒼頭也梁主問彥章以破敵之期對曰二日左右皆笑彥章兩日馳至滑州置酒高會未散陽起更衣引兵直趨德勝遂破之時受命適三日矣

敬翔佐朱溫無能改於其德及輔嗣世又不能扶持其亡直斷喪唐室爲有功耳其盜賊之指迷歟梁之所以亡以理言之朱氏無長久之道以事言之友貞踈遠動舊信任姻黨將士解體卒伍離心皆無以正之獨請用王彥章自

一古頗聞倚一猛將能救危而扶顛者耶而六一居士作彦章傳稱德勝之捷由彦章出奇盛誇大之以爲非天下偉男子不能也夫彦章固善鬪然所當者乃朱守殷守殷蓋晉王幼時蒼頭是奴僕而寵將夫人能破之矣及存勗命李周固守楊劉則彦章以十萬衆百道並進而不能克周非晉名將也尚足以禦彦章則彦章之才亦可見矣其所以著名者特以死節不屈耳此則五代之臣所難及者也故嘗論之兵有二道曰正曰奇王者之迹息正兵不復見矣後世惟諸葛武侯得其遺意不行危不僥幸不急近功不爭小利自餘如漢高帝唐太宗曹孟德最善用兵者然皆以奇勝者也其事有近正者亦仗正爲名耳其本根血脉非出於懔懔之愛忠順之教節制之法無敵於天下之

實也惟其用奇而人不知其爲奇惑於奇正之形貿亂以取敗此其所以爲奇者信曰奇矣區區彥章何足道哉

自德勝失利以來喪芻糧數百萬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租稅日少倉廩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契丹欲入寇梁人謀大舉帝深以爲憂

芻糧數百萬非累年不能積倉廩不支半歲垂亡之勢也然則朱守殷之罪安可不誅莊宗以官者之譖罷李建及軍職而失忠壯之助以俳優之悅用李存儒刺衛州而失河北要害之地以役使之愛使朱守殷守德勝而陷南城喪芻糧數百萬幾如是而地不蹙國不亡然則不旋踵而克梁者非晉必當克也蓋梁祚告終之期促耳

召諸將會議皆請與梁約和以可爲境休兵息民更圖後舉

帝不悅獨問郭崇韜對曰梁以精兵授段凝凝非將才與足畏者若長驅入汴必望風自潰不然今軍糧將盡若非決志功何由成帝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遂濟河遣魏國夫人及皇子歸與唐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而焚之

經營天業者必厚其根本之地西漢之於關中光武之於懷衛曹操之於兗州之類使進可以取退可以保全晉雖久有河東其地瘠薄故必兼得河北然後富強然晉王不擇牧民御衆兼資之才但以兵力守之又令孔謙之徒急政暴賦趣辦目前自無一年之蓄而梁亦無金穀可因莊宗崇韜決策擣汴則可矣曾未及善後之計也而帝所謂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者一何戾歟漢唐之初其君臣

皆英才蓋世非僥倖而偶成固無爲虜之道雖曹操劉備
亦皆有以自全必不至爲人所虜若夫事敗成禽者其人
可知矣又安得爲丈夫莊宗此言蓋不敢決於克梁故與
妻子訣別而去嗚呼捐身與家以爭天下意誠何爲將以
濟民乎抑亦濟欲乎此特劉毅呼盧一擲百萬之比非真
豪傑之所爲不足道也或曰武王伐紂猶慮克與不克何
況於莊宗曰以壯士輕軼嘗試之舉而方聖人儆戒不忽
之慮則過矣

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世讎理難降首吾不能自殺卿可斷
吾首遂弑之

朱友貞之死善矣然禮國君死社稷友貞宜即太廟告亡
而自殺然後合禮授刃臣下處人以所不當爲豈不君臣

交夫乎

帝欲發朱全忠墓斂棺焚尸張全義言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戮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斂以存聖恩帝從之

迹朱全忠暴蔑唐室陵逼昭宗併弑二主殺一后及諸王毀唐室三百年宗社自古亂賊之凶悖殘暴無與爲比莊宗雖非隴西狄道苗裔旣賜姓通屬籍矣則入汴滅梁非特爲先王之仇正欲與唐室攄覆載不同之憤雪滄溟不滌之耻也列數其罪謚告多方發冢斂棺焚尸而颺之汙溺其宮居吏棘其廟宇然後快於人心合於天意雖古未有此舉良不爲過庶足以垂後來亂賊之監非小補也張全義懷全忠私遇甘於賤辱夫豈知帝王懲戒之大方莊宗過聽其似是之言而略於討惡之典惜哉

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紹冲多齎金帛賂
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溫韜發唐山
陵殆徧何得復居方鎮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

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守赦令則發陵之賊蒙寬
宥非所以正刑誅罪人則惟新之需有變渝非所以示信
二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揆情法審輕重而區別之使
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
矣然莊宗所見又異乎此使溫韜不賂伶官貨官姬必不
以既赦爲言也

高季興入朝還謂其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
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列聖皆人極也而舜禹獨以大稱者舜以取諸人爲善禹

以不矜伐蒲假故歟漢高太度自三代而下莫與敵矣由
亭長爲天子見監門戍卒如平旦然猶曰今臣所就孰與
仲多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賢人君子尚或難之齊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葵丘之會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國
服楚還轍陳太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
怒猶未息也雖人之度量相越有遠近然事在勉強而已
意欲如是少忍而思之曰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
意不欲如是少思而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
善矣此強勉之道也意動即行不復加思而入於不善如
九之下阪水之赴壑孰能禦之莊宗之徒是已夫九五尊
位非覬望可得聖人不以得之爲喜而以處之爲懼是以
能濟若其道心又何芥蒂之有故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

下而不與焉不與云者言若無物也此孟子所以有敵愾之喻也莊宗十年戰于屢瀆危殆僅乃克梁四方之未服者方且圍視而內向乃行百里半九十之時其初入汴也以頭觸李嗣源而喜今又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志驕氣溢為孫所規故高季興輕之於前何詞誚之於後嚴可求梁震知之於數千里之外凡所料度其應如響矜伐之爲害乃爾是故尚志之士有自此用功而居仁者曰深省於身兄過皆自矜而得之今華衣美食則對客裕然服弊襤菲則不以出諸房閫何爲而爾也求其所以爾者治而絕之則不矜不伐不滿假之德可成簞食瓢飲與列鼎萬鍾於我無加損焉此學舜禹之事也

郭崇韜頗受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祿賜巨萬豈藉此但以

梁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多梁臣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爲內外府州縣上供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入內府充宴賜於是外府虛竭內府山積軍士始有離心

崇韜欲服故梁藩鎮之心惟反其舊俗臨以清正彼方祇命之不暇復何爲而生懼心獨不聞楊綰之化與陸贄之言乎身兼將相不以廉節表率中外而交通藩鎮顯受賂遺何以禁人主之求私財及中官伶官之貪欲無厭耶雖他日出助郊費終非宰相之體經國之方而致莊宗禍敗則此舉爲多矣夫貢賦所入皆天子所有以供邦用安有內府外府之別其名見於周官雖王氏亦不能巧爲詞說

德宗璿林大盈乃其著者與鹿臺西園何異莊宗之官官
非爲姦計特舉所見而言之流弊之久習以爲常此固明
君賢相所當革也

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爲己任嬖倖僥求多所摧
抑甄別流品引拔浮華由是官官謗之不已崇韜欲赴鎮以
避之所親曰蛟龍失水制於螻蟻上欲立劉夫人爲皇后而
有正妃且太后惡劉夫人是以未果公若請立之上必喜內
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

大臣之義以道事君君有違道則當諫而止之諫而不從
則當辭而去之非悻悻求勝取必於君義當然也視君有
過而不能諫又不能去乃多爲容身之行陷君於不義是
一意而多罪未有能免於戮辱者也崇韜希莊宗邪心請

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曾未幾時反以自旋向也力求赴鎮而出其禍必輕矣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邦之戒哉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入汴匝謁見帝甚喜匝曰臣所以生全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報之帝許之郭崇韜曰今大功始就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之心踰年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爲我屈意行之

昔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善善而不能
用惡惡而不能去也莊宗其是類乎知溫韜爲發陵賊而
竟赦之知崇韜之言正而竟違之所以然者不知克己之
道也克者勝也克己者自勝其私意也人有私意有公心
克之久則公心大莫之克則私意專自身及家由國之天

下治與亂之原本也百萬之衆兵利甲堅勇將將之湯池
可陷鐵障可摧強國可乎元帥可奪方寸之地無山谿之
險封疆之界聽其恣肆起復惟欲所鄉而無如之何故曰
暴威武者困於酒色之娛火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
履矣勇將之勇鼓之以氣是可能也克己復禮以理自勝
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爲人君者當以君子之大壯自
勉則無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之失矣

蜀主以張格爲相初格得罪中書吏王魯某乘危窘之及再
相執殺之許寂曰張公才高而識淺戮一魯某它人誰敢自
保取禍之道也

侵辱必報人之常情聖人爲之處其當曰以直報怨以直
報怨爲盡矣則犯而不校者無乃過乎曰犯有輕重然有

大小莫大乎君父之怨莫輕乎言色之犯爲言色之犯而校焉多矣顏子則不校也忘君父之怨而不報焉多矣孔子則必報也此輕重之權大小之辨也中書吏於故相有伏事之禮乃敢乘危而窘之此不特言色之犯而已張格再相責以禮義然而遠之可也用意殺之過矣泯然不報則又幾於矯枉過直設使魯柔罪足以死避復怨之名貸而不治祇所以爲不直惟不愆於義無愧於心可也

四月癸亥朔日食

日食天變之大者正陽之月尤古人所畏以當盛而微爲人君昏弱蔽虧之徵也日有食之推步之家或逆數而盡合或占來而必應是則躔度之常何預人事然前古莫不以爲大變在禮則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所致也在傳則

五十一
曰國無政不用善所感也在春秋則不言其所以食曰日
有食之而已有者天人交共之辭也終不歸之於常度蓋
以警乎人君其意若曰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輝光赫然而
乃晦暗虧傷宇內慘晦以是思懼懼可知矣而自唐中華
已後人君鮮有敬天之渝者至於五季固已日數冥濛衆
星爭曜而莊宗力且荒于遊畋耽于聲樂惑于女色冒于
貨寶奢朝無一君子專與伶官爲伍天雖眷顧示以可畏
莫覺莫悟俄頃而滅不亦宜哉

自春夏大旱至六月甲午雨凡七十五日乃霽百川皆溢

按四月癸亥朔則六月無甲午日資治通鑑之置局也劉
恕通長曆不應有差蓋小誤也何爲小誤司馬氏六任冗
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

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唱爲浮言謂書之
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縑帛及御府果餌
金錢之賜耳旣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雖有此
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有
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
敢自保全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
有由也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爲甘
就冗散編集舊史盡願忠之志而檢驗細夫顧謂眷戀匪
效之入孟子曰如使予欲富何爲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
以己臆度君子類皆如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
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故尚有譏口又况矯世拂俗
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秋七月太后殂帝哀毀過甚五日方食河南令羅貫性強直不避權豪伶官切齒共毀之帝含怒未發會帝往山陵道路泥濘橋多壞帝問主者宦官對屬河南帝怒下貫獄殺之郭崇昭諫曰貫坐不至死帝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朝夕往來橋道不修安得無罪貫竟死遠近冤之

曾子執親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制禮過之者僭而就之不至者疎而反之故君子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若莊宗五日不食學禮者所難可不謂之賢君乎曰君子之行必類而稱爲太后靈駕將發以道濘橋絕而殺賢縣令則與孝之事不稱矣夫以七十日之雨江河川澤皆溢則道濘橋絕有非人力所能及者且先以日食次以大旱繼以霖雨陰陽舛逆可

懼甚矣乃以人力所不能及者暴誅賢令其事雖曰橋道不修其實則緣伶官所惡曾子曰樹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况爲伶官諸毀而殺賢縣令乎然則莊宗不食五日纔足爲小節而殺賢縣令是乃大不孝此亦宋襄一會虐二國之君而以不重傷不禽二毛爲仁可謂不能充其類者也

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軍事皆決於郭崇韜從襲耻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從襲等益不平

伐國之義爲其不道也故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古之貪土關地者取其重器猶且不可况意在賄賂乎崇韜仗鉞專征爲蜀除害苟能清身律物三軍自戢盜賊

不作奏凱承還說問何自而入乃貪于貨寶悅于聲伎父子豐殖不虞元帥之疾己不顧偏裨之側目不防奄寺之讒曰不監鄧艾之覆轍是直愚夫而已莊宗既貪崇韜無能改於其德又以是相之戕于身敗于家而凶于國何必曰利豈不信夫

崇韜素疾宦官嘗謂繼友曰大王它日得天下宜盡去宦官宦官聞之切齒時成都雖下盜賊羣起崇韜以是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迎及見禮又偃延嗣怒從襲因譖崇韜欲爲變且曰大王寄身於虎口延嗣歸告皇后后泣訴於帝帝疑之會關西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延嗣曰皆入於崇韜父子帝遂怒

崇韜所以疾宦官非爲其讒媚貪黷以亂政乎忌李嗣源

勸帝除之則何異官官之害羅貫也請立劉夫人爲皇后
則何異官官之增嬪御也廣受藩鎮餽賂則何異官官之
求貨無厭也無瑕者可以戮人其身不正如正人何然則
以崇韜所爲雖盡誅官官何救於亂亡况繼爰雖爲帝子
未正儲位乃遽以它日之事告之又昧不出戶庭之戒啓
耳屬于垣之禍爲己爲人兩俱失之張濬未能取楊復恭
已露作態之言王彥章方欲圖趙張先漏盡誅之語皆從
自及是誰之過歟

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帝語之曰聞崇韜有異志卿爲朕
誅之知祥曰不宜有此俟臣察其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

莊宗於崇韜非有大憾時以意在蜀貨信譏口耳知祥若
力爲辨解又盡誠以告崇韜使早班師自歸于帝庶使上

下之疑釋君臣之分全而皆不果爲則窺見間隙有乘亂取蜀之志狡黠則長而忠實短矣

帝復遣馬彥珪詣成都觀崇韜去就皇后力請殺之帝不許乃自爲教與繼安令誅崇韜彥珪至繼安不可從襲等巧陳利害繼安不得已召崇韜計事并其二子誅之

任圜以戶部尚書李愚以翰林學士並參繼安軍機崇韜之死所宜諫止而寂無傳焉意者崇韜權勢隆重不通衆情故二人有疾之之心而幸其禍歟雖然此小忿也親王摠師以皇后教而殺將相乃國家大事無寧忍抑小忿力勸繼安勿行此事不然以離間統副搖動士卒說崇韜斬從輩下令班師則參軍機之職舉矣惜哉

李嗣源爲謠言所誣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公

勲業震主宜自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福禍之來無所
可避委之於命耳

朱守殷自蒼頭奴至蕃漢馬步使有德勝敗翊之罪不治
帝恩厚矣衛命出覲乃輸款國嫌二心已著嗣源宜以其
語奏之則忠誠上格姦人必伏交私之刑矣苟不如此是
不智也知之而不告嗣源幽隱所存爲如何若曰心不負
天地禍福委諸命此則明哲之事嗣源雖未必能然其言
可取也

從馬直軍士王溫等五人謀作亂禽斬之指揮使郭從謙率
優人也有寵從謙以叔父事郭崇韜爲睦王存乂假子及二
人得罪從謙數饗將士言其冤及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旣
負我附崇韜存乂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懼退謂諸校

曰主上以王溫之故欲俟鄴都平盡坑若曹由是親軍皆不自安

季康子問如何而民敬孔子曰臨之以莊此非特季康子當然雖二帝三王亦莫不然故傳說戒高宗以啓寵納侮太保戒成王以狎侮小人凡伯刺厲王以無敢戲豫蓋既與小人暱比無間遇有所不可將以正裁之則傷恩將聽而勿問則損威莊宗以謔浪中從謙要害亦出於不得已耳而不知小人難養之情不孫生怨勢所必至故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無疾惡之心則不召其怨

嚴正則不召其不孫莊宗少所使習貴而不革

早墜厥命耽樂之從或四三年周公豈欺我哉

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是時水旱之後民力已自不支又借稅以苦之是促其離
叛也當其時爲其民身被借稅之虐後世讀史者其仁人
耶固惻怛而增戒其小人耶必唾手而取則明君宜思之
曰百姓供常賦於豐年猶有受病者况饑饉之後而可借
一年之稅乎借稅其與治同道與其與亂同事歟考其所
始則從違可否判矣

攻鄴未下從馬直軍士作亂劫大將李嗣源爲主軍駕東征
前驅叛歸嗣源帝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入洛宰相奏
魏王軍將至車駕宜控汜水收散兵以俟之明日將發郭從
謙帥所部作亂帝中流矢鷹坊人善友扶至絳霄殿少頃遂
殂左右皆散善友斂樂器覆殯焚之

莊宗初嗣父位決勝夾寨解潞州之圍歸而治國訓兵事

各有理使朱溫未死固必爲所禽矣既違張承業忠謀亟
稱尊號則舉措之失已稍形見逮滅梁之後遂無一善可
稱與向者猶二人然是何也聞之先覺曰人才器有限職
任重大者負荷爲難烏獲而舉二百鈞亦必折脊絕膺而
弗勝矣人君者職任之極也平日才器雄天下及居尊位
若弗勝任者才器所局也若莊宗事聖哲之君止將相之
任豈不有餘裕乎其天稟既如此又不知力學以充擴之
而武皇帝生不快末命所屬三怨爲重莊宗每克一怨即
復一矢于先王之廟既納三矢幹蠱咸畢以爲天下無他
事矣肆志逸樂而已豈非才器有限不監歌器滿則覆歟
雖然裂膚汗血沐雨擲風凡十五年而後得好田好女寵
伶人信宦官不三年而滅亡苟歸之於天則昔明而今暗

先戒而後肆豈亦天耶故莊宗之命哲命吉以命歷年皆
所自貽不可歸之天數也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諸將曰國家取大梁定巴蜀皆郭
公之謀而吾戰功也郭公無罪族滅行及我矣遂反及向延
嗣至鳳翔以莊宗命誅之

李紹琛者康延孝也延孝事梁有罪逃歸于晉國盡輸大
梁情實使莊宗談笑而取汴於梁固賊臣於晉則殊勳
在邳彤任光之下也然小人惟強弱是視見梁將亡晉必
興遂決去就自以保身之計得矣而竟復反逆其言雖憤
郭崇韜之冤其意則以反爲常無往而不如志也古人曰
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一人而三反何以自責是故本爲
保身適足自族焉若爲朱氏戮力效死之爲義也

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鳳翔退至武功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乃至渭水西都留守張錢已斷浮梁循水浮渡腹心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流涕伏於床命僕夫縊殺之任圜代將其衆而東

繼岌爲帝長子任都統之重而進退死生惟奄人所制無足責矣李從襲讒疾交間以誤魏王亦奄人常態不必言矣惟任圜參預軍機而主帥一旦至此是誰之過歟郭崇韜死圜即代總軍政繼岌死圜即將其衆而東其周身之智則賢於鍾會矣當變故時從容其間莫能救止而竊取其柄得爲忠乎陰謀如此它日無故死於安重誨之手蓋天譴也李愚職事與圜同而寂無所施其罪亦不薄矣武

臥

病

宗五子繼定

不知所

管大業與朱溫下同

享國乃反

尚無以

也德養人者也力

智欺人者

智力加人

時而窮則人亦得以加諸我矣故用

有不困者也

我養人其養既久則人亦不忍離我矣

未有不安

者也三代而上純德之世也三代已下

矣假德以

文之視其智力之裕局則斷其所就之廣狹觀其假德之

深淺則決其所享之延邇武皇燿土之忠已有土宇之報

矣莊宗繼志之業已叨名位之極矣考其德政漫焉無紀

譬如人役其心思疲其筋骸與人競爭不遺餘力偶幸一

勝而又從事於酒色晝夜斲喪則元氣耗盡何以久生是

故典謨訓誥堦命之文上下千載凡歷五姓七十餘主未

有一言右智力而廢仁義者其享國脩永後世莫及斯可
信王道之足師而霸術之不足願也歐陽氏乃言繼岌至
興平京兆留守張鑑斷咸陽浮橋以拒之繼岌遂自殺向
使鑑不斷橋繼岌得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
鑑之拒之其所繫豈小哉愚以爲不然繼岌常才爾制於
李從襲莫能可不著也使其有立豈以皇后教殺郭宗範
既聞絳霄大變宜整比六師道赴難豈張鑑斷橋所能
遏乎以彼之寸步使東行

司馬氏考實鑑載張

南爲李

源老於行陳之敵也
繼岌軍循水浮渡至

戰位

建國號吏部

書李琪曰改國號則先帝遂爲路人梓宮安所託吾曹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者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

明宗改國號則莊宗爲路人梓宮無所託吾曹不能自安李琪之言似也不改國號而葬莊宗使嗣源柩前即位前日諸臣遂可以此自安乎致身常伯位不卑矣國云君弑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人臣心不自安尚有大於此者耶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賜死

張憲在莊宗朝不附伶官以致疎外進不預朝廷之謀退不預鄴都之亂及嗣源之入洛又不雷同勸進懷忠徇義蓋賢者也明宗即位考慎相臣無以踰憲矣乃徇有司迎合之奏而殺之初政之美固多其累莫此爲大任是責者

非安重誨乎任園望實未能及憲重誨已深忌之則憲之
死無乃重誨所欲乎以忌疾殺無罪之賢士欲以自安天
其許之哉

量留後官百人宦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厨五
十人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
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刺史以下不得貢奉

非真不徇慾則不能減後宮非深見奄寺之害則不能損
宦官非無音樂之好則不能裁優伶非懲田獵之爲民病
則不能縱鷹犬非薄口體節奉養則不能省庖厨非知冗
負有廢無益則不能罷有名無實之使非恤民力弊於轉
輸則不能遣諸軍就食近畿非節公家之用廉取於民則
不能除二稅省耗非戒橫斂斥私帑調度儉約則不能抑

守牧進奉此聖主常事也而英雄明達如漢武帝唐太宗猶有不能焉明宗車狄之人從容行之豈不爲賢哉且非矯勉於初政而怠忽於末路者其賢益可尚矣是故表而出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置臨明殿學士以馮道趙鳳爲之以備應對一人皆翰林學士也

天子宰相義理所極天下取正焉者也氣數清薄乃至目不識書者爲之夫安能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也不考前言學古訓遵先王之法而能治天下者無有也然石勒徐溫使人讀書或訟牒而處其是非往往中理唐明宗所行政事有太宗所不能及者則其質之美也由是觀之

有其質不輔以學尚能爲善使輔以學則爲聖賢必矣記
問該淹語論辯給而不肯爲善書自書人自人則讀書爲
無益之事耳明宗未置端明學士時所行善政已多今又
助以馮道趙鳳二人皆儒學遴選也繼今政事當加美於
前乃二人講論之功苟爲不然非特讀書無益儒亦腐矣
勅用二名但不連稱皆無所避

二名不偏諱禮也孔子之母名徵在故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其爲後世法明矣而諂者獻佞愚者違禮必以孔
子爲未忠未孝曰雖聖人云爾吾寧過於厚於是嫌名則
諱詩書則諱臨文則諱二名則偏諱而不思其義有不可
也馬援曰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聞而口不可言
是則私諱可自禁之而不能禁諸人也夫忠孝有大小略

身養志孝之大者也盡道格君忠之大者也敗德違訓失
子之道而區區焉以避諱爲孝之切誤朝迷國失臣之義
而惴惴焉以避諱爲忠之至所謂不能三年而察功總養
其一指而失肩背是謂狼疾之人不知務之甚也明宗目
不知書況古訓乎乃能詔一名不連稱皆無所避是暗與
孔子合知經學古者多所不逮可不謂賢乎既不知書又
無臣下啓生之者乃能如是其取益可尚矣是以表而出
之

葬閔孝帝廟號莊宗

廟號猶諡皆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暴其民害則身弑國
亡莊宗是也名之曰昏荒矣悖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
也日與優伶戲頗受其批而不耻安得謂之莊使聲與實

爽非當時儒學之臣之罪乎

舊制吏部給告身先責其人朱膠綾軸盛貧者但受敕牒不取告身侍郎劉岳上言告身有褒貶訓戒之詞豈可使其人初不之覩執政議以爲朝廷命官何惜小費乃賜告身

有國家者受天下財賦使用之一二中理尚不當靳於告身之費何況匪放好賜橫被倡伶狗馬鷹鷂並食廩粟其則糜捐帑藏視猶糞土而誥命之出所以進賢用才或推恩施漏及幽壤乃會計數天之綺不從官給先責其責是貿易之道也豈非國羞乎救斯失者劉岳啓其端執政盡其說明宗行而不疑可以爲後法矣

吳馬軍使柴再用戎服入朝御史彈之恃功不服徐知誥陽於便殿誤通起居退而自劾優詔不問固請奪一月俸由是

中外肅然

治化莫要乎躬率周公之能使人信王也以作乎先也其能使人敬王也以作恭先也若我而不先之徒以法令約之在位者於是乎外有事君之禮而內有背上之心矣徐知誥之爲類乎有聞者惜乎其能暫而不能久也鄧禹受任無功降爲右將軍孔明出師敗績自請貶二等郭子儀李光弼之徒咸率是道宜其功名之美也

出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後唐雖莊宗自亡之而亡之者三屬劉后及宦官明宗旣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景進與郭從謙爲最用事而從謙又負叛弑之罪則無以加矣所宜聲言莊宗禍敗之由親勅六軍取從謙及其徒戮于兩觀乃不及時

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所部之衆而不敢亟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江陵高季興請附於吳徐溫曰高氏事唐久矣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襲之甚易我汧流救之甚難臣人而不救不可也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聽其附唐

徐溫辭高氏稱臣聽其附唐是也而受其貢物則非也貢者臣獻君之名辭其君臣之名享其筐包之實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夫儀不及物謂之不享高氏輕具之心自此生矣

帝幸汴州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朱守殷疑懼判官

孫晟勸之反守殷遂棄城拒守帝四面進攻守殷知事不濟盡殺其族命左右斬已棄城者開門降

朱守殷有罪三守德勝而陷沒一也郭從謙反按兵不救二也莊宗既弒即入宮取嬪御珍寶歸其家三也明宗入洛宜亟誅之不待移日乃遲之遲而又久何也明宗前已受其歸藩之款既又納其促入之使爲是故寵以平章事矣帝欲幸汴非有討伐之謀也乃守殷自疑惑於羣議倉卒治反以取敗亡耳非明宗能討罪人伸大義也五代之君舍周世宗次則唐明宗周太祖有善可紀不爲其美狄卒伍不足語也既當名號人固以禮義望之故有不合者必託其事以發議論垂勸戒焉

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明宗即位之後不事華侈無浮費故先除二稅省耗止絕
刺史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
知其幾何人也以夷狄之人臨中土殘弊之後尚能如此
何況聰明睿智高出羣倫昭儉德以表正萬邦其效宜如
何夫豈有暴守虐令以逋負爲生財之源征而又征償而
又償無有窮已者也

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
軍歲餘帝謂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
以無闕他日帝屢言重誨溫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
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

所仰乎君者以八柄由之也宰相佐王論其可否是非而
已非使人君一不得施爲必出於宰相也華溫琪爲藩鎮

雖未有殊績亦不以罪惡聞入覲請留賢於專士者遠矣
明宗欲與重鎮良未爲過而安重誨力沮之豈爲溫琪無
所可用特以不出於己耳爲宰相必使事皆出己而不論
可否是非之所在小必喪身大必滅族然則李文饒所謂
政事皆出中書者非歟曰此言多門之害也若太子令秦
齊王教與詔旨並行若武后天下謂之二聖若楊氏五家
府縣承迎峻於制敕若大家但居深宮外事一聽老如處
分若斜封墨制紛然並出若總權握兵者各以便宜從事
如此之類非定于一所謂私斜之門不可不閉者也至於
政事之廢興人才之進退固人主與宰相通知而審處求
歸于至當特尊卑有詳略之異豈曰君無所預惟相所爲
乎重誨不學固不足責可爲後人之龜鑑耳

吳攻楚爲楚所敗虜其二將吳求和而歸之使宰相許德勳
餞之德勳謂二將曰楚國雖小願吳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
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
云然

異哉德勳之爲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爲它人畫計苟不願
爲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既在輔佐之地又立扞寇之
功則吾君身後大憂盍以啓告使有所處俾不至於亂乎
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
所止矣

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帝促王晏球攻城晏球曰城高
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不若愛民養
兵以俟之晏球日以私財養士自始攻至克城不戮一卒

王晏球非知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爲冠也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之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二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爲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糜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舉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具徐知詢握兵據上流意輕知誥周廷望說知詢以寶貨結朝中勳舊知詢從之使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奔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留爲統軍知誥自是始專政知詢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爲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廷望

周廷望審爲徐知詢深計當弼其違咎而引以善道則中外歸心而齊王基業不爲養子所取矣乃勸使行賂又自反覆于其兄弟間意亦未知詢諾勝負而兩布腹心焉諺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爲欲人不聞莫若不言廷望亦豈知其反覆之敗人又自敗乎故廷望邪計行而詢諾之得失始決讒人爲惡可不畏哉

董璋反安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董璋反狀未彰安重誨割東川閬果爲一鎮又益兵于綿遂繼又遣將戍閬州璋懼遂反然則含容不討豈當時事宜也明宗先討朱守殷繼討王都非一切含容者重誨此言蓋爲符習王建立李從珂發其心所惡欲明宗殺之耳

然則豈東川事宜也明宗荅之當矣雖然他日誅重誨非重誨有反逆之負恃恩舊專威福讒疾交至而臣主俱傷當此時明宗欲討重誨之心旣形諸言而重誨猶不悟貪權怙勢日甚一日心安得仁乎卿大夫不仁其不能自保必矣

安重誨以父專大權中外惡之懼表解機務願賜一鎮上不許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范延光勸上留之且曰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令中書議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機務爲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心有芥蒂之疑夫婦將如路人父子將爲仇敵况君臣乎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

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爲朝廷計道爲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強留而君臣存形迹之嫌不若從安今所請優以外鎮之爲全也范延光在唐爲良臣明宗許之相乃不敢當其視與人同事擠之又下石焉者相去遠矣而五代史乃以與朱守殷爲伍無乃失其倫耶

石敬瑭攻蜀久無功上憂之安重誨請自往督戰上許之即拜辭時上已疎重誨既行諧之者不已有詔召還

重誨之敗由不知相業也馳車而失其轡必墜于車下操舟而失其柁必覆于水中樞機之府控制四方者也出師而不進首歸乎運籌折衝之人矣奚必身親其事然後能濟使四征不庭功皆未集安得如許大臣往督之哉故知

宰相之職分者不以親行爲是而以坐論爲勝然則召穆公與武侯裴度之事非歟曰周宣救急朝夕命召公平淮夷而其詩云徐方不回王曰徯歸言宰相不得久在外也討蜀之役豈後唐急務哉若武信身受顧託國政在己裴度則被傷拜相專爲討賊其意不同矣安重誨遠不取監于房琯近不取戒于郭崇韜君情已踈方請出總師旅其迹類忠其識則愚大臣而愚已足殺身矧兼他罪乎

帝遣翟光鄴詣河中察重誨光鄴至以兵圍其第并其妻殺之奏至下詔以重誨離間兩川吳越爲罪又戮其二子

鄭安二公以故舊都將相皆不得其死然則故舊之分固難有終乎曰蕭曹房杜豈非故人係屬之者何如爾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朋友之際尚以數瀆取疏

況於君臣崇韜重誨悔其失禮於君多矣較之兩公重誨爲甚以一人心殺莊宗二弟以防作患殺任圜以疑似殺皇子從璵又欲殺從珂排去孔循抑華溫琪力遏王建立廢符習屏胡福皆以私惡而非公論也特舊怙權取勝于上主安能堪之然則非獨莊明寡恩蓋二公有以取之耳夫一貪一懷尚不能免苟或兼之其禍必有甚焉梁冀竇憲李林甫楊國忠之徒是也故詩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爲蓋其門人續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

文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
纂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博集名儒擇冠
氏喪祭燕鄉相見之經與曲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爲一書
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
記間居瑤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
爲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
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
置之足矣古有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繫作然後易詩書
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爲
二與四經爲六歟抑合禮樂爲一與四經爲五歟廢仲尼
親筆所著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
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

五季之君吏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
子監以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
矣教之可也禮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其衆安得人人而
教之曰以監本爲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國家
經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武安鄭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閉南嶽廟及境內
諸神祠廟竟不雨希聲卒六軍使迎鎮南帥希範於朗州而
立之

楚境之旱其殺高郁所致乎昔東海殺孝婦大旱者三年
希聲不思其故修德行善以補前失反歸愆於羣神以無
禮施之禍盈福謙鬼神之常理也殺不辜以取國曾未三
年身罹其殃理之反覆不可誣也著矣

大理少卿康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
陰陽不調三辰失行小人訛言山崩川涸蟲賊傷稼皆不足
懼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
獲聞皆深可畏願陛下存其不足懼者而修其深可畏者優
詔獎之

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方之六可畏少遠
緩云耳必曰陰陽不調不足懼則災理之職可廢矣三辰
失行不足懼則羲和之官無用矣小人訛言不足懼則正
月之詩何所刺矣山崩川竭不足懼則梁山崩三川震不
必書矣蟲賊傷稼不足懼則炎火之界螽蟴之生焉所介
意矣澄亦謂此或係乎天地常數未即爲民害也故雖所
當懼而以不足懼言之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

信以爲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足以取人澄所言乃常理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下相可也尙止優詔荅之而已乎

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盛冀已復用表請立從榮爲太子上泣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議之

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解后得國春秋又高故其在位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士又喜聽其講論經義以爲開益智思而於立子傳世之大節懵然不達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

無功不足以啓沃故耶致使其君身肉未冷而國家傾覆
不於宰相而誰責乎

帝疾大漸從榮聞宮中哭意帝已殂自知不爲時論所與恐
不得爲嗣將兵陳於天津橋謂樞密使馮質等曰吾今日決
入公輩處事宜詳允禍福在頃刻耳質奏之帝小愈命李從
珂討斬之

有天下國家者必建太子明宗年旣七十而諱言儲嗣是
不欲大業之歸其子也從榮習見梁唐以兵得國不知太
子之爲君副而主器也乃貪執兵柄畏居東宮是不欲承
大業於其父也國之大事莫大於傳繼宰相處人父子之
間當使各盡其道而馮趙二公一不預謀致使從榮稱兵
明宗授甲父子祖孫一日而絕焉用彼相乎

帝祖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年穀婁豐丘革罕用校之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于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充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褒賞廉吏嚴治賊盜故雖四方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婁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旣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武丁恭默思道夢得傳說周公納策金縢武王疾瘳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歐陽氏有見於此而無見於天象其言曰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不中不可以爲常蓋有司之事也自秦

漢以來學者惑於災異天文五行之說不勝其繁故其作
五代史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自謂不得不異乎春秋也愚
竊以其言過矣秦漢學者固以牽合傳會失於末流若仲
尼之法豈可改也使仲尼書災異而道其所以然則與後
世之失同矣惟其遇災異而必書書之而不道其所以然
使人君有恐懼修省之心而不敢忽是其垂訓之大指也
雖然仲尼雖不道其所以然而稽之於經則事應具存故
雷電雨雪鍾巫謀兆隕石退鷁宋襄被辱雨而木冰君臣
繼執鸛鶴來巢昭公出奔惟漢儒牽合附會是以泥而不
通必明乎天人合一之理則知仲尼所書之意苟一槩以
爲占步之學歸之有司則自古列聖敬畏天道皆爲虛文
豈不淺陋可笑誤人心之甚哉

吳徐知誥又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欲待嗣君宋齊丘
以爲然一日知誥臨鏡歎曰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微以
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疾之手書切諫知誥愕然由是
踈之

純乎小人其爲不義也豈俟再思純乎君子其爲義也豈
待終食惟不能純也則爲義爲不義有不力者矣荀彧劉
穆之宋齊丘皆佐人奪國者也而幾會之際爲人所先豈
其智不及哉亦有所未敢耳以柳璨蔣玄暉之凶惡猶不
敢於朱溫九錫之事況智如荀劉宋三子固有所未敢也
敢之甚則爲郤卨樂成濟史太諸人矣敏於敢則爲董昭
魏舒敬翔周宗諸人矣此正君子小人純不純之辨也使
齊丘果以傳禪爲不可他日何爲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篡

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者不肯嬰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爲元功耳此姦邪之情實也

閔帝

宋王從厚通鑑無紀附于路王元年

後唐紀

鳳翔節度使潞王從珂有功名朱弘昭馮贇忌之潞王移檄鄰道言弘昭等殺長立少傾覆社稷今入朝以討之潞王至陝帝北度河馮道等入朝聞之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當聽太后命道曰不若俟潞王處分乃謂中書舍人盧導曰宜速草勸進文書導曰班迎可也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天子在外而遽以其位與人潞王若以大義見責何辭以對愚曰舍人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與則不可乃任人所問屋廩子食色與禮輕重之類也明宗不能立子朱

馮績聞潞王鳳翔之師西來閤帝輕騎出走道等爲相一
不預知若事當務實者曷亦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閤帝
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今可與圖存者奔之猶
奔髦土梗不可以納者望之猶大旱雲霓實要在乎李愚
所謂天子之出五輩不預謀亦非也奔逃之謀固不預矣
使之至此誰之過歟然聞盧導之言乃自知罪則猶賢於
瀛王莫顧以行也瀛王務實之言是紿兄臂而得食搜鄰
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

潞王

從珂

後唐紀

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閤府庫金帛
不足於用遂率京城民財據屋爲率無問士庶及僦者預借
五月僦直

取國有五難。潞王兼之。獨以外兵偶變。遂乘勢東行。因以厚利啗之。又培克京師。伐根本。是於五難之中。重無愛。微難乎其濟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唐德宗承百有六十年之基業。獨緣借商稅筭間架。得錢二百萬。遂召涇卒之變。潞王纔入洛。剝民酬兵將。誰與處。雖然。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爲人所買。故曰。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厭也。

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自經死。

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明宗非莊宗之子也。

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雖不爲儲副然明宗社稷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楨幹年在冲幼胡能有定乎故閔帝失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以死立志不事潞王雖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斬康義誠滅其族

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其迹四人反覆交間而背叛亦欲自全耳而皆不能免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少懲茲賊快於人心方諸符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唐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而不容者豈不賢哉帝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臣問望皆稱姚顗盧文紀崔居

儉帝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筭挾之首得文紀次得顓遂拜文紀爲相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具然後人體成卿佐賢然後國體立潞王欲爲天子而不知誰人可相是猶人無手足而以土木續之也且更相之意無乃厭馮道李惠劉昫之不足恃耶蓋博訪而數求之猶恐不可得乃親信之言是用取國五難有人爲首觀其所相則成敗決矣

劉昫判三司鈎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怨之

胥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胥吏所利者爲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胥吏何

責焉前代著令曰凡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
許災傷或下赦令盡蠲之而有司徼督如故農氓不論乃
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蓋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
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永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
政陽爲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
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
膏肓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
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具將柴再用卒史官嘗詢其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
靈何功之有

有學而自足則學不進有德而自賢則德不新有功而自
高則成者毀矣柴再用非有學有德之人也而能不矜其

功雖曰不學吾必謂之學矣。其越之俗信佛而重僧，再用嘗與淮南水戰，舟敗，長銷手淨之，得免。家人餽僧千人，再用悉取以犒軍。曰：「濟我者士卒，非僧也。」此在哲人爲細事。若武夫猛將能達者，鮮矣。再用此舉，近於明理，不伐其功，庶乎能宅心者，是亦古人所當尚友也。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不隳其業，吾不復事人矣。」從誨不能留。

梁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爲之臣，求之十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奪諸道，入貢貨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本朱氏奴

苟得無耻者固奴之常態不可教誨歟不然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辱之大者視而不諫曠闕多矣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既與朝廷有隙帝以間近臣李崧呂琦曰河東必結契丹若中國與契丹和親則河東無能爲矣帝密問薛文遇文遇曰以天子而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帝意遂變詔責崧琦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

石敬瑭之叛起自帝宿憾不平無含蓄之度輒言輕發漏疑間之情然止於如是則敬瑭亦無自而反李崧呂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停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與契丹和親以絕河東之援乃下計非上策也明宗繼非所繼獨以慈儉愛民克終其身使潞王能君亦必自保何必外交夷狄耶雖然此

常理也潞王乃奪國弑君之人也雖以善爲之猶不克濟况內失民心外結藩怨豈能免乎是故潞王之成敗不繫於違松琦之言聽文遇之計文遇之計若悞事而實是松琦之言若有益而實非或者見潞王之亡以謂失在不用松琦不可不察也

移敬瑭鎮鄆州敬瑭懼劉知遠曰明公據形勝之地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桑維翰曰公明宗愛婿今能屈節事契丹何患無成敬瑭遂上表言帝養子不應承嗣請傳位許王帝怒制削敬瑭官爵敬瑭稱臣於契丹請以父事之約事定之日獻盧龍一道及鴈門以北諸州契丹主大喜

劉知遠桑維翰皆石祖謀主從知遠之言則功遲從維翰之言則效速此石氏國祚長短之本也敬瑭之罪在不助

閔帝苟以閔帝失國者則當一無所預而尊奉許王於是
不爲衛州之事而歸奎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
實皆正則其得美矣此非知遠所及也敬瑭西夷之人姓
氏無所從出其舉措雖不足責然夷而進於中國欲爲天
下主不惟己當以禮義自力四方之應者固亦以禮義望
我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并土壤以公事之其利不能
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
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契丹圍唐兵於晉安帝問策於羣臣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
丹主分兵送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此亦解圍之一策也
執政議竟不決贊華者契丹王之兄也明宗時爭國來奔
龍敏之策必可以解晉安之圍者也契丹主深入常恐山

北諸州邀其歸路雖許立石氏幾欲變計立趙德鈞况聞
唐奉其兄歸奪其國其改轍而北夕不待旦矣唐主旣無
斷執政又不贊決固天亡之先禡其魄乎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十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高祖

後晉紀

契丹王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謂國有人乎契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高祖稱臣之辱況冊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立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爲中國主也可以爲首而甘於下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爲盟主相與朝事之

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况石敬瑭欲爲中國主而北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爲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爲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爲重義理爲輕已失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况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爲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爲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錡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資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爲宰相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人收葬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于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者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

意猶足爲賢也

唐主挈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憾起於盃酒違言爲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旣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故重悔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爲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下藏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太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使我爲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

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

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
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
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昆室舊臣不肯勸進於
齊乃持義不力爲子所奪夫爲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
廢父何異方諸郅超則超猶得爲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
嗟乎

和凝爲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致書曰
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此
夷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啓戎心
帝然之

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

祖有預防之憂善矣。疑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高祖遂爲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然？則備豫力修而聲形外見，戒心未啓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下齊李德誠等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即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愠曰：「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

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爲是，當諫再三，諫而不從，則當去。

豈得爲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齊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處齊丘以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齊丘情僞悻悻多變真小人也是故爲義而有利心爲利而求義者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爲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徃徃勉於行善雖曰竊名字盜土宇美改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太荒忽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旅之微儉勤兢業而得之國家旣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盜矣歐陽公以王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其所就有大小耶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爲父皇帝契丹主屢正
帝上表稱臣但令爲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
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至以廝役盜賊
爲之廝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推爲天屬之親與己生無
別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
僞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旣父德光而不改姓耶
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僞相有非
敬瑭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淪安之富貴易
千古不義之疵毀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
其可也

鄧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帝怒

唐宋五代臣弑君子弑父無姓之戒爲中國主遂舉中國
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
氏之臣攷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光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巖
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耻於臣事則
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
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
晉祖者聲言權訕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夫然
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任而已是則
晉祖固有未亡之良心特爲大欲所迫不獲已也不然何
爲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異日之患從瀘州城跨德勝
津選建廣晉彰德束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

不擇是非可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臣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之選豈非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王權不此之顧而以向穹廬下拜爲耻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知子矣

徐誥復姓李更名昇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祧之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弑之心形勢旣成壁豈之騎虎不得而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李氏子愛之而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旣取吳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爲知誥所取據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

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楊氏之過也用異姓爲子
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旣復姓爲考妣發哀成服
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命行制敕
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
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官者爲之梁戒其禍更
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權實重於宰相
至郭崇韜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始侔於
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曰後世囚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
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旣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
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

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前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其司存文書府吏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出維翰爲彰德帥

石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結契丹以自重上則脅制其主使惟己之用而不用他人下則控勒士大夫使惟己之譽而不敢議己晉祖既受命契丹以維翰爲相亦當謹守初約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外臣論執政過失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維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予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無心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不敢有所前

卻況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道所謂歷代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主矣此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夫安得可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爲之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相廢帝不能爲之防患以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思其事遽以爲然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爲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爲相者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興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饕

處富貴安然而不耻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或少警矣。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節之有？」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爲蒼生蒼生之何其誦謏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爲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於春秋而被髮左社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爲賂。然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爲社稷。」

計則猶可云耳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相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甚子貢之問春秋善齊命惡誓盟取荀息之死嘉蕭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爲重旣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光臨禍以鐵券爲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父朝帝當數以事殺戮而尸之爲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易颺大藩他日又龍臺見安隆虜之

亦君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
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
光居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爲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
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
祖不之覺使墮其計中文不爲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
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復吁可畏哉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
反兵敗爲其下所殺

安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
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訓
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
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
召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衆心大悅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讎張格不忘魯柔之害不能免其身
石勒釋憾於季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
四人成敗豈專爲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
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
容載之勢而芥蒂不忘睚眦必報懼者衆矣其誰肯輸情
素布四體爲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夫何難者然
寧忍而不爲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蓄德尚能爾況君子
以天下爲度者乎

馮道李穀薦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恨二相
晉祖心虞契丹爲後世患而謬於用人爲楊光遠而出桑

維翰爲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
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父則政不堅
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
相以知人善任使爲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
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今畜積
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
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
自武穆王鏐常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鷄卵殼必家至而
日取每斂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
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斂數已則以次唱而斂之少者

猶積數十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歛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漢高祖襲爲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任官者劉襲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彼不能推故也是故韋玄成讓爵宣帝以之感淮陽張伏正色光武使之傳儲嗣李勣出於羣盜太宗失於託孤潘崇爲人不端楚成謬於教子彼趙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襲乃疑士人而

官者是信官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爲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宦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爲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
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
之是非荀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
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
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
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爲
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

其時雖爲擇留守晉陽者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
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
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
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爲耻而爲之諱況天
子而爲夷狄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憤耻之心則將
安於篡弒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氏
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之所存也

齊王

後晉紀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臣
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荅以不遜語

即事而論景延廣任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是亦
劉知遠郭崇威王繼王權諸人所見彼數人者適不用而

延廣適當權耳觀延廣激怒契丹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久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比狄矣

追封敬儒爲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爲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析而辨之曰重貴書字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

正則不待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歆天下也所謂孝者未有不由父而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褻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竊取欺僞諱之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甚實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矣既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父母之稱歸於所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

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
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
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
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
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真
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
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
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領私
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
可爲通制而公行曷嘗譏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
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僞之
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

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總披於身雖曰在外而擗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已而爲所後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菴齊而情實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間閭鄙俚之習矣爲彼則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敬瑭之兄也信義英進菴果六子而冠以重字者敬瑭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已死菴果未生而子之乎文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

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列春果未生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謂苟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指重貴爲可以此攷之必敬瑭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早世春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爲親疎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爲所生之親耳重果夭高祖疾革命抱重春寘馮道懷中乃

齟齬兒也高祖爲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
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背契丹所指而立齟齬之
重貴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
心豈爲不以重貴爲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
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譁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貴在
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貴則重貴
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爲宋主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
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
追王之禮冊皇父爲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
段猶冷褒得罪於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
之安能易褒禮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
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

人於論爲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槩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爲父子者不定也

唐書直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今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槁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氣浸形
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縹緗省抱
戴復背氣或十日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
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
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爲異焉而後世尤忘正
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
月之朔慝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慝陰氣也天福八年夏
四月晉出帝即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慝掩陽之徵天
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或少敬享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爲娶馮氏女重
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大

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年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此乃王震腐儒學不知要徒尚文義叢脞輟輟迷塞人之知見故使將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后之事曾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烝淫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閻主臆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可施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旨故引投鼠忌器之諭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敬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以此爲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若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闡無道之職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之何哉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見防耶晟慚懼遽罷之

服過爲難受責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爲戚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賢乎或問服過爲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己改過誠君子也泛而聽之焉能爲有焉能爲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惡之人也若槩以受責如流許之則堯舜之所憂畏而難之音也帝居喪暮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三絃琵琶

琵琶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失禮之君蓋有未甚而用吉者矣世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辭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爲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是舉朝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乎吾國者未必皆力爲不善爲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爲妻而不諫宅大憂鼓樂而不諫宅曰桑維翰諫其侈費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以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且不得預知遠

亦慎事自守而已

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爲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旣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乎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紏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光遠不

許遂縱火大譟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中自毅光遠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爲契丹所害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旣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爲名其情實反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光遠爲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爲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

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爲統帥必以保境不戰
爲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
戰耳尚使河北諸鎮厚畜其力相爲犄角虜來則禦去則
勿追以逸待勞湏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
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
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
也

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
退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
皆乘其奔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
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

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駝而走其非僞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之待其勢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苟知此策尚不肯爲況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王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遠之款又聽趙延壽之

計使石氏既亡而中國不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耳既已得汴謬爲好語以欺衆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爲他人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大訓反譽美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

二候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祭其變者以爲占占者
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
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
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
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
所爲旣著之以爲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爲
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
明天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帝
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
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繼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奏瀛
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然大發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矣聽明
柰何耳目無蔽也無蔽柰何所任得人也書曰股肱
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爾無昵于小人唯耳目
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
寄耳目於諸侯也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
公忠通達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
之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先信趙
延壽恩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興大衆爲虜所致向使桑
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隄度情僞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然
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
信自塗茸耳目至於路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婁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事之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在前躬
焉而蹈非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何愛其姊施及
其人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
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
爲諸將所迫旣幸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
因其擅離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著龜之見矣及其
使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猶不
悟夫高祖社稷與姊兄一言孰重大臣斥救與私戚懇請
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爲墟豈其心固欲如是哉蔽而
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母其心固爲杜氏況有高祖
故事乎高祖以姑之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
夫而代晉與其爲帝之姊爲節度使之妻昌若爲帝之后

爲天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陳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鳥辭不見又詣執
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民不血食矣

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
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
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
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
猶且見圖况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程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
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
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引兵

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即解去當是時遇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史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

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況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起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大羊終見啗嚙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維翰非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死於

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爲身謀亦足爲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醫肉食之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可見晉人之憤懣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豈非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爲藩鎮執書記張式諫官刑部九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秋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堅而不可破非魚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

禮義者措而不亂。大哉亂除。禍可。戰。有。勝。之。幾。也。春秋書
宰咺歸。賈。考。宣。獻。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
間。者。也。室。叔。母。爲。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即
位。州。吁。弑。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
夷。爲。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奔。喪。武。氏。子。求
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爲。中。國。主。而
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
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況。政。法。不。立。如。在。重。威。彥
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拒。虎。曳。象。總。驍
貅。之。士。連。百。萬。之。衆。曰。勝。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
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歸其國延廣扼腕而死

興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處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唯謹宗廟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桑和之于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高祖

後漢紀

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于彼蓋梁篡唐而後唐

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權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勲舊重將如劉知遠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以幸禍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漂搖爰葉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瑭郭威其罪爲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削

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虧斤之可也歐陽氏因是而及人君即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爲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哉甚矣之備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基也而有勝有負勝者所用即敗者之并也小數尚爾況孔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爲以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同人之爲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賤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爲變異薨弒卒葬一也及春秋處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祖述爲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

次春係于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即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爲本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爲常事未嘗有法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識元之所以爲元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爲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姜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貽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蓋師卒而不日慢

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爲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爲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修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

也劉知遠蓋出于波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曠
氛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爲樂在此令人悒悒今
得歸死無恨矣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
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
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啓大業
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踈斥之其
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帝王
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
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天理
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

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輟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爲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今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暗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爲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

扶立重春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
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杜稷貪其位
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之魁使遲留
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三失之足咎乎夫
夷狄之性貪而無親強則爲虎弱則爲鼠抑鋒止銳擇義
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
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
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
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
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爲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也及聞
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韓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爲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韓旣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酹明宗陵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爲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久近之不齊耳李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全之其於劉知遠則賜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其連袂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酹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而焚紙錢檀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

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
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
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
耳後世禮廢有班荆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為壇雖并經禮
未甚有害也以紙為錢自明皇用王璵而行之至出帝已
二百餘歲矣苟以爲異者人生而幘帽帶靴皆祖狄服死
而鼓磬螺鏡皆用戎樂九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
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
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儒者
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是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
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嘆
而重嘆之何歟故孔子曰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琛

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主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爲朱邪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晞前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僞爲也馮

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萇書以廢長立少激怒之希萇在朗州希崇常詗希廣動靜以告之約爲內應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母愛越次得立其弟曰希範希萇希廣希崇夫希聲旣可以先希振則希廣亦得以先希萇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旣不達高郁又不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璠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

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爲期耳及金滿力盡重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祿運之不延也宜哉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豈爲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永年之道況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後漢紀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景崇聞之內不自安

王景崇受命經略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爲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興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

以楊邠爲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強乃爲
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爲衆所非
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濡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
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削而廢之一槩視天下學士大夫
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
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
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
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
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
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
吏傳焉然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官之濫艱於選拜史

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霜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
靳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靳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
纔四載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
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
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
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

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云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
二公豈不知也威素摠師旅何資道之計謀道素以儒士
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
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
表矣或曰威欲圖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趣

利者莫如馮王若輩漢租朝誠未至是隱帝幼冲政柄二三楊史諸人才智皆堪威下道老於貶國固知奇貨之可居矣

蜀主以張業主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官受賄二人之子亦然業既被誅處回罷免於是蜀昶懲蒙蔽開言路以昶亡國之主尚能如此況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有設官掌匭而立之法曰某事得言某事不得言先責以保識加以拘留俟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王立誅木置罟敷無伏小人之箴聞怨我置我則皇自敬德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之境時

唐士卒莫有聞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唐主遣帝書謝
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無義必
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契丹歸漢而叛
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
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
上牽制漢人及不能進乃始遺書謝過而爲河中請則其
援守貞也持何說以爲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
而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敗繒屠狗之人或可使
將去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也其國之不
競也宜哉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恃

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
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此
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周太祖以
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
而所爲如此蓋習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
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
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
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
謂江海橫流之勢慎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
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入汴洛皆因亂兵

撫掌而得之石晉假力戎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
乘中原虛位折箠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
跋瞻烏之士目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尚何法
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
不可廢旋五季更代如奕棊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
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恠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
岌殺郭崇韜猶爲不暴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
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資於藩
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執政大臣諸道節
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之者也

蓋不待他日即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而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心可乎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方隅之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官之意然方隅緊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相而爲節度使帶平章

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事虛名耳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爲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爲順以外制內爲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如修德帝又問如何爲修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趙延乂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

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爲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且爲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爲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爲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自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急兵之告也大風拔木蒙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

缺之應也。各徭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爲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爲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百，十則曰十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爲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爲均。一王章乃於出者時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爲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

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
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
貴而遂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
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爲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
延朗爲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爲漢氏捃撫而雙倖
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
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衆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爲
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
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
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
章尤不喜文士而害之者乃雙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
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從眠家人莫知其處

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斲其棺扶其含襚其服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軌也亦可爲後世之戒哉

郭威至封丘人情凶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初李濤爲宰相請出楊邠郭威于外鎮太后曰勲舊之臣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恐皆不然楊邠胥吏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惜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

隱帝驕侈不生憂懼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
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
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扼密使未必能篡位耶是故漢之
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爲追兵所弑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胥童夷陽五
殺駒伯苦成叔濕季戶諸朝俄焉厲公爲樂書所弑北燕
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
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
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
怒殺公之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
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弑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殺於

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爲文非與夫弑逐者也臣而弑逐其
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弑見逐豈無以取之乎故輕輔
弑蔑家卿與小臣謀之與賤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弑
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
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爲君者
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待中此行不
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荅郭威拜其情同乎昭封王將
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長揖示不爲謁
首也若道者旣嘗爲威畫策至是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
之而受其拜外爲不屈之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

皆曰太師隆重不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者吾取其大而略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五屠其家怨讎反復甯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不報厚矣其業得爲直乎。

楚王希廣爲其兄希萼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利以弟先兄信諂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佛說者之所爲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束其徒以惑世取人財。

以自養則能矣若以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
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
斂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贊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
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須
待中自爲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
至宋州矣威遣贊書云爲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
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爲計
道默然遂歸太后詰廢贊爲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
進

郭威旣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
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悉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

欲自爲何必區區爲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
全宋王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
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嫗宿猾乎而王代史
家人傳乃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
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
建漢嗣而遣道迎贊道揣威無立贊意旣行謂人曰吾平
生不爲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去信斯言也是道能以
不荅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爲漢立嗣道審爲漢者或
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荅拜之
力乎此之不爲而甘心於鞍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
而郭公即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留
資威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太祖

後周紀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爲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末步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

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牙扈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褻養庖庸可爲儀而不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久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紂以戎車三百乘纔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三百人

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栢南宮毛倅於齊侯呂伋以二千戈
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
陳儀器行即位之禮也執戈劉鉞戣瞿銳立于門陞垂堂
者十人焉莫嚴乎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
予以見先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
以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指揮
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況三代乎必
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乎

帝采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璧寵嬪
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惟服食
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川幽險絕迹之

廩上有好焉必貴而賈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
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
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
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
輸此錢非降于天出于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
加以橫歛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財
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
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
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
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
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噐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禁以表而
出之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輦延美等

初劉贊被徵使都押牙輦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贊不得立奉贊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贊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贊未遇害時爲贊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贊旣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賢之故即位首用爲相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

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
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
其亡也有然而無思漢之爲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
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
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
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漢周昨日爲
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
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即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
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
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即有異
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君

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即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奉牋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旣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希崇抑而使之其不以爲耻耶則向者杜門何意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

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
夫馬氏兄弟傳國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
兄希廣又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
則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覬之際退而耕
於野則無辱矣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皆露奏
請入朝帝即許之復辭不至

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末彥超
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赴難此以死報恩之時
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既臣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
亡滅貪琳凶狡無足言者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
周太祖待彥超甚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

彥超於漢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
當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卽致
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令申遣近臣
往諭指意且稱其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遂
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唐以馮延巳爲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䟽攻之會儼坐
失入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
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玉小人之情也忘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
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與乎亦與
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
行之今小人爲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僞不足信也則非大

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善之路關改過之門
勵耻格之規重怨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
善方之力於爲惡者孰賢已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
矜莊者必斤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
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天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
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
報蕭儼則君子也瑕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
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

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逢之人猶知之
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以道則配乎天
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

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
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
丹爲可者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
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
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此然則學乎
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之故撤
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蔑刺史之權自赴于天子此
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
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

職元首叢脞而庶事隨廢矣然則奈何曰擇官師簡法令
輕徭賦抑姦猾則民之有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
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
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
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
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
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
於是有所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
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
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
彼百姓之有冤無告者皆得聞于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
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

當禁以爲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令易守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第之訴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

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以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貧至於爲民大害然後李穀建議周祖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

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第一然掾縉之賴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旁緣取求艱阻於是一皮之直爲錢纔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寧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爲天以牛爲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爲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勸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旣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郡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曉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郡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畝畝間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

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猶慮其綱目之疎也使有田三頃
歲納一皮亦未爲民病也

鎮寧節度使榮叟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
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
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
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爲已任天下
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
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
劉漢者也今峻乃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
爭之則何意哉峻本樂童通事五代貴要辭后致身宰輔
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梁冀

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見馮道等泣曰上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周太祖初即位峻爲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弟賜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爲宰相未可謂失顧顏陳譽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懟此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梁時已非幼穉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爲監何也其辭宅之時

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雖然峻本歌童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而以私好惡爲公賞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橫留爲京城巡檢每出入從者數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謀反殺之

王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倖慢甚而免誅殷被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母孝母所不可未嘗敢行及爲刺史政事有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啓於母前母亡晉高祖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不能者而殷本軍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君以敬其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其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名分

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學授以孝經其慮遠矣

帝戒晉王曰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爲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既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北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周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

庫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爲勝也禮有以大爲貴者仁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爲大此尊卑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上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屨屨者乳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驪封也先儒云馬驪封三斬板板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手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驪四尺之制等而上之

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庠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刻侯高四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一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先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爲山陵哉今流水與丘壠同故厚葬而自敗者呂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敗者其子敗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既遠見子克遵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爲天子孰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事及劉向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無所考證聖

人立制莫非中道可以爲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
必不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不
爲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乃高爲山
陵厚爲齋送建官邑徙百姓出遊衣冠幽置嬪官衛以官
司屯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
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至於發掘
暴露甚則侵辱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爲忠孝哉不封不樹
太古而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柩何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封之足以識久
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而皆以儉爲本
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
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世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後周紀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羣臣皆諫帝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又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

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
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
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
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爲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
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
君事一君迎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
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姦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
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
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
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於張永德
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即收愛

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
息之政矣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
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
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
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
之弃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
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爲所
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
政曾不以爲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使世宗間諒
聲而心悻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挈囊衣而避之
及樊愛能復還則煦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
入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
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
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
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耻者矣天下
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傳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臣
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
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莫爲君
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
庸足稱乎

馮瀛王之爲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杳杳真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爲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屑意而以爲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也故曰衆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堯命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爲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衆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爲重衆次之大夫

與衆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爲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其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於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僞之臣

妾下赦今有忍死爲民之語其黨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城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士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耻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至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樓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爲己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暴君驕將之間弃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晏子處莊公之弑不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人之訓爲道者寧食薇蕨友麋鹿足以爲潔身之賢自經

清瀆豈是之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
范質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間
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誣欲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則走帝
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
士一柰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
勦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斥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寬於民
既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外精銳且曰兵務精
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
物豈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心
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

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
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
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娶送死養生
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
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
斛給耗一斗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岢
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為耗用直多
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
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
實使之以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為國撫民之道

也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舟
費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
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皆耗糜費
是也當興而未嘗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興之善矣
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
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
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不保其
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
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
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

困窮臨勢利休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
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
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
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況財貨賕賂中人
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庶品中人以下十居八九今使
兩省官薦堪今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
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
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
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
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爲之防耳則茲人窺
之其弊益甚然則奈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
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

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爲之

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爲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爲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爲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述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爲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況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之類勿惑流俗

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寺皆宜廢不爲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爲癰疾猶有三萬衆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末之思耶

帝以縣官又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爲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鉦鐸之類聽留自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

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爲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

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棄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車轉入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器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貨泉貿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

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墮壞直錢日
小爲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
爲器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
可爲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
中國之錢直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寺
觀鍾磬鉦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
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鉦鐸凶事安用夷樂若其目
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
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指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
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
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
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

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
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
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
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虫不伏草木盡死而已
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
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
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
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
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
對代無不如是觀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僖宗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
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
遣一介修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德明戰栗
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憤
然欲削平天下蓋忿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目
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
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
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
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
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
出師謀國如此欲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爲無益陳覺李衡古諧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异受侯景金寶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氏天策府學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爲節度判官仲雅

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弃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之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爲務安用此爲遣還山謠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爲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間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

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爲者既與
呂洞賓之徒相期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
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間也象數之學至邵康
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
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
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
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
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橫帝旣爲太祖嗣無人敢言守
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
不問

出帝稱所生爲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爲元

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
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
然則宜奈何爲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
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
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
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
問爲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旣以元舅處之何
名爲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
滅天性孰爲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
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爲敝屣
此乃與權者矣

以王祚爲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爲宰相祚有賓客溥

當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爲起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爲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
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
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
替然則宜奈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
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爲狔犬者亦非也曹孟德
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狔犬耳此以詆誚
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目其子爲畜牲者乎不惟賤其
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

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
一人降者

褊狹者宜廓以寬亟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

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
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
未洽以楚州小城力聞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
雲霓之望時兩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
成不若緩成也

唐主舉國內附江北悉平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
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器
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
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
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撫風沐雨惡衣菲
食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

今問日彰衆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關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也且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三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向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衡古爭附之覺嘗奉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比臣愚迷非續之罪帝

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喻使勿殺如世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服乎昔楚子納孔寧儀行父于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諭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故不可弃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爲相父之維翰外爲揚光遠所劾內爲劉處讓所排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契丹之來責也惟陰圖其國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

彼內主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
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
廵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勲語
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衆駒爭泉我乃可圖耳韓非爲
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
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譎論之遣禮至可
也結許德勲以待事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廢罷可也
納孔寧儀行父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博信明義神嚴續
之被讒而於齊立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暗合春秋
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國
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責其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患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
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
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
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
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
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
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
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斥救
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
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
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
兩稅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

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村置團耆絕公阜侵漁也罷課戶
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
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
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
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爲百
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
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試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
勢而不知其有可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爲可率意而行之
故可以崇欲沉酣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
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殉貨愛寶盈欲無厭可以廣
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

木千門萬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
役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鉤黨可
以亢姦保佞崇長信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行之一時無
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蓋易而
爲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爲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
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
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爲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爲
本務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勳
勞之將宦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徒釋老之
衆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鋤耨鉅
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
曠闕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

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爲仁二問爲邦聖人之蒼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必不能學于伊尹而後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吾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

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承蜩履狝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疑於神之妙絕聖弃智滅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鉤有賸可採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擿埴而瞽步不仁之禍方諸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而聞而知之所以爲後覺者也

恭帝

後周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昔文定胡公奉 詔作春秋傳天

下傳之以為百世不刊之書自三

家分晉而後迄于五季則未有

論述致堂管見蓋以繼文定之

遺志其於君臣之義夷夏之分

君子小人之別天理人欲之辨辭

嚴義密莫不以經為斷與學者
必通二書而讀之然後知其後光
述作粹然成一家言太史公父子瞠
乎下風也震孫服膺是書有
年矣每惜江湖間獨欠此中假守
宛陵公餘細加讎校亟刻真邦

齋與學士大夫共之然嘗

范太史唐鑑伊川先生以為兩漢

以來無此議論紫陽夫子通鑑

綱目尤足以補司馬以之所未及

是必書者實皆王為發明而相

為羽翼後之讀史者苟能參錯

融貫則數千載之是非邪正善
惡治亂興亡之故如權衡尺度瞭
然眉次舉而措之事業載諸言
論其與聖賢悖謬者幾希敢借
書以俟識者訂焉寶祐二年閏六
月壬辰臨海劉震孫謹跋

